

會焯

著

● 美斯樂的
故事



美斯樂的故事

REGIONAL COUNCIL
PUBLIC LIBRARIES

Acc. No. A 1194226

Class 827

Author 8097

Tan

序

柏 楊

美斯樂，位於秦國北疆「他那他翁」山，是中國孤軍神經中樞所在地的一個荒村，北距緬甸邊界兩公里，東距金三角首府滿星疊三十公里，南距泰國國都曼谷九百公里，矗立在萬山叢中，只有一條泥徑，跟從媵婦到清萊的公路相接。當孤軍被泰國收容，改稱為「難民」後，美斯樂就成了「難民」們——孤軍和孤軍苗裔聚落羣中一個聚落，在這個聚落深處，設有軍孤子弟學校「興華中學」。本書作者曾焰女士，任教這個學校期間，寫下本書各篇報導。

當這些報導在臺北〔快樂家庭雜誌〕連載刊出時，每篇都使我震動。曾焰女士文章的直

率、樸拙、不加修飾、娓娓動聽的述說發生在那裡的，孤軍、孤軍苗裔、中華人、阿卡人、卡瓦人的生活情節；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件件樁樁，躍然紙上。這是另一種異國情調，我們從沒有看到過的一種異國情調，既陌生，又熟習，歡笑中隱藏着難以傾訴的沉痛，沉痛中又透露出悲涼的喜悅。

一九八二年春，我去美斯樂訪問時，她已被迫離開美斯樂。再去滿星疊訪問時，她也被迫離開滿星疊。但在我請人踏遍那一帶難民聚落羣尋訪後，終於會晤到了她。她的丈夫剛喪生滿星疊戰役，她帶着兩個小女兒，暫時的定居在三叉路口的巴山。這位在莖冠年華便開始受到苦難的少婦，苦難就像毒蛇一樣纏住她，迄今不放，使人心碎。然而，她不是一個容易屈服的人，在那一片文化沙漠上，沒有師友指導砥礪，沒有書報參考閱讀，她的蓋世才華，沒有人欣賞，甚至受到歧視，但她仍默默耕耘，她負的重擔遠超過她所能負的，相形之下，我感到我自己的苦難，可以說微不足道。

當本書出版之日，我興奮的寫這篇序，一則為國內的讀者能有系統的讀到她的奇文高興，一則藉以向遠在萬里外叢山峻嶺中，仍留在邊區荒城的作者，寄上激動的骨肉之情，和無限的祝福。曾焰，妳要為祖國珍重。

目錄

序	柏楊	1
前言	會熠	1
枇杷樹下驚魂記		11
人蜂大戰		25
芳鄰		34
斷魂辣		51
扎稊和他的女兒阿卜		65
龍鳳呈祥		82
風猴乾		106
家有安琪兒		120
養子·瘦馬·秋夜		135

偷生兒	152
阿卡花	172
藍色的枸橼花	193
埃峩	213
靈犬——蒙迷科	227
五個攢錢罐	243

前言

曾 焰

1 . 言 前

每一個流落異鄉、身世飄零的人，都有一個不可觸疼的傷痕，這個傷痕就是鄉愁。只要有人稍稍無意提起「妳的家在那裏？」或是「妳的父母親人……」，甚至不能提「我的爸爸媽媽……」聽到與我年齡相仿的人呼爺呼娘，我就會淚光模糊、鼻酸喉塞。看見別人攙着慈父愛母，我就會看得痴呆得嫉妒起來。如果再是別人兄弟姐妹相聚歡笑的情景，我唯有轉開臉去不看他！心中充滿了孤獨的淒涼，更以為別人是在故意以他們的「天倫之樂」，來刺激落魄天涯的我，使我竟心窄地氣惱而傷感……

更尤其是，我不能看見花開花落，不能看見月缺月圓。季節的變換，候鳥的遷飛，都會

勾起我內心深處的哀愁和無奈。

月明的時候，我就躲在屋裏，關緊了門窗，連燈也不點，獨自坐在黑暗中，細細地咀嚼着苦澀的鄉愁。偷偷地痴望着由竹縫牆中灑進來的如霜也似的月光。

無星無月的夜晚，我常寂寞地倚在門檻，蒼涼地傾聽風聲的嘆息，流水的嗚咽！

當深秋染紅了絕巖上的紅葉，當雁羣掠過山峯，消失在天際時，我也不敢想，有誰會捎信來，告訴我父母親人的安康……

我不能回憶，也不敢去細細的憶想：故鄉一切的一切……常常，夢見我偷偷地潛回家去，戰戰兢兢地走進那條清幽的小巷，啊！那是我的家，媽媽不是站在路燈下，苦苦地盼着我回家嗎？但是我心驚膽顫，冷汗沁濕了衣服，我是「外逃」的啊？怎麼能回家！哦，急回首，驀然看見拿着手銬，對我猙獰而冷笑的公安人員，我呆了呆，轉身拔足狂奔……

每次總是這樣嚇醒了，連夢中也不得回家，也未能撲進爸媽的懷抱！讓滿腔滿腹的淚，盡情地流淌渲洩。

啊啊！昆明四季如春的氣候；春城終年開不敗的鮮花；滇池的煙波浩渺，小橋流水的鄉村茅舍；河邊湖畔的翠柳婀娜；那名山，那勝水；那我生我長的故鄉……我不敢想！

不敢想啊！那淒風苦雨的十二年前，我年少方艾，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被迫荒廢

了學業，遠離了父母親人，迎着青春旅途上的風沙走石，我們有如突然被強盜從父母懷中搶走，又給無情地拋到荒山野嶺，被當作服勞役的牛馬供人驅使。揹着鋤頭，挑着糞桶，站在擺夷人、景頗人聚集的瑞麗江畔，遙望故鄉，山重水隔，我常常不自禁的淒然淚下。寂寞凝望，前途茫茫。

啊！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們這一代成了失落的一代。我們這一代的人，人生大多是貧血而蒼白的！我們是不幸的一代！

爲了追求理想，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非法越境逃到了緬甸……

之後，墾荒、坐牢、漂泊、流離、幾經輾轉，我才千里迢迢、風塵僕僕地來到了泰國。

哦，叫我怎樣告訴你，一直埋藏在我心中的淒惶和哀傷？我的喉頭永遠哽塞着一塊鄉愁！我的淚光中，長久掩映着難言的苦難和辛酸！這其中，固然有我個人的不幸，更有大多數同胞的血淚和悲哀。

其實，我並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你也或許想不到，即使是在腥風血雨的年代，我的童年少年，因父母微弱的雙肩擁護呵護，我雖也曾飽嘗大陸人種種的艱辛，但由於幼稚無知，在渾渾噩噩的懵懂中，竟也身在苦中不知苦。主要是以爲這「苦」是與生俱來的。以爲只要設法找到「禁書」，我就更可以樂在其中了，簡直忘記，也可以說不大懂得殘酷的現

實。(當年在大陸除了宣傳共產的書，全列為禁書)。

那時少年意氣煥發的我，竟是如此的豪情滿懷，壯志凌雲，勇敢得像個「女強盜」，樂觀得像個傻大姐。別人讀〔紅樓夢〕，總喜歡哭哭啼啼的林黛玉，我獨獨最欣賞那身世其實亦堪憐，但天性却豁達的史湘雲。尤其是後來她也遇人不淑，就更使我覺得對她同命相憐了。

自然，我已曾經怨恨過我現在所處的這個環境，這個環境——泰緬邊區的不毛之地。是貧窮、愚昧、落後和原始的。也是艱辛、不屈和百折不撓的。因為這裏生活着，自大陸變色後，許多不甘奴役來自故國的難胞。其中除了少部分人鋌而走險，走私販毒，或是斂財鑽營有方，成了不可一世的暴發戶。絕大多數同胞，都在貧困交迫的境況下，飽受着奔波和煎熬。

他們種種的不幸，常引起我內心的悽愴和惻隱。我也常在愛莫能助中，無可奈何地黯然神傷、觸景生痛。

由於自幼與書為伍，形影不離，文學藝術中人性的真善美薰陶了我。雖然受了十多年的赤化教育，我心目中依然沒有階級的隔閡，更沒有人為劃分的敵我，和盲目的憎恨與恩愛。

我只在生活中洞悉人性，在人羣中觀察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態。我發現了一個千古不變的

永恒真理：人羣中永遠有真善美，也相對的有假惡醜！由於生性拘謹，我羞於搖旗吶喊，更怯於振臂高呼。我不是一個衝鋒陷陣的戰士，只是一個怯羞的小婦人。我既不敢沽名釣譽，也不屑媚俗吹捧。

是的，我說過，在大原則的前提下，仍有人性可探討。所以，我不想在這裏爲某些達官貴人歌功頌德，他們善用智術爲自己撈得的「好福氣」，已經使他們永遠春風得意。爲他們錦上添花的諂笑，永遠從我這木訥的面上強擠不出來。

相反的，那些命運坎坷的苦難同胞，甚至一個在世人眼中狗都不如的阿卡人，他們的不幸和遭遇，却常常令我震撼而又經久地難忘。

更不用說那些自中原至滇緬、而秦緬的孤軍戰士，他們在青壯年時，爲國家民族効忠疆場，轉戰南北，流血搏命……壯烈犧牲了的，我們不忍再提，而那些經過百戰餘生的憔悴英雄們，年老退役後，有的砍柴爲生，有的墾荒種地，有的趕一匹又老又瘦的牲口，翻山越嶺的靠販賣鹽巴辣子的小生意糊口……甚至名爲師長、團長的長官們，有的依然窮得住在又破又漏的茅屋中，當他們到泰寮邊界去作戰時，家中連隔宿之糧也沒有……有的靠種茶或咖啡的微薄收入，維持一家大小的困苦生活。

他們的晚年是這樣的淒涼疾苦。如果生災有疾，只有聽天由命，任隨死神肆意的攫去他

們悲苦的生命。

我深信，這些孤軍，凡是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會深切地思念着這些忠貞不屈、身世悲壯的勇士們，究竟是怎樣艱辛的在異域奮鬥求生。

我也深信，幸福地生活在臺灣安居樂業的同胞們，也熱情地關懷着遠在異域「東望王師」的同胞們，在窮困潦倒的淒苦生涯中，是怎樣掙扎着忍受煎熬……我終於寫了「美斯樂的故事」。他們生活中的悲歡喜樂，甚至他們的血淚死亡，都成爲最可貴而真實得近乎原始的題裁內容。

於是，我不再悔恨，我被命運帶到了異國他鄉。因爲這兒的父老鄉親們，飽經流離戰亂的顛沛生涯，是我們苦難祖國百年來所有動亂歷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孤軍像當年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被異教徒趕進了一個海上絕壁的山洞中，他們神祕地在那裏苟延殘喘，生生死死，充滿了離奇動人的經歷和哀傷……

他們的遭遇是令人驚心動魄的，也是千奇百怪的！

自然的，和他們同生存共呼吸的我，也分擔了他們的苦難和不幸。我們一起飽經風霜，也一起歷盡滄桑。

現在，當「美斯樂的故事」受到了許多讀者的喜愛，並將由臺北時報文化公司承諾出

版，使我更加領悟到，上蒼將我遣到異域，飽經憂患，並不是要遺棄我，而是要磨練我、信任我，把重擔托付給我。因着這分看重，我不僅覺得雖苦猶甜，而且也由衷的感激。

尤其是，經年累月地生活在這原始落後的泰緬山區，當地土著民族的奇風異俗，更增添了我们悲壯生活的異采。而且，不少來自祖國的難胞，和當地土著通婚結親，有了血緣關係，他們不少都能講流利的漢話。他們的生活，也成了難胞生活的一部份。更有不少數民族，追隨着孤軍自大陸來緬，又定居在泰北。

但願這裏的土著民族、尙未經挖掘開化的奇風異俗，和那些鮮爲人知的奇花異卉、怪辣靈獸，能帶給各位讀者一份驚異和新奇的感受。

英國名作家毛姆先生說過：「普通人看小說，並不是當作一件工作，他只是想借此解悶，借此自娛——」我希望〔美斯樂的故事〕也能使你解悶，更能使你自娛。

我也希望這些充滿了山野之味的故事，能像那清淡素潔的山茅野菜，經過一番細緻的烹調，使它色香味俱全，縱使其中有苦也有澀，有酸也有辣，但願它能使你覺得爽口中吃而不厭倦，或是淺嗜淡品。試試吧！它奇特的滋味真是與衆不同。

當然，我也希望你能暫時遠離鬧市塵囂，使〔美斯樂的故事〕，帶你到清新的山野中走走看看。從富貴中透視貧窮，從文明中對照原始，從安定中思慮動盪，從幸福中揣想苦難。

我並不想讓你分擔我們的不幸，我只希望你，親愛的讀者，瞭解我們的生活動態。瞭解您難以想像的許多奇特的現實故事。

如果能得到您因領略感受而發出的驚嘆，或是獵奇後的一聲滿足，我也就感激不盡了。這也就是我寫「美斯樂的故事」的動機，怡悅自己，也取悅讀者，苦中作樂，自我陶醉罷了。爲此，「美斯樂的故事」也是輕鬆的、自然的……還是由讀者們去評價好了。

承蒙臺北「快樂家庭」鍾春蘭主編不棄，使「美斯樂的故事」得以僥倖連載。更蒙一直關心我、提携我的丘秀芷大姐的不斷鼓舞和鞭策，才使「美斯樂的故事」，在我在情緒低落，經年抑鬱苦悶中沒有輟筆中斷。

我還要在這裏，鄭重坦誠的感謝雪中送炭的柏楊先生賢伉儷。當我慘遭劇變，家破人亡之際，柏楊先生賢伉儷遠道到了美斯樂，不顧當時戰亂的危險，受盡旅途的奔波勞累，千辛萬苦地生盡方法尋找正陷在絕境中不能自拔的我，我們竟傳奇地在戰亂中相會了。

見面期間，柏楊先生誇獎「美斯樂的故事」，並答應將鼎力設法使其儘快出版，如此的厚愛和扶持，不僅使我感激涕零，更使我受寵若驚。

請原諒我用了「受寵若驚」這四個字！這真是我發自肺腑的感受。因爲我在此地，已經習慣了被冷落和被歧視，有時簡直就是乾脆地被人厭惡地拒於門外。

現在一下子，突然有人像慈父般地把難能可貴的愛，毫無代價地賜給了我這個行乞多年的孤兒，我不僅相當不習慣，而且有些神思恍惚，迷迷惘惘……當我突然明白了這不是在做夢時，頓覺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受寵若驚的滋味是難言的，因為它使人誠惶誠恐，而又惴惴不安，並害怕這分突如其來的愛，會剎那間消失於無踪。

我這拘謹木訥的笨瓜，在忙着患得患失之際，當時，連感謝他的話也拙於宣諸於口。但我自慰有心感激又何必掛在口上呢？是不？

當柏楊先生賢伉儷先後離我而去時，我頓覺悵然哀愁，不勝孤寂，熱淚不禁奪眶而出。不過，心上那股少有的信賴的暖流，却依然在溫柔地撫慰我飽經創傷的心。更由衷地感到人世間的愛心，在苦難中更顯得可貴而真情。

最後，我也要在這裏，感謝一直與我同在的天父，不管何時何地，不管我榮我辱，不管我苦我樂，祂永遠恩佑我，才使我安然地渡過一切艱險和困苦，走出曠野和沙漠，到達有青草和甘泉的綠洲！為此，我要更加虔誠地獻上我的感謝！給慈愛我的天父！

枇杞樹下驚魂記

我們的茅屋門前，有一株半枯的空心老樹。美斯樂的人叫這種樹做「野枇杞樹」。此樹高七、八丈，粗約二人合抱，樹梢枝桠虬飛，藤葛纏繞，有許多鳥雀在上面營巢造窩，凸突不平的樹皮上百節千疤。如果仔細一看，再憑着幾分想像，那些節疤可拼出無數恐怖的怪物。有些幾乎一眼便可看出，像骷髏，像惡龍，像兇險的妖魔鬼怪。總之，這棵樹讓人看上去，總覺得有些「邪門」味兒。

我們在樹身上拴了一根鐵絲曬衣服。一天，我坐在屋簷下看書，沈思間無意中擡起頭來，突然覺得三、四丈高的樹洞內，隱約有光澤在陽光下幌動。那形狀像一個笆斗大的蛇

頭。由於感覺太逼真了，我不禁好奇的謎細了三百多度的近視眼，朝上面竭力的看呀看的，依稀恍惚間，那蛇形似乎還在晃動。我想看得分明些，便乾脆擡了一條橈子爬上去看，離那樹洞還遠着呢，我擡起頭朝上張望着，媽呀！那並不是樹疤造成的假像，正是一條活鮮鮮粗約水瓢的巨蛇。牠正猛的伸出頭來，往上一竄，一隻回巢的小鳥只叫了一聲便被牠吸進肚去了。

我一嚇便從橈子上摔在地下，渾身軟癱癱的又冰又涼。楊林上課去了，馨兒到鄰家和小朋友玩。我掙扎着爬起來，跑到前面泰國人老大媽賣米粉的舖子前，上氣不接下氣的顫聲說：「大媽，快叫大爹他們來，那樹上有一條蛇，好大呀！有水瓢粗呢！」

由於缺水，這裏只居住着四、五家人。雖然離學校不太遠，却顯得十分冷清偏僻。有限的幾位鄰居都趕來了。好傢伙！那畜牲正從樹洞中爬出來，長三、四丈的光景。它一圈一圈的盤在枝椏上，驚得棲息在樹梢的鳥雀聒噪着四散亂飛。

美斯樂雖然在高山頂上，但已經開發了十多年了。這麼大的蛇已是難得一見。鄰居們驚異的嘆喟着。那條大蛇黑底起黃斑，慘白色的肚皮覆着一層層半圓的鱗片。牠狀極悠閒的盤在樹梢，居高臨下，漫不經心的俯視着下面。好一副目中無人的冷傲神態，更沒有絲毫離去的意思。

「怎麼辦？怎麼辦？」我嚇得六神無主，臉上的肌肉都僵硬了。

「找槍來打！打下來弄蛇羹吃！」年輕氣盛的祥林兄說。

「打不得打不得！」老大爹和老大媽連忙勸阻道，「蛇進家是打不得的！快去找些香火紙錢來燒燒，請求它離去吧！」

住在泰國山區的人，大都迷信鬼神。當下老大媽便回去拿來一些香火紙錢，老大爹就在那棵野枇杷樹脚一面燒，一面唸，並叫我過來給它磕三個頭，請它快走。

在衆人的催促下，我心驚膽戰的不得已的走過來。站在樹下頓覺脊樑骨陣陣發寒，身上的汗毛也倒豎起來，真唯恐那傢伙突然從上面飛縱下來……

既然不能打，無可奈何，爲了請它自行離去，我只有硬着頭皮，給它磕了三個響頭。

說來真是奇怪，我才站起來，香火紙錢尙未燃盡，那大蛇便蠕動着身子，慢吞吞的從樹上爬下來，一溜煙的鑽進屋對面的樹叢中，須臾便不見了。蛇身過處，帶倒了一溜野草。

衆人慶幸着沒有發生什麼意外，輕鬆的各自回家去了。

楊林回來後知道了這件事，便大加嘲笑的說：「笨瓜，怎麼蠢到給蛇磕起頭來！一槍把它碎下來打牙祭，不是多過癮！」

我着急的噴道：「你少亂說好不好？擔心給它聽見，又跑來找麻煩！」

楊林大笑起來說：「妳怎麼變得這樣迷信起來！怕什麼嘛，我就是說——」他惡作劇的提高了嗓音，大叫着：「賊蛇精，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再上門來騷擾，看我不把你打死，細細的切切剝剝，煎煎炒炒，清燉紅燒炸肉餅，用來下酒吃！」

「烏鴉嘴！」我氣惱的說。當即便去請了幾個阿卡人，把房前屋後的草叢砍開了好大一片，以防有什麼野物隱藏在其中。

接連幾天，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我無時不在提心吊膽。每走一步路，都要定睛看仔細。平常最討厭戴眼鏡，此時眼鏡却成了護身符，更是連一刻也不敢脫下來。

楊林每天一下課回來，就戲謔的說：「那條蛇被本帥大罵了一通，有沒有找太座大人報復？」看我不理，他又涎着臉皮說：「我就說別迷信了！看妳鬼驚驚的，快要嚇出神經病來了！」

一天，他正眉飛色舞的嘲弄着，三歲的小馨兒光着屁股，驚悸的哭叫着跑進來了。她小臉蒼白的泣道：「廁所外面有一堆花花綠綠的肉會動！我不敢進去屙屎！」（也是個小老嫗居然看見一堆肉。）

我的心頓時空下去半截，連忙將孩子抱進懷裏。

楊林的臉色一變，剛才可惡的笑容倏地不見了。他噁了噁吐沫，不知是在想着蛇羹的味

道，還是在暗中壯膽。他神色緊張的說：「快去叫祥林兄來！」

我狠狠的瞪他一眼，惱道：「烏鴉嘴！怎麼威風不起來了！都是怪你！」

楊林寒着面孔跑出去了，我不放心的抱着孩子遠遠的跟在後面。到了屋後面，一眼便見那傢伙盤成半人高的一圈，肉山一樣的堆在廁所門口，令人恐怖的呈三角形的巨首，邪惡的從中間直立昂挺着，暗紫色的信子一吐一吸的，我嚇得抱了孩子回頭就跑。

楊林手足無措的亂叫亂喊，隨時都忘不了發號施令，他叫着：「快去拿把長刀來！快去拿把長刀來！」他忙亂的往前跑了幾步，又發慌的退回來，說：「唉！不行不行！快去叫祥林兄找槍來——」他說着回頭就跑，跑得比兔子還快！

等祥林兄拿着槍趕來，那傢伙也不知去向，瞬間便不見了。

這屋子我實在不敢再住了，帶了孩子住到朋友家去。楊林自是不肯離去，拍着胸脯說：「笑氣話，男子漢大丈夫！還會怕條蛇！」

過了十多天，那條蛇一直沒有再出現過，想是已經到別的地方去了。住在朋友家也不是長遠之計，我和馨兒又搬回來了。

楊林也知趣的閉了他的烏鴉嘴，絕口不再談大啖蛇羹的狂話了。

又平安無事的過了好些日子。

一天天氣好熱，下課回來，我感到又困又乏，把教本往桌上一丟，掀開門帘走進臥房想睡一覺。只見床上莫明的落了許多草屑，房內的光線也比平常暗了許多。我不加思索的皺皺眉頭，用毛巾隨便揮了揮床，就疲倦的往床上仰面一躺，正待要合眼，猛的看見那冤家，竟然一圈一圈的繞在大樑上，它正冷冷的瞪着兩隻亮晶晶的小眼睛，不動聲色的斜瞞着我。

「媽呀！」我一時顧不得多想，本能的翻身下床，鞋子也顧不得穿，赤着雙足拖了酥軟的身子，奪門便逃。

門帘罩在頭上也忘了拉，踉踉跄跄的衝出房間，腦門一下子撞在門板上，捂着腦門繼續往外衝，不想又被門檻絆得栽了個大斛斗，雙膝也摔破了。

倉惶的爬起來再接再厲，才跑到院門邊，一頭又把正跨進院門的楊林，撞了個四脚朝天，我自己却重重跌在他上。

楊林手上的課本散了一地，他手一撐坐了起來扶住我，道：「妳怎麼了，像發瘋一樣？」
「你快去看樑上——」我虛軟無力的說，坐在地上怎麼也爬不起來了。

楊林看了我一眼，課本也來不及拾，只匆匆的丟下一句話：「快去叫祥林兄來！」就在那株老樹腳，順手抄起一把鋤頭，幾個箭步蹤到堂屋門口，戒備的伸頭向內張望。

這蛇老爺攪得我們好些日子寢食難安了，如今大駕又光臨，居然竟升堂入室起來，真是

未免太欺人過甚了。

楊林怒火中燒的揮着鋤頭，狠狠的往樑上劈去。

那巨蛇慢條斯理的將身子一縮，鋤頭空落在樑上，震下些灰塵，把楊林的眼睛迷住了。

祥林兄也提了把鋤頭趕來了，楊林揉揉眼睛，二人便合力圍攻那蛇大爺。

老大嫖和老大爹也趕來了，他們見狀不住口的叫着：「別打別打！蛇進家千萬打不得！打了會不吉利——」

楊林毫不買賬的叫着：「打呀！怎麼打得，打死了好煮來下酒喝！這條賤蛇精，不打死它不甘心！」

那條大蛇被無情棒攆急了，瞅空子從天窗口急竄上屋頂去。楊林和祥林兄揮着鋤頭追了出來。

他們人往右邊揮，蛇往左邊溜。人往左邊打，蛇往右邊竄，像捉迷藏似的，打的人氣喘如牛，看的人越聚越多。

一時間，只見蛇在茅屋頂上騰躍躲閃，人在屋下面疲於奔命的亂蹦亂跳。

他倆猛打了一會，乾脆一人守一方，那條巨蛇狡猾之至，從容不迫的從茅屋頂中間溜了

下來，意欲竄上那株野枇杷樹上。

這時，十多個初中三的男孩子，吶喊着執着棍棒趕來了，他們更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幾下便把那條巨蛇打死了。

楊林和祥林兄的蛇羹終於得吃了，那十多個男孩也得大快朵頤了一番。

老大嫖和老大爹面露憂色的偷偷對我說：「妳可要小心些啊！蛇進家被打死了，不是好兆頭啊！」

我雖然被同化得有些迷信起來，但還不是那麼不可救藥的深信不疑，當下雖然點點頭表示同意了，心中却放心大吉的想：這條蛇被打死了，禍患也除，不信蛇的靈魂真會來問人賠命。

那不知，不由人不信，怪事果然一樁樁的接着來了。

第二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樣的，一起床就先打開堂屋門，習慣的欣賞一下山野的景色。五月的清晨，空氣甜美新鮮，四周柔潤的綠瀰漫着淡薄白霧，美得令人嘆息。一對羽毛斑斕的小鳥掠過門際，追逐着飛到野枇杷樹上去了。

我的視線貪婪的追上樹梢，朦朧間，只見一根粗大的橫枝上，隱約有一些黑黃相間的斑紋在蠕動。我心中一凜，莫非是——呀，沒帶眼鏡，看不清楚，睜細了眼睛再看，彷彿是，

又不分明，我失聲大叫着：「楊林，快起來，樹上又有一條蛇！」

楊林不太情願的被叫了起來，打着呵欠，扶着眼鏡舉首張望着問：「在那裏？別是妳神經過敏了吧？」

「樹上，樹上！」我說，也忙着去拿眼鏡。

我戴上眼鏡出來再看，果然是一條黑底黃斑的巨蛇。跟昨天打殺的那條十分相像，似乎還要更粗些。只見那條蛇目露兇光，正往下面惡狠狠的瞪視着，神情兇險無比。

「糟了，怕是它老公來報仇了！」楊林說。

我連忙衝進屋中，一把將尚熟睡的馨兒抱起來，拼命的跑了出去大叫救命。

祥林兄拿了一隻槍趕來了，真是怪事，那條蛇公（不知公母，姑且稱之）竟在楊林的監視中莫明的消失了。（天曉得他是怎樣監視的）。

祥林兄笑道：「有什麼鬼嘛！怕是妳兩口子虛驚過度，眼睛又近視看錯了吧！」

楊林是不好意思承認信邪的，他也以為是自己睡眠惺忪的看錯了。也怪我虛張聲勢，擾人清夢。

我心中納悶着，一時間，也不知是自己的幻覺呢？還是真的。

老大嫖和老大爹一口咬定，那是死蛇的冤魂來顯靈索命了。

無論真假，我再也不敢掉以輕心，隨時防範着，更不敢任孩子獨自在屋子四周遊玩。接連幾天，由於心中存了塊「病」，疑幻疑真的，我又寢食難安起來，人消瘦了不少，吃飯也沒味道。

到了週末，爲了提提胃口，我強打起精神發了些麵粉，剝了些肉，準備做小籠包吃。

下午三時許，楊林下課回來，我們升着了火爐，興緻勃勃的做包子吃，第一籠包子蒸熟了，我拿起一個包子，趁熱咬開一口，頓覺香味可口，於是胃口大開，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

第二籠包子剛擦上火爐，外面突然刮起一陣猛烈的大風，剎時間捲來漫天烏雲。隔着一道山窻子望過去，遠遠的只見學校那片用推土機才推出來的足球場上，黃灰滾滾，像條飛龍一樣的騰空游過來。

我們的小茅屋也在狂風中搖拽起來。我連忙抱起孩子，驚悸叫道：「楊林，風太大了，怕房子會被風吹倒——」

楊林饑饉的一嘴吞進一個鮮肉包子，拽了拽脖子，才打着乾嘔說：「怕什麼，房子牢得很！」

他一句話尙未說完，頭頂就光亮起來，像電影上的慢鏡頭一般，茅屋頂連椽子一般，被

慢慢的掀了起來。狂風像一隻看不見的巨掌，把整個茅屋頂連椽子一起捲去了。傾盆大雨接着便澆了下來。

我慌忙背着孩子衝了出去，狂風猛得幾乎把人拔起來。

馨兒用小手緊緊的摑住我的脖子，突然驚駭的哭叫起來：「蛇！媽！樹上下來一條大蛇！」

黃灰滾滾中，只見一條斑斕大蛇，正從那棵野枇杷樹上溜下來，打我腳邊竄到廁所那邊去了。

我兩眼一黑，以後的事，我什麼也不知道。

原來，我暈過去了，醒來時才見自己睡在老大嫖家，小馨兒一個勁的哭着，圍在我身旁的人見我醒了，都如釋負重的鬆了一口氣，齊聲說：「沒事了，沒事了。」

他們問我怎麼會暈倒，我只是搖搖頭，因為被人當笑話講多了，我絕口不談看見蛇的事。

暴風雨過去後，我們的茅屋內被淋得大水淹過一般，鋪蓋行李沒有一樣是乾的。那被狂風捲去的茅屋頂和椽子，落在幾十丈開外的山坡上，把別人的玉米壓倒了一大片。

屋子住不成了，只好暫時住在老大嫖家，楊林逢人就大唱「茅屋爲狂風所破歌」。老大

嫫和老大爹却一口咬定，這是因為我們打殺了那條蛇，而引來的災禍和報應。

過了幾天，我們找了三、四個工人，請他們來修理屋子。

工人中有一個叫謝大爹的，他平常使刀幹活得心應手。那天却不防右手才提起刀來，本來想砍斷一根竹子，刀口竟落在左手上，砍開了一道深約半寸的傷口，肉也削飛了一片。頓時血流如注，他疼得支不住了，連忙去找醫生。

我下課回來聽到這件事，心中十分過意不去，便連忙趕去探望他。

謝大爹住在墳場那邊的忠烈祠內，那一帶沒有人家，十分偏僻。小路兩邊，雜草齊膝深。我獨自一人趕到忠烈祠，只見軒敞的正廳內香煙裊繞，靈位林立（這裏供的是孤軍陣亡官兵的靈位）。招魂幡下堆着許多空的黑漆棺木。裏面靜悄悄、陰森森的不見一個人影，也不知謝大爹住在那裏。

冷不防間，只見招魂幡下，突然有個披頭散髮的人站了起來，嚇得我失聲尖叫。

「老師，別怕，是我呀！」一個僕僮女人的聲音。

定睛一看，才知是謝大爹的妻子，原來她正彎了腰在招魂幡下掃地！

謝大爹手上吊着繃帶也出來了，他劈頭就說：「聽說妳們前幾天打殺了一條進家蛇，是不是？進家蛇打不得的！打了會背時（倒楣）的，早知道你們打了一條進家蛇，我才不來幫

妳們修房子的。看，連累我也遭了殃！」

我的心跳了跳，突然覺得有些喘不過氣來。當下也不分辯，只安慰他說：「大爹，你在家好好休息幾天吧！工錢我們會照算給你，醫藥費我們負責，這些錢，你們先用着吧！」

走出忠烈祠，我突然覺得頭暈目眩，回去後，我竟病倒了。

這一病，病了二十多天，差點就到天國去報到了。

老大嫗和老大爹熱心的到那野枇杷樹下，燒了不少香錢紙替我向大蛇的冤魂求情。他們還繪聲繪影的說，曾經好幾次看見那蛇魂在野枇杷樹上顯現出來。

病癒後，美斯樂許多好心的人，紛紛來告訴我說，我們買的這間茅屋，在挖地基時，曾經挖出好幾副死人枯骨。又說，門前那棵野枇杷樹常有保德、栗粟的鬼魂出現。許多送鬼的人，多把「鬼」送到這棵野枇杷樹下，這棵野枇杷樹，實在是不吉利的樹。

那次暴風雨把枇杷樹吹得傾斜了，爲了以防牠倒下來，我們找來一個人，把這棵「鬼」樹砍倒了。

只見樹身完全是中空的，一直連到樹根下，樹根下竟還有個深不測底的洞。——原來，這竟是蛇窟的一個出入口。

楊林約了祥林兄，在廁所後面的陡崖上，找到了一個洞口。他們找了些人守在這裏，使

從那野枇杷樹根的中間的洞口，澆下一大桶滾滾漲的開水。旋即，只聽見洞內傳來陣撲騰的響聲，令圍觀的人既興奮又覺悚然。

過了一會，廁所下面的崖洞口，一條比水瓢粗的巨蛇，負創的像利箭一樣射了出來。衆人吶喊着衝上去，刀棍齊揮，把牠打死了。

一切無稽之談都得到了解答。從此，我們的小茅屋一直平安無事，沒有再鬧過邪。至於天災人禍，那是誰也無法算定的事，是嗎？

人蜂大戰

來到白雲深處的「美斯樂」，我立即愛上了這個與塵世相隔絕的山林小鎮。

三月，又是播種的季節了。美斯樂無論工農兵學商，家家戶戶都把房前屋後坡地的雜草荊棘砍光了。曬了數日後，趁着雨季來臨之前放火燒山。雜草荊棘燒淨之後，就可以播種了，除了種茶和咖啡，大多數的人家都種玉米和旱稻。

我們花八百株泰幣買來的這間茅屋，座落在山頂上，後面有很大一片山坡地。爲了實行外子楊林「瓜果滿園」的計劃，我們決定利用教書課餘的時間，把這片荒地開墾出來種玉米。

荆棘雜草砍倒曬乾了，楊林決定在星期六傍晚放火燒地，以便利用星期天來播種。

星期六下午，一吃過晚飯，看看風勢漸弱，楊林就帶了火柴，到山坡脚去引火燒地。三歲的馨兒抱着小狗站在絲瓜棚下，等着看火龍飛上來。

我收拾了碗筷，泡了肥皂粉正在洗碗，冷不防間，突然聽見楊林像被鬼掐了脖子般的嚎叫起來。馨兒也張惶失措的在外面大叫：「媽媽，快來，爸爸哭了……」

我連忙丟下碗筷，手上的肥皂沫也顧不得擦，立即跑了出來。往山脚下一看，模模糊糊的，只見楊林雙腳亂跳，兩手亂揮，又喊又叫，像中了魔般的驚懼恐慌。

「楊林，怎麼啦！是不是踩到蛇了！啊，聽不到，你在說什麼？馨，快去拿媽媽的眼鏡來！」我這個大近視眼，不戴眼鏡遠一點的地方就看不清楚，只得竭力的睜細了眼睛往下張望。

「哎喲，救命呀！哎喲！」楊林繼續嚎叫着，跳着！

真奇怪，難道是冤魂附體了？聽說我們住的這附近，以前是粟粟人的亂葬崗子。

小馨兒飛快的拿來了眼鏡，並圓睜大眼，恐慌的大叫：「小蜜蜂，叮爸爸……」

戴上眼鏡一看，才果然看見許多蜂子，氣勢洶洶的追着楊林，一陣狂攻猛射。

原來是捅着蜂窩了！怪不得他才英雄無用武之地。

「快跑啊！笨蛋！脫下衣服來包着頭——」我睛指揮的亂叫着。

「脫個球！」楊林惱恨的罵了一句，危急中還不忘罵人。

再看看，他只穿了一件短袖恤衫，再脫豈不是更加空門大露。

他鬼哭狼嚎的吼叫聲，驚動了鄰居老大爹和祥林兄。他們均起來了，二人當機立斷，衝到半山腰，點燃了一堆大火，切斷了蜂子的後路。楊林才衝出蜂子的包圍圈。

他呲牙咧嘴苦哈哈的哼唧着爬了上來。「哎喲喲，快點，疼死我了！」他哭眉喪眼，含混不清的咆哮著。

我趕忙迎上去攙他，老天爺，他被蜂子叮得皮泡臉腫，簡直是面目全非了。他的下嘴皮腫得翻搭下來，怎麼也閉不攏。左臉頰腫起寸多高，把半個鼻子都填平了。一隻眼睛大，一隻眼睛小，腦門額端，也隆起一片丘陵。裸露的手臂上，也有不少突起。

祥林兄一看見他這副模樣，就忍不住扯過頭去捂着嘴巴笑。老大爹低了頭也在笑。

我平常就是個喜怒哀形於色的草包，一點修養和儀態都沒有。加上楊林欲哭不能的可憐相，更觸動了我的笑神經，當下忘了不賢淑的罪名，竟忍不住大笑起來。

老大爹一手捂了嘴，一手對我搖著，示意不要笑了，祥林兄在那邊笑得氣也喘不過來。

楊林看見我們在笑，氣得大罵：「笑個球！」他是恨我們太沒有同情心了。

其實，生活中有些事情，是不必太裝腔作勢的，況且，同情是同情，幽默是幽默，這才

是道地的苦中作樂。

我們並沒有忘記他的痛苦，連忙回到屋中。

我找出酒精、藥棉、萬金油，和鑷子，老大爹連忙爲他挑去皮膚裏的蜂尾。

「要不要去請醫生來？」我著急的問。

「不必不必！」老大爹很有經驗的說，「用酒精洗過，再塗上萬金油，等一下就褪了。」

細細的數一數，楊林被叮了十一處。手臂上還有一隻蜂子，尾部刺進了皮膚內，身子拔不出來，正在作垂死的掙扎。

楊林咬牙切齒的咒罵著，一掌打過去，把那隻蜂子打得稀爛。

老大爹撿起那隻蜂子，放在手掌上看了看，說：「這種蜂子叫夜蜂，專在傍晚以後出來活動。白天它是看不見的。奇怪，你的地不是都砍了嗎？怎麼還有蜂窩？」

楊林靦靦的怪里怪氣的笑了笑，說：「山脚的地窪還沒有砍，我鑽進草叢去解大便，剛才蹲下來，才廁出……」

小茅屋中爆發出一陣再也抑制不住的大笑。楊林提著褲子逃命的狼狽像，令他自己想來

也覺好笑。

老大爹快活的說：「好了！明天又可以打牙祭了，我們去把蜂窩弄來，油炸蜂兒下酒喝！」

楊林一聽也樂了，又恨又喜的道：「狗娘養的爛蜂子，你們咬我十一口，我要吃你個子孫滿堂！」他這種人，就像老夫子漫畫上諷刺的，狗咬了他一口，他也要咬狗一口的那種人。報復心強！

楊林不報仇恨心不甘，一夜疼痛輾轉難眠，更是怒火中燒直叫罵。第二天東方才發白，楊林就迫不及待的起來了。平時早上沒有課，他是睡到吃午飯才起來的。他裝了一瓶煤油，找出雨衣。又將老大爹和祥林兄叫了起來。

太陽剛在山凹裏一冒臉，他們三人就雄赳赳氣昂昂的奔赴山脚，準備去展開人蜂大戰。山窪子荆棘叢生，他們小心的撥開草叢，果然看見一棵樹上，掛著個碩大無比的蜂窩。那蜂窩有十三層，一層比一層大，最小的有菜盤大，最大的有洗臉盤大。那些蜂子果真是如老大爹說的那樣，夜出晝伏，此時都回到蜂窩內了。

他們三人見狀大喜，不由興奮的連忙在蜂窩下堆起乾草枯枝，澆上煤油，放火燒了起來。

無數的蜂子飛了出來。這種夜蜂在白天看不太見東西，比較不兇的。爲了以防萬一，他們三人還是穿了雨衣，躲在避風處。

許多蜂子掉在火中燒死了，沒死的也慌忙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燒了一會，他們見蜂子都飛散了，才走出來，輕易的摘下那串蜂窩，戰功顯赫的收兵回營。

我和馨兒也好奇的遠遠的看，好大好多的蜂巢，每一層都裝了大半的蜂子幼蟲。那些蜂子幼蟲又白又胖，一個個在格子內不停的蠕動著。那情形叫人看了全身都起雞皮疙瘩。

他們三人却興致沖沖的，把蜂子幼蟲倒在一隻大簾箕裏。乖乖，好傢伙，竟弄出滿滿的一大簾箕。這三個大餐饕客，立即迫不及待的嚥著口水，飛快的升著火，支上鐵鍋，倒上油，把蜂子幼蟲炸來吃。

楊林臉上的腫脹雖然消褪了些，不過，還是面目全非的樣子，他不住的叨唸著：「娘的，你們吃我十一口，我要吃你子孫滿堂。……」

用香油炸得酥黃噴香的蜂子幼蟲，盛在大盤裏端上桌來了。楊林在酒杯裏倒著酒，老大爹和祥林兄也拿起了筷子。

我和馨兒不敢吃，只在一旁看著皺眉頭，平生最怕蟲，特別是那種肉軟軟的蟲更別說叫

我吃了。

楊林呷了一口酒，夾起些蜂兒，正要往口中送，我突然想起他在昆明時，曾經因為吃沙蟲（蟬的幼蟲），受了好些洋罪。便忙道：「楊林，你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

楊林遲疑了一下，忿忿的道：「哼哼，本人就不信這個邪，偏要吃它個以毒攻毒！」他往口中塞進好些兒，一面嚼一面道：「你們吃我十一口，我要吃你子孫滿堂！」

老大爹和祥林兄更是嗜蟲如命，他們直叫道：「怕什麼，怕什麼，蜂兒是名貴山珍，最上等最滋補的高級下酒菜！快吃快吃！」

他們三人圍著那一大盤黃酥酥的蜂兒，把着酒杯吃得不亦樂乎。

秦緬地區有許多人，都把昆蟲幼兒當美味的。特別是一到夏天，菜市上到處在賣昆蟲。有成蟲也有幼蟲，五花八門，不勝枚舉。像蟬、牛屎蟲、蟋蟀、蚱蜢、甲殼蟲、豆蟲、竹蟲、螞蟻……還有許多叫不出名字來的。一筐筐、一籃籃的擺了滿街。也不知那些土著民族，是從那裏弄來這麼多的昆蟲。你可別擔心賣不出去，價錢比肉貴呢！甚至還有人吃螻蛄摘掉翅膀，丟進口中就嚼，白色的蟲漿從嘴角溢出來，教人噁心。

還有一種飛螞蟻，會分泌一種刺鼻的怪臭味。這種飛螞蟻竟也有不少人嗜吃如命。有些老頭子一面打麻將，一面就在燈下順手提飛螞蟻吃，實在令人不敢想像那種「滋味」。

楊林他們吃了一盤油炸蜂兒，還不過癮，況且機會難得，又連連炸了三大盤，直到吃不下才停著。

吃飽喝足，他們三人又把這些戰利品平分作三份，一人拿一份趁興而歸去了。

老大爹和祥林兄前腳剛出門，楊林這邊廂就哼了起來。

真是不聽「內人」言，吃虧在眼前，只見他拽了幾下脖子，等不及擦過痰盂，就連連嘔吐出來，狼藉滿地，教人看得汗毛都倒豎起來了。

他吐啊吐啊，連苦膽汁都吐了出來。胃囊還在不住痙攣收縮，我在一旁都感到頭昏眼花，腳癱手軟。

我看他吐得辛苦，又知他這種不到碰壁不回頭的牛脾性，也懶得再責怪他；只是收拾後果要緊，連忙倒給他一杯冷開水。

他一面漱口，一面混身不住扭動。

「癢，癢死了！癢死了！連骨頭都癢起來了！」他連連嚷嚷，一面上下左右，前後不停的亂爬，一面暴跳如雷的發著脾氣，自己罵自己不該嘴饞捨命吃蜂子。

他兩隻手不夠抓，連兩隻腳丫也用上了。末了，又把身子貼在柱子上來回摩擦。好像每一個毛孔，每一個細胞，連骨頭並五腑六臟都癢了起來。

他這一下倒應了俗話罵的真是皮子癢，自作自受，無奈，只好連忙去請醫生。——吃了蜂兒，他又老戲重演，皮膚過敏了！

打了針，吃了藥，楊林在家中躺了三天，才恢復了本來面目，皮膚過敏也痊癒了。那三分之一的戰利品，自然是拿去扔掉了。

芳鄰

竹笆牆上一燈熒然，已是晚上十一點多了，楊林尚未回來，準又是搓麻將去了。來到美斯樂已經一年多了，我還是不大習慣獨自渡過山區的夜晚。萬籟寂靜中，偶而一有風吹草動，我就會嚇得心驚肉跳。尤其一想起許多人告訴過我，離我們數步之遙的房子後面，有一間被棄置了的破茅屋，有人曾經多次在那裏發現一個老頭子的鬼魂，夜晚坐在那屋中抽竹水煙筒……我更是嚇得連大氣也不敢出了。三歲的小馨兒已香甜的睡熟了，我却因為疑神疑鬼，一時輾轉難眠。想到楊林爲了沉耽於雀戰，置我們母女不顧的種種辛酸，我不禁幽怨的直嘆。

悲戚中，迷迷糊糊的也不知怎樣睡着了，半夜突然醒來，只見那盞豆大的油燈，不住的在冷風中搖曳，一種不知名的鳥，在山窠裏淒厲的啾啼着，正在毛骨悚然間，我竟真的聽見有人在「呼嚕呼嚕」的抽竹水煙筒，脊樑骨一陣發寒，渾身立即沁出些冷汗來。

不要是我神經太過敏了吧！我自我安慰着，又下意識的屏息凝聽。風聲過後，那「呼嚕呼嚕」的吹吸聲，更加清晰可聞了。除了「呼嚕呼嚕」的吹吸聲，還有嘎啞的壓低了嗓子說話的聲音……

我驚懼得連大氣也不敢出，神經緊張得簡直到了顛峯狀態。

雄鷄啊，怎麼還不啼？雄鷄一報曉，所有的鬼魂就會消失了。我在心中不住的祈禱着，又膽怯的看看腕錶，雖然已經是半夜兩點多了，但離天明尚早呢！

正在惶恐間，一陣狂風捲息了壁上的小油燈，房間頓時陷在令人喘不過氣來的黑暗中，透過稀疏的竹笆牆縫，我竟分明的看見那間被棄置的破茅屋中，有微弱的亮光在明滅閃爍，哦，那亮光是那鬼魂煙筒上發出來的麼？

我拽上被子蒙住了頭，一顆心幾乎就要從口腔中跳出來了。

隨着一陣風捲過，我聽見竹門「嘎吱」一聲被推開來，那門我不是關得緊緊的嗎？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一聲佛號尚未唸完，我聽見有腳步聲楚然而至。到了床邊

又嘎然而住了。

疑惑的靜止中，我沉不住氣的將被子掀開一角，赫然看見床邊站着條黑影——

「媽呀！有鬼！」我失聲慘叫起來，幾乎就要暈過去了。

「發什麼神經！是我呀！」——意外的這竟是楊林的聲音！他說着用打火機點着了油燈。

聽實在了果然是楊林的聲音，我方才心有餘悸的露出頭來，也顧不得生氣了，只是不解的顫聲問：「嚇死我了，你是怎麼進來的？」

「還不是翻窗子！妳鬼驚驚的發什麼神經！怪叫什麼？」

「你聽，有人在我們屋後那間空屋中，抽水煙筒！」我求助的望着他說。

楊林漫不經心的揚起首起來，傾聽了片刻，那「呼嚕呼嚕」的響聲果然還在持續着，深夜聽來尤覺分明而令人感到恐怖。

「你聽見了嗎？太嚇人了！」我的心怦然狂跳着，也忘記了他夜不歸家所引起的怨懟。只是可憐兮兮的說：「你再不回來，我真要嚇瘋了。」

楊林拿起手電筒，說：「我就不信這個邪！我現在就到那裏去看一看！」不等我阻攔，他說着就走出去了。

片刻，屋後面傳來了楊林的嗚叱聲，接聲有人在模糊不清的答辯着。楊林這種人，真是連鬼魂也怕他麼？那聲音彷彿十分低下，是在苦苦的哀求。

過了一會，楊林返回來了，說：「真是大驚小怪，有什麼鬼嘛！是個老栗栗，從董家寨那邊跑來的。他說白天賣豬得了五百多銖，怕被人搶去，就連夜搬到這裏來了。」

我終於喘過一口氣來，一場虛驚頓時化爲烏有。

就這樣，——羊格德，一個四十多歲的栗栗男人，和他的妻子，四個孩子，成了我們的芳鄰。

有羊格德一家熱熱鬧鬧的住在我們的屋後面，即使楊林幾天幾夜不回家，我也覺得心寬膽壯了。我是打心底歡迎這戶新鄰居的，因爲隔着一大片空地，我們的小茅屋孤零得像座落在前不巴村，後不巴店的獨家村中似的。顯得又冷清又偏僻。一個年輕女子帶個小孩子，在獨家村的夜晚的確是太可怖了，也實在是太需要一戶毗鄰而居的芳鄰了。

羊格德兩口子一貧如洗，每天靠幫人打工渡日，或是砍柴賣維持生活。如果僅止是爲了一日三餐，他們一家大小完全能求得溫飽的。令人遺憾的是，羊格德兩口子都吸鴉片煙。也許是黃金三角區的鴉片太廉價了，越窮苦的山地民族，吸食鴉片的人越多，而吸食鴉片，愈加使他們陷入赤貧的境地。

一天下午我放學回來，路過祥林兄的咖啡店，看見羊格德在幫他們挑水，（挑一擔水得兩銖）我便與沖沖的走過去對他們說：「這下好了，你們不愁找不到挑水的工人了。我呢也不再怕鬼了。老羊格德一家住在這裏真好！」

「有什麼鬼嘛！」祥林兄笑道：「不過，能有一個鄰居挨近些做伴也是好的。妳們那兒太偏僻了！」

「別高興得太早！這種吹洋煙的粟粟，是會偷東西的！你們可都要當心啊！」住在祥林兄家對面的破落戶鄉沖，在一旁陰惻惻的說。

「怎麼敢嘛！這裏是漢人的地盤！」祥林嫂反駁的說。

「不敢！哼哼！結論別下得太早！」老鄉沖不悅的說，「不信，我們來打個賭，不出十天半月，你們的東西就會遺失！」

祥林嫂懶得和他爭，閉了嘴不再講話。

聽鄉沖說得那麼肯定，我想起曬在園子裏的五公斤牛肉乾，白天我們都到學校去了，不知那些牛肉乾是否尚「別來無恙」？

我當即告辭了祥林兄他們，匆匆的趕回去，推開院門，走到園子後一看，竟不幸被鄉沖一言而中，我們那五公斤今天才買來的牛肉乾，已不翼而飛了！

鄰沖聞訊後，立即義憤填膺的趕來了，說：「準是那個老粟粟偷去的！不信，到他家去搜，包你搜得出來。」

「算了吧！偷就偷了吧！搜出來我也不要了！」我雖然怒恨不已，但想到羊格德那四個啼饑號餓的孩子，我決定不再追問。況且，來往過路的人那麼多，我的院門又常是虛掩着的。怎麼就能一口咬定是羊格德偷去的呢！再說，羊格德沒有搬來時，我們的東西也遺失過的。

鄰沖見我不依從，便掃興的離去了。

這個鄰沖瘦長的身材，尖削的面龐，已有五十多歲的年紀了。他早年因販賣鴉片，曾經暴發過一陣子，後來也是因販賣鴉片弄垮了，以後便一蹶不振。成天無所事事，游手好閒，尤其愛說長道短，令人生厭。平常全靠他女人做點小生意維持生活。家裏窮得水清照人。他却依然愛擺出一付高高在上的樣子，凡跟人一講到三句話，就愛吹噓他「富有」的過去。

我們這裏離美斯樂的菜市太遠，爲了炊膳方便，我又買了十多公斤牛肉，醃製成牛肉乾做菜吃。爲了防備再被人偷去，我每天去上課前拿出來曬一曬，出去時便收回廚房鎖着。

一天下午，楊林沒有課。我看見他輪在床上看武俠書，便想趁此機會，將牛肉乾多曬一下。臨走前我便關照他說：「你要是不出去，我就不收牛肉乾了。如果你要出去，記着把牛

肉乾收回來！」

楊林不耐煩的哼了哼，轉過身只顧看他的武俠書。

等我放學回來，只見家門上了鎖，不消說，楊林準又是被「三缺一」叫去了。我先到園中望了望，牛肉乾沒有曬在那裏。楊林今天竟發善心的記得幫我收了牛肉乾，他又去雀戰而引起我心頭的恨火，也爲之減低了不少。那知打開廚房門一看，並不見那些牛肉乾，方知事情不妙——那十多公斤牛肉乾又被人偷走。

我一時真是氣得七孔生煙。正在無處宣洩滿腔的怒恨，鄒冲却走進我家來了。他看見我怒容滿面的正在生悶氣，便問：「你怎麼了？嘴嘟嘟的，又和楊林嘔氣了嗎？」

「嗯！楊林那個賭鬼！我叫他出去要收牛肉乾的。他一聽見人家叫他搓麻將，就忙得連自己姓什麼都忘了！他牛肉乾也不收，又被人家完全偷走了！」我忿忿的說。

鄒冲大表同情的說：「這個楊林做事就是粗心。那麼多牛肉乾值好幾百銖，被人偷去了真是可惜！」說到這裏，他壓低了嗓子，用手指指我們屋後面，說：「準是那個羊格德偷去的！」

我不信任的瞅了他一眼，鄒冲又說：「不會錯！剛才我看見他往妳們屋後面的草叢，慌張張的鑽過去呢！」

我們的茅屋和羊格德的家之間，沒有用竹籬相隔，只以一片草叢爲界。聽鄒沖說得活靈活現，我又正在氣頭上，便毫不考慮的站起來，說：「一次也還罷了，怎麼這樣膽大包天！我倒要去教訓他一頓！看他以後還敢不敢亂偷人家的東西！」

說着，我便跟着鄒沖氣呼呼的來到羊格德家。羊格德搬來這裏一個多月了，我却連一次也沒有來探訪過，推開虛掩的房門，只見四個衣不蔽體的，八歲以下不等的小孩，在一隻又破又髒的盆子裏抓飯吃，屋內什麼家具也沒有，只有一些破鍋破碗之類的炊具，散置在地上。

看見如此淒苦髒亂的景象，我躊躇的站住了。遲疑着不肯走進去，心上也開始有些後悔不該來。

「羊格德，爛死賊！你給老子滾出來！」鄒沖氣勢洶洶的吼叫着。

那些小孩駭異的停止了抓飯吃，一個個睜大眼晴，恐懼的張望着。

「算了，鄒先生！我們還是走吧！」我說着轉身欲走。

鄒沖不依的道：「那有那麼撇脫的事！今天不弄他個水落石出，決不罷休！」他說着又揚起嗓子吼道：「羊格德，別裝死！你還不趕快滾出來，祖公就打進來了。」

一個四十多歲，蓬頭垢面的粟粟女人，忐忑的從房間裏走出來，怯怯的道：「什麼事

呀！他爹不在家！」原來這女人正睡在床上吸鴉片，煙不吸完她是不肯出來的。

「你們幹的好事自己知道！你們這些臭粟粟，膽子倒還不小的嘛！怎麼竟敢把老師家十多公斤的牛肉乾全偷走了？趕快拿出來賠給人家！不然，我們可就不客氣了！」鄒冲盛氣凌人的說。

我頓覺於心不忍想一走了之，又怕鄒冲太難爲人家。不走，又覺得未免有些仗勢欺人。一時真是騎虎難下，更是後悔自己做事猛浪唐突，而又欠缺考慮。

「沒有啊！我們沒有偷老師家的牛肉乾！」羊格德的女人苦苦的分辯着，過多的恐懼畏瑟，從她渾濁的眼中流露了出來。

鄒冲小聲的對我說：「你看，她的嘴都嚇得變色了，真真是做賊心虛！走！我們進去搜一搜，一定會搜出來的！」

那女人顫聲說：「我們不敢亂偷人家的東西，不信你們就來搜好了！」

鄒冲橫眉瞪了她一眼，道：「當然要搜！你們這些爛夷人，最愛偷鷄摸狗了！」他說着果然就走進去了。

我進退維谷的站在門口，覺得十分尷尬。

鄒冲突然在裏面大叫起來：「你們看看，還說不敢偷人家的東西，這是什麼？曾老師，

你快進來看……」

聽他如此一呼叫，我以為牛肉乾一定搜出來了。便忍不住也走了進去。只見鄒冲穿着鞋子、踩在羊格德家的地鋪上。他正把幾隻裝衣服物件的竹簍全傾倒出來。地鋪上，堆了許多破破爛爛的衣物。

房間瀰漫了一股令人作嘔的鴉片煙味道。羊格德女人趕忙收起地鋪上的吸煙傢伙，生怕被鄒冲踏壞了。

那裏有什麼牛肉乾！鄒冲不過是在虛張聲勢罷了。看見羊格德家如此的窮困，我連忙退了出來，兀自離去了。

傍晚，羊格德打工回來，知道了白天的事，便氣結的跑到我家來，說：「老師，你們是讀書人，我們是大老粗。你們怎麼可以憑空冤枉人！我羊格德窮到賣兒賣女，也決不會偷人的。你們來我家搜什麼？搜出來沒有？搜出來就拿我去砍腦袋殼好了！」

沒有想到這個羊格德也是「不好欺的」，我狼狽的一時答不出話來。心中直恨自己不該輕信鄒冲的挑撥，更不該毫無風度的跟鄒冲去「抄家」。

羊格德見我面紅耳赤的作聲不得，又悻悻的說：「你們未免太欺人過甚了。我們窮是窮，但還沒有窮到想偷人那一步！」

羊格德離去後，我才發現我竟也是如此的隨庸附俗，以爲夷人都是些沒有自尊、沒有人格的低等人，以爲夷人的自尊和人格，都是可以任人隨便蹂躪踐踏的。原來，錯了！這些山地民族雖說落後原始，但他們也畢竟是人啊！

當天晚上，羊格德一家收拾了簡單的物什，悄悄的不知遷徙到何處去了。

我心中感到十分愧疚不安。想不到只因一時的衝動，我竟逼走了羊格德一家。從此，每當楊林經常去通霄雀戰之際，我又得獨自捱過那些恐怖漫長的夜時，我更是後悔莫及。心中甚至想着，只要羊格德一家不走，我真寧願再送他十公斤牛肉乾。

羊格德一家離去後，我們的東西仍然經常會遺失。我們養的雞，晚上通常就任由它們棲息在屋後面的木柴堆上。最近，雞一天天的肥大起來，每當我們去看電影的夜晚，雞總是不知被何人偷走了。

而每當我們的雞被人偷走的第二天，祥林嫂總會告訴我說，看見老鄉沖在家裏宰雞吃，那有每次都會那麼湊巧的事？

漸漸的我只知道，這個鄉沖實在並非善類，他到處借債賒債不還。每天到祥林兄家來，經常隨便私自抓人家的東西吃，或是拿人家的紙煙抽。弄得周圍的人都對他敬鬼神而遠之。

祥林兄家的雞也經常會走失，鄉沖家隔壁老大嫖家養的雞也會莫名的一天比一天少。這

幾家鄰居皆心知肚明。但拿不到現場證據，唯有啞子吃黃連強自忍着。否則，如果你不慎失言「誣陷」了鄒冲，他那張「死人還能說話」的嘴，不反把你咒得個狗血淋頭才怪！

住在這裏的幾家人都不敢再養雞，或是任隨鷄兒四處亂逛了，大家都害怕白白的把自己的鷄進了小人的土鍋。

我却想出了一個大罵偷鷄賊的妙計。

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故意把一隻快要下蛋的母鷄做好圈套，把它放在柴堆上。然後，帶了孩子，約着祥林嫂看電影去了。

看電影回來，那隻肥田鷄果然又「神秘失蹤」了，那夜楊林照例是貪戀雀戰未歸。我因心中出了一口惡氣，像個孩子似的一般高興，興奮得忘記了夜來的恐怖，一覺睡到大天明。

誰知早上才起床，剛剛漱洗畢，警備部就派人來叫我去，我納悶不解的想，奇怪，不知我做錯了什麼事？

匆匆趕到警備部，一位長官客氣的招呼我坐下。他沉思了一會，才措辭婉轉的說：「你們是當老師的人，說話做事要有證據。不然影響不好！」

「請問！到底是什麼事？」我困窘的問。

那位長官從夾公文的夾中，取出一張字條。一看見那張字條，我就忍不住笑了起來，忙

問：「是那個老鄒沖送來的麼？」

「是呀！你不否認是你寫的吧！鄒沖來告你誹謗誣陷他呢！」

我抑制不住的笑了好一會，才道：「先生，這張字條你有沒有問他是從那裏來的？這張字條，是昨天晚上我故意用橡皮圈，結結實實綁在鷄足上的。如果鄒沖沒有偷走我的鷄，怎麼會看見這張字條呢！他這才是叫做不打自招呢！」

那位長官聞說也大笑起來，道：「唉！天下怎麼竟會有鄒沖這種人！曾愚蠢到這種地步。這不是明擺的此地無銀三百兩麼？我不判他的偷竊罪就是好的了，他却還要告你誹謗罪呢！」他說着又拿起那張字條，唸着上面我寫的字：「鄒沖：你這個不要臉的老賊！你偷了我們的牛肉乾、偷了我們的燒柴、偷了我們的鷄，你今後要是再隨便偷人家的東西。我就要把你的醜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但願今天晚上這隻肥田鷄，是你所偷的最後一隻吧！」

我原來的用意只是想警告鄒沖一下而已。誰知他却惡人先告狀，反倒自己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這一件事令我們好笑了許久，以後的好一段日子，鄒沖都灰頭土臉的，不敢再四處招搖撞騙了。

這件事，又令我想起了被冤枉氣走的羊格德，我心中不由的更增加了些自責和不安。聽遠處山寨到美斯樂來玩的人說，羊格德一家搬到孟安那邊去了。我倒希望能找個機會，向羊格德表示一下心中的歉疚。

一天黃昏，我正在房中看書。突然有人走了進來，站在門邊叫道：「老師！老師……」我抬起頭一看，門邊站着的那人，意外的竟是羊格德。他牽着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畏畏縮縮的看着我。

「哦，羊格德快請進來坐！」我喜出望外的說。「我以爲你不會再到美斯樂來了。前次那件事，真是太對不起你們了……」

「老師別多心，請不要再提那種小事了。」羊格德拘束的在椅子上坐下來，訕訕的說：「老師，我想把這個小姑娘賣給你。你要不要？她會幫你做事的！」

「賣孩子給我？」我當即大大的嚇了一跳，有些反感的蹙眉道，「你真的要賣你的孩子麼？你爲什麼要賣你的孩子？你們這些人，怎麼忍心說得出賣孩子的話啊！」

「老師，他們跟着我們，反正不會有好日子過的，缺吃少穿的。賣了給你們，好歹有吃有穿，總比跟我們過活強！」羊格德說着，拽起袖子揩揩眼角的淚水。那小女孩茫然無助的偎在他懷裏，膽怯的悄悄看着我。

我搖搖頭，誠懇的說：「羊格德，千萬不要賣你的孩子！你們兩口子只要不吸煙，就能輕輕鬆鬆的養活這些孩子的。骨肉分散，相聚無期，是天下最痛苦的事啊！你們快把洋煙斷了吧！」

「老師！這個洋煙要能斷，我們早就斷了。我從九歲起就吸洋煙，到如今有三四十年了。如果三天不吸煙，我們就會吐血……我早就試過的！」羊格德淒然的說，「老師，你買下她吧！我知道你是一個好心人，所以放心把她賣給你。一千、八百隨你給好了。」

一千、八百銖就能買一個人！這樣的人口買賣，在泰緬地區真是屢見不鮮。阿卡人、傣人、粟粟人……每到鴉片漲價，或是青黃不接的時節，就把他們未成年的兒女，以低廉的代價賣給別人。這些可憐的孩子，被人買去後，不是當丫頭做使女，就是放牛砍柴做苦工，成了人家的終身奴隸。

「不，不，我決不會買你的孩子的！羊格德，你搬回美斯樂來住吧！我們在大水塘那邊蓋了一間新房子。我們現在這間茅草房，就送給你住吧！你到這兒來幫工，生活還是可以混得過去的！」原先那間被棄置的茅草房，已因年久失修倒塌了。

羊格德喜出望外的說：「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我們在這裏種了許多香蕉。香蕉熟了，你可以揀來賣給我們，我們照市

價給你錢。這香蕉園也等於送給你了。空地上，還可以種玉米，養雞餵豬，你說好不好？」羊格德喜喜歡歡的答應着，也不再提賣女兒的事，坐了一會，便帶着他的女兒離去了。我們搬到新居後，羊格德便帶着他的家人，又搬到美斯樂來了。

由於全世界加緊禁毒，致使鴉片產量銳減。黃金三角區的鴉片，價格也暴漲了數倍，許多窮苦的山地民族，不是因此被迫斷掉了鴉片癮，就是因買不起鴉片吸而癮發吐血而死去。

羊格德就在那一陣子，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將他的四個兒女，全部賣掉了。

一天，羊格德夫妻兩個，一人指了一簍香蕉送來給我們。我見他們頭上頂着沉重的背簍，各自胸前還小心翼翼的抱着一隻小狗。

「這兩隻狗，你們是要拿去賣麼？」我問。說着就伸手去摸羊格德懷中的小狗。

羊格德連忙往後退了一步，十分憐惜的用手撫摸着那隻小狗，忙不迭聲的說：「不賣不賣！這兩隻狗就像是我的兒女一樣，我不賣！」

我反感的皺皺眉頭，心中想道：「你捨得賣你的親骨肉，却捨不起賣兩隻土狗！真是變態的夷人！」

轉念又一想：這種土狗一隻連二十銖也不值。羊格德兩口子把這兩隻狗，當寶貝一樣的捧着抱着，無非是寄託他們對兒女的思念罷了。

羊格德兩口子放下香菸，我照例照市價付給他們錢，也照例額外多給他們一些米和醃鹹菜。如果楊林不在家，羊格德還問我要半瓶酒，我也總是拿給他。

一天黃昏，我帶孩子出去散步。一直來到了祥林兄家。

祥林嫂告訴我：「那個老羊格德，把他的四個兒女全賣了。却養了兩隻狗當兒女。他買不起米餵狗，就到山裏去挖蕃薯，煮來餵狗。白天去幫人打工，或是到山上砍柴，也依依不捨的把狗背在背篋裏帶去。晚上他們還抱着狗睡。夜裏狗起來大小便，他倆口子也起來陪着。天冷時，還半夜裏爬起來，燒火給狗烤呢！唉！這些夷人真是何苦嘛！」

聽了祥林嫂這一番敘述，我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我想起羊格德曾經說過：「孩子賣給人家有吃有穿，跟着我們還不是挨凍受餓……」

羊格德這一類的人，頭腦畢竟是太簡單了。我相信他的孩子們，寧願跟着他啃蕃薯，甚至寧願做他那兩隻有「父母」愛的狗，也不願被賣給人家做奴隸啊！

唉！可憐愚昧的羊格德！他終於嘗到自己種的苦果了。相信他心靈深處的那份無奈和淒苦，將使他終身痛悔而愧疚吧！

斷魂辣

雨後的一個下午，一個阿卡婆，揹了一簍山茅野菜，來到美斯樂鎮上，挨家挨戶的沿街叫賣。

「阿嬌哟，買菜啊！」她來到我家門口，拉長了嗓子直叫喚。（阿嬌是阿卡話：大媽的意思。）

冷不防，我家的狗兒狂吠着衝出來，她嚇得尖聲怪叫，連忙奔逃，背簍也幾乎撞翻了。我連忙趕出來，慌張的拴住了狗，不過意的朝她招招手，叫她放心進院來。大概看見我並不老，還不夠資格當「阿嬌——大媽」，她不好意思的笑笑，又說：「阿布，買菜啊！」

阿布是阿卡話「女孩子」的意思。

這稱呼更是不倫不類了。我這個人向來不介意別人怎麼稱呼我，我笑着叫她一聲「阿嬌」說：「我要買你的菜，你過來嘛！」

這阿卡老太婆看看狗已經拴起來了，就放膽的走進了竹籬。她眉梢眼角堆滿了慈和的笑意。用不大純正的漢話說：「喏，有木耳、有蘑菇、有蕨菜、有，你看——」她說着就把頂在頭上的背篋放了下來，友善的兜售着她在山林中的斬獲。

哇！那背篋中真是五花八門，琳瑯滿目。有色彩繽紛的野漿果，新鮮欲滴的野菜。紅的紅、綠的綠、白的白、黃的黃，沾着些晶瑩的雨水，濕潤潤的、活靈靈的，令人看了有一種說不出的舒爽。

我正在喜滋滋的觀賞着，這個阿嬌從胳肢下，抽出兩節長約尺許的竹筒，拔掉其中一節口面的野草，猛的往我面前一遞，並得意的咧開缺了幾粒牙的嘴，笑嘻嘻的又急又快的說了幾句阿卡話，她那神氣，儼然是把最美味的東西推銷給我。

我一眼瞥見那竹筒內裝滿了白白軟軟的肉蟲，有幾條正從竹筒口爬了出來，不禁失聲大叫着，連連往後直退。

阿嬌見我怕成這樣，不由遺憾的笑起來。她知道我不會買她的牙蟲了，便知趣的把那

兩個竹筒收了起來。

阿嬌又在她的背篋中，拎出一包用芭蕉葉包着的物什，打開來給我看，裏面是些又肥又厚又嫩的鮮木耳，而且多是白色透明的。我一見當下大喜，連忙將她的木耳全買了下來。

阿嬌歡歡喜喜的將木耳包包的拿出來，放在臺階上。我看見她背篋中，有一種紅艷發紫的山果，形狀有些像寶塔形，約有半截電池大小，顏色之美、色澤之亮，令人覺得那會是一種好吃的東西。那些山果是用藤子拴成一串一串的。

「這是什麼？」我問，隨手拎起一串來，愛不釋手的看了又看。

阿嬌飛快的掃了那山果一眼，咧開嘴衝着我怪怪的笑了笑，她顯然不會用漢話來表達，就急急的將兩手一陣亂搖，然後攢眉皺眼的作出些不堪忍受的苦痛狀，撮起嘴來長長的吸了幾口氣，啞啞嘴「噓呀噓呀」的叫着，又搔頭又挖耳，跟着雙腳一陣亂跳，鼻子眼睛都擠作一堆了。

我一看就明白了，她的意思，這是一種很辣很辣的辣椒。我被她那滑稽逼真、幾近誇張的動作，惹得忍不住直發笑。

我愛吃辣椒在親朋好友中是出了名的，且無論怎麼辣的東西我都敢吃。我爸爸是嗜辣如命的四川人，我媽媽是嗜辣如命的貴州人，我本人又生長在嗜辣如命的雲南，所以更是青出

於藍而勝於藍了。泰緬地區最出名的小米辣，印度出產的櫻桃辣，我全當家常便飯來吃。我吃辣椒總是會把那些怕辣的人，嚇得目瞪口呆的。如果有個什麼吃辣冠軍選拔大賽，我自信拿個「辣子大王」的頭銜，是絕對不成問題的。

但是，說來慚愧，今天這種辣椒，我不但沒有吃過，連見都沒有見過呢！

「哦，這是辣子，是嗎？」我快活的笑着說，並自動從阿嬌背簍中，拿出來一大堆來，準備全買下。

阿嬌一見，竟發急的哇哇亂叫着，將那種怪異美艷的辣椒，全部捧回她的背簍中去了。

「怎麼？你不賣嗎？」我不解，也有些失望的說。

阿嬌臉上的笑容收斂不見了，她小心翼翼的拎出一串來遞給我，嚴肅的做了一個吃多了會翻白眼死掉的嚇人動作，那神情顯示她決不是跟我開玩笑。我傻傻的瞪着她，覺得這真是一個風趣的，難得碰上的阿卡阿嬌呢！

她見我滿不以爲然的，就又指指那邊的垃圾堆，意思我買多了，吃不完扔掉太可惜。

這位阿嬌倒頂有良心的，她不自私的推銷她的東西，却怕人家買了丟掉白白花錢，這種樸實的商業道德，令我由衷的感動起來。爲了不負她的好意，但也爲了好奇，我還是固執的硬多買了一串。一銖一串，每串剛好有十個。

阿卡人是泰緬地區一種最原始、最落後、也最怯懦善良的山地民族。由於他們樸實愚昧的天性，往往最容易被欺受騙。許多人常常昧着良心，買他們的東西明偷暗搶、亂報斤兩、亂殺價錢，令人看了總是憤憤不平。

阿卡人賣的東西，價錢本來就夠低廉、夠公道的了，我是從來不忍心跟他們討價還價的。即使照他們所討的價付了錢，我心上還是總有些佔了人家便宜的感覺。

交易完了，我多給了那阿嬌幾銖錢。這小小的微不足道的施捨，竟令她感激不盡，喜出望外，高高興興的離去了。

我把買來的東西，捧到廚房裏，將木耳泡在桶裏。又珍愛的拾起那種奇異的辣椒，把玩觀賞了一番。這種辣椒像用臘質做出的裝飾品，又精緻又漂亮，更透着些逼人的鮮新。這麼美、這麼艷的果實，長在樹上，襯着綠葉，一定更加動人悅目。但它却是一種辣子、一種好美好美的辣子，教你想像不出它竟會有辣味。

看着看着我又有有些後悔起來，我應該將那些辣子全買下來的。這種辣子不是輕易可以買到的，來到泰緬地區這麼多年了，我還是第一次買到這種辣椒呢！

晚餐我決定加道生菜，就是新鮮木耳蘸辣椒醬。泰緬地區有一種洋蕃茄，它的樹身很高，又叫大樹酸茄，是做辣椒醬的好配料。我弄好飯菜，就開始作辣椒醬。

我烤熟了兩個洋蕃茄，剝去外皮。拿了五個那種辣椒，洗淨切碎，合着洋蕃茄、蒜、蒜放在研臼裏搗成泥糊狀。我本來還想再加五個辣椒，又怕太辣了楊林吃了罵人，便作罷了。我切了些蔥花拌在辣椒醬內，灑上胡椒粉、味精和鹽，再倒些醬油拌好，辣椒醬就大功告成了。

我把辣椒醬盛在一隻白瓷小碟內，更襯得鮮艷欲滴，紅白相間又點綴着些翠綠的蔥花，真是誘人饑涎欲滴。我看得心癢難耐，連忙去洗木耳。

我把洗淨的肥嫩的白木耳用熱開水燙過，盛在一個大白瓷碟內，底上鋪些翠綠色的生蒿苣菜，擡上桌來自我欣賞了一番，不由食指大動起來。

我忍不住拈起筷來，挾了一片白木耳，在辣椒醬裏透透的醃了一下，心中想像着那股又辣又脆又爽口的美滋味，唾液分泌得更多了。便迫不及待的連將木耳放進口中大嚼起來。

那片醃透了辣椒醬的木耳一入口，我的口內立即像觸了電一樣——辣電！那電隨着味蕾的反響，立即傳遍了我的四肢百骸，進入了每一個細胞，每一個毛孔，令我渾身一陣刺疼痠癢，一陣暈眩令我幾乎昏過去了。

我也不知是怎樣吐掉那片木耳的。我用雙手抓着頭髮一陣狠命的絞扭，再用力的直揉兩耳。一時間，我又是甩頭又是跺腳，眼睛鼻子只怕皺得變了位。我這狼狽樣子，相信一定比

剛才那位阿嬌，表演的更可笑、更滑稽，也更苦不堪言呢！

平生第一次，我嚐到了辣子的可怕——這種可怕用「毒辣」二字來形容，真是太貼切了。

我像突遭重創般的呆住了，我不禁帶着恐懼的看着那碟美艷的辣椒醬。我的舌頭僵硬的搭在麻木的唇邊，竟縮不回去了。

哦，這是一種什麼鬼辣椒，辣得令人窒息、令人喘不過氣來。

突然間，我猛的想起來了，這種辣子一定是那令人談辣色變的「涮湯辣」！我聽人講過的，這種辣子只能在湯中涮一下，就得立即撈起來，那湯仍然辣得令人夠噲呢！而我的那碟辣椒醬，竟放了五個，（幸好沒有再加五個！）不辣死人才是怪事呢！

好不容易我才回過一口氣來，連忙跑到洗手間去漱口，漱了一遍又一遍，那辣掉人魂魄的辣味兒才減輕了。

回到廚房，我想把那碟辣椒醬倒掉，重新用小米辣再作一碟。正在這時，房間那邊傳來了孩子的哭聲，我連忙將飯菜用紗罩匆匆罩上，就去照看孩子。

正在這時楊林回來了，他照例不聲不響的先鑽進廚房，掀開紗罩，一看見那盤亮晶晶、水靈靈的鮮嫩白木耳，就迫不及待的抄起筷子，挾了一片，厚厚裹（不是蘸）了些辣子醬，

放進口中就大嚼起來。

我在堂屋裏聽見他狠狠的「呸」了一聲，就聽見他像被人謀殺了一樣怪叫吶喊起來。

我抱着小綺綺跑了過來，大聲問：「你吃那辣椒醬了嗎？誰叫你吃？你這癆鬼！」

楊林面紅耳赤、目瞪口呆的站在桌邊。彷彿失去了知覺般，兩眼直勾勾的轉也不會轉，舌頭拖了半截在外面，口水正從他舌尖上不住的滴落下來，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令人看了真有幾分恐怖。

「你，你怎麼了？不要緊吧！」我惶悚的問，他那副不爭氣的樣子，簡直就像已經死掉一半了。

他不言不語，楞了半天才喘過一口氣來。接着使用兩手使勁的揉着耳朵，又在頭皮上一陣亂抓，弄了一會，他回過神來了。

我知道他要罵人洩恨了，真想扭頭就走。

果然，他惱怒的不分青紅皂白的跺着雙腳，吼了起來：「妳這是搞什麼？這也是人吃的麼？他媽的，真是最毒不過婦人心！」

我的氣被惹上來了。這個人最愛誇大其詞，講出來的話可惡得叫人無法忍受。我剛才對他的憐憫已不翼而飛，我故意大笑着，揶揄的說：「好吃嗎？這是名震遐邇的涮湯辣！哼！」

誰叫你偷菜吃，活該活該！」

「涮湯辣？妳用涮湯辣來做醃碟？」楊林那語氣更像抓到了謀殺他的罪證，他振振有詞的審訊起來，「你用了幾個？」

「五個，不多不少，剛剛五個！」我若無其事，輕描淡寫的說。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將那碟誘人的辣椒醬拿起來，順手倒進鄰居用來接剩飯剩菜的豬食桶中。

「五個！妳竟敢用五個涮湯辣作醃碟，真是不怕命了！」楊林又跳着吼起來，「妳嚐過沒有？爲什麼不留着自己消受些？那真是要命的辣！大概和硝強水的味道差不多，幸好我沒有嚥進去！」他那語氣，好像是他曾經喝過硝強水似的。

「別形容得那麼過份吧！別跳別吼了！第一個嚐它的正是本人，我怎麼不知道！不過，恰恰相反，我覺得很過癮！真是辣得太過癮了。唯有吃過這種辣子，才會不想再吃辣子了。就像那些賭得傾家蕩產、吸毒吸得病入膏肓的人，嚐到了苦頭才知道厲害，而望而生畏起來！」

——原來高度刺激，常是令人超出忍耐限度的一種不可思議的滋味。

楊林狠狠的瞪了我一眼，出去漱口去了。

吃過晚飯，我正在收拾廚房。鄰居宋大嫂來提米泔水去餵豬。我們彼此寒暄了一陣，就

又各忙各的去了。

宋大嫂拎着米泔水回去了。她把那米泔水拌在豬飼料中，拿去餵豬。她養着三、四頭半大的豬，一心指望豬餵大了，好添點錢來蓋間新草房。

那些豬兒一見豬食倒下來，照例爭先恐後的搶吃一通，吃了大半時，一隻隻突然先後甩甩頭，歇斯底里的嚎叫起來。它們一面被宰也似的號叫着，一面沒頭沒腦的東奔西竄。宋大嫂忙用竹竿打着豬，高聲吆喝叱責着，想使那些豬兒安靜下來。

那幾隻豬一個勁兒的嚎叫着，並拼命般的亂蹦亂跳，像中了邪般的掀騰不已。喧囂了一陣，一隻隻不知是體力不支，還是疼痛難忍的躺倒下來，翻過來滾過去，嘴吐白沫，直喘粗氣的哼叫着。

宋大嫂見狀又驚又怕焦急的帶着哭聲尖叫起來，她丈夫宋大哥連忙趕了出來，看了看道：「糟了，這些豬像中了毒似的，莫不是那個喪德的在豬槽裏撒了老鼠藥！」

宋大嫂一聽就哭了起來，她尖叫着罵道：「是那個喪德的害人精，我和你有什麼冤有什麼仇，你要這樣坑害我！我辛辛苦苦養了一年多的豬！我的四隻大豬喲！是那個遭天殺的背時鬼喲，竟狠得下心來撒老鼠藥鬧死我的豬……」

我們兩家只隔着一道竹籬，竹籬正中還留道小門聽見她突然哭起來，還哭得這麼辛酸淒

楚，我連忙丟下待洗的碗筷，想過去安慰她一番。不知是什麼人這麼壞，我忿忿的爲他打抱不平。

我一站起來，就看見放在櫥櫃上的那些涮湯辣，我的頭轟的一聲漲大了。那個「喪德的害人精」不正是我自己嗎？唉，我竟忘記剛才糊里糊塗的將那碟辣椒醬，倒在宋大嫂的豬食桶了。這下可闖大禍了，那些豬吃了像硝強水一樣的涮湯辣，只怕五腑六臟都被辣得穿孔了吧！

想想宋大嫂養這些豬實在不容易，我狠狠心，自認倒霉的走了出去，決定把真情告訴她，並自承一切後果。

宋大嫂一見我過來，知道有了訴苦的對象和聽衆，就更加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訴起來：「哎喲喲，你看看，那個喪德的害人精，拿老鼠藥來鬧死我的豬……」

我怯怯的看了那些豬一眼，那些豬已經被折騰得死過去活過來的，一隻隻半翻了白眼奄奄一息的殘喘着。

「宋大嫂，不是老鼠藥，是涮湯辣！」我懊惱的說，「你的豬吃了我的涮湯辣了……」

「什麼？你說什麼？涮湯辣！你倒在米泔水裏！」宋大嫂停止了哭罵，一下子跳了起來，驚異的問。

「是呀！」我直認不諱的點點頭，我想我當時的神情一定很悲壯，「你的豬要是死了，我一定照價賠你的！你放心吧！」

「你用涮湯辣來做辣椒醬？你想蘸木耳吃？你用了幾個？」宋大嫂追根問到底，彷彿忘記她的豬了。

「唉！」我軟弱的嘆口氣，說：「五個，我根本就不知道，這就是什麼鬼的涮湯辣！」
「哎喲喲！五個呢！」宋大嫂尖叫起來，她那神情簡直是要昏死過去了，「老天，你竟敢用五個——」

爲了寬慰她，我只好再說一遍：「你放心，我會賠你的豬的——」
宋大嫂突然放聲大笑起來，說：「哎喲喲，從來沒有聽人講過，竟有人敢一次吃五個涮湯辣的！只舔一舔就要叫人斷魂的了，你——哈哈，五個——」

斷魂！——斷魂辣！宋大嫂的這個比喻真是太恰如其分了。現在她竟還笑得起來呢！有什麼好笑的？莫不是她氣得快神經失常了吧！我忐忑的試着又道：「宋大嫂，你的豬，我……」

「不要緊不要緊了。既然是涮湯辣，不是老鼠藥就沒關係了。」宋大哥在一旁轉憂爲喜，反倒安慰我說。「這些豬只是肚子疼一陣就沒事了。畜牲嘛，那有那麼嬌嫩！」

我望望宋大嫂，她還在笑個不止。她一面沒事人一樣的將豬槽中的豬食倒掉，一面指着我尖叫着說：「哎喲喲，你們瞧瞧這個曾老師，想一次吃五個涮湯辣，五個涮湯辣呢——」她那意思，簡直就是在說：「你們瞧瞧這個曾老師，真是太愚不可及了。」

她進廚房去換豬食去了，笑聲還在絡繹不絕。我相信她的豬真的不會死了，心中的石頭才忽然放下了。

宋大嫂還在笑着，她那飛揚刺耳的笑聲，竟令我感動不已，而且覺得那笑聲，是那樣的友善，那麼的動人，那麼的令人如釋重負！

那幾隻倒霉的豬，却沒有那麼寬宏大量，它們像故意挑戰似的，只要稍微回過一口氣來，就逼人的歇斯底里的嗥叫着，像在告訴你，涮湯辣快把它們的腸胃辣穿了。一聽見豬叫起來，我就感到心驚肉跳！

它們足足嚴重抗議的喧鬧了一整夜，直到天亮時才漸漸的安靜下來。

第二天我早早的就起來了，急急跑過去看看那幾隻豬。只見牠們一個個面露乏意，血紅的眼睛內流露着大難已過的餘悸。膘彷彿也掉了不少，一副飽受折磨的憔悴樣子。我後來買了一桶玉米給宋大嫂，作為賠償。

一天，我在路上遇到那個賣斷魂辣的阿嬌，她比了一個手勢問我那辣子的滋味如何？

我學着她做了個辣死人的動作。然後又告訴，她的涮湯辣賣得太便宜了，那麼經吃耐吃的東西，應該賣十銖一個而不是一銖十個才對。阿嬌快活的看着我，彷彿我是她的知音，我們都放聲大笑起來。

不是麼，這種堪稱全世界最辣的辣椒，不是每個人都有幸嚐得到的！我以為這種辣椒，僅叫它「涮湯辣」，是不足形容的。它實在應該叫做「斷魂辣」，才名副其實！你說呢？

扎稊和他的女兒阿卜

一進雨季，美斯樂的野草竄得好快，十天半月不消除一次，房前屋後的空地上，就全長滿了齊膝高的野草。野草本來並無妨礙，但因許多毒蛇毒蟲常隱沒在其中，便成爲令人堪慮的「罪惡淵藪」了。

平常一有閒暇，我總是將褲管一捲，穿上長統雨鞋，掄起鋤頭，自己動手鏟除那些惱人的野草，但如果興緻所至，要利用閒暇來看書寫稿；並兼顧繁雜的家務，就無法顧及那些「趁人之忙」而竄長的野草了。

長滿野草的廚房門口，有一次我差點踩到一條紅脖子黑身子的毒蛇。幸虧在「千鈞一髮

「之際突然發現了，才沒有遭到毒蛇的「臭吻」。在草地上不斷出沒隱現的長尾巴蜥蜴，常令兩個小孩子失聲怪叫。有時，尺來長的蜈蚣，也會順着長滿了野草的牆腳，從竹牆縫隙中鑽進來，不聲不響的躲在火爐旁，陰險險的嚇你一跳。更討厭的是那些令人皮膚過敏的棕色毛蟲，經常會從太過茂密的刺桐樹上爬下來，不知何時潛伏在蚊帳或被褥中，弄得大人孩子渾身起些又癢又疼的肉疙瘩。

爲此，不得不經常要整理庭園，籬除雜草，砍削竹籬邊發得太快的刺桐樹，以杜絕那些不速之客的貿然光臨。

在美斯樂請工人也是件令人頭疼的事情，勤謹的漢人種自己的地都還忙不過來，出外打工的事是很少的，請當地土著民族幫工，常常令人氣得鼻孔冒煙，脖子發粗。經常出來幫工的土著民族，和漢人廝混久了，大都學得油滑奸狡，而且多是會吹鴉片的，每每他們懶精無神的幹了一會兒，就呵欠連天地在地腳坡頭用隻破麻袋一墊，幕天席地的往下一躺，掏出家什就吹起煙來，一吹就是幾個小時，任你催任你罵他都不睬。一天可以做完的活兒，只要你硬着頭皮再請這種人，他會幫你做個三、五天都做不完。

因爲找幫工如此令人頭發大，況且我是從來不會催促工人做工的。所以不到萬不得已，我很少僱人幫工，大都捲起袖子自己幹。

看看房前屋後的野草長得實在太高了，自己又無法分身，便只有橫橫心，決定找個土著工人來籬草，三天做不完就讓他做五天好了。

一天吃過早飯，（在美斯樂早上九點鐘吃早飯）鄰居宋大嫂替我找來了一個阿卡族男人，他四十多歲的年紀粗短的身材，穿一身阿卡人自織的黑色粗布衣服。他肩上扛着把鋤頭，腰間別一把砍地用的長刀。那飽經風霜的黧黑面孔上，露着些憨厚木訥的笑意，一看就知道是個忠厚巴結的老實人。

宋大嫂介紹着說：「他叫扎稊，他是不吹煙的，做起活來包你滿意！」

扎稊頭上包着一塊發黑的白毛巾，那包法不同於一般的阿卡人，有些像我國北方農民的裝束，這竟然勾起我一絲悵然的鄉愁。我國農民的勤勞敦樸，在世界上是最有名的，而泰緬地區以農爲生的土著民族，因爲得天獨厚的地沃水充，常常不須怎麼勞苦，便可豐衣足食，所以養成了他們的惰性。惰性和天性的愚昧以及吸食鴉片，就導致了他們貧窮落後的命運。

也許是這個扎稊不吸鴉片，也許是他包在頭上的那塊白毛巾，也許是他面上那憨厚的笑意，使我對扎稊生出些一見如故的好感來。

我友善的朝他笑了笑，說：「我們不種地，你只須把園中的草籬一籬，整理一下就行了，也不必太奔忙的趕活兒，慢慢的做，一天做不完，做兩天、三天好了！」——如果是我

自己做，通常是兩三個下午就做完了。

扎稊不會講太多的漢話。他在我的眼光下，竟顯得不知所措起來。他伸出一隻長滿厚繭的大手掌，不安的搔搔頭，臉上那種令人看了忍不住會生出些憐憫之意的憨厚笑意更濃了。

扎稊弄明白了我的意思，就將他的背囊掛在一棵刺桐樹上，走到斜坡下，甩開鋤頭就幹起活來，那氣勢果真不同凡響。

別看他矮矮笨笨的身材，運籌蓄厚的木訥象，幹起活來却十分利落有勁。只見他的鋤頭過處，大片大片的草皮連根被鏟去了。

我坐在書房裏寫字，窗子正對着扎稊鏟草的山坡，偶而擡起頭來，只見扎稊手中的鋤頭，規律有緻的一上一下的起落着，並隨之而響起一連串有節奏的刷刷刷的鏟草聲。他額上的汗水却一滴比一滴快的，沿着他的面頰像小溪一樣流下來。

他幹得那樣有板有眼，石頭縫裏的野草荆棘無法鏟除，他使耐心的用手去一棵一根的拔除，比人高的刺桐樹此枝亂飛，他便拔出長刀來砍去。他幹得那樣有聲有色，幹得那樣認真，也幹得那樣賣力。他彷彿是在表演一齣充滿了藝術氣息的勞動舞蹈，動作之傳神、表情之虔誠，真是有着一種無比感人肺腑，動人心魄的吸引力。

「扎稊，休息一下，來喝點茶！」我不忍的叫着，並起身替他泡了一壺茶。

扎稀擡起頭來，用一種訝異的眼光看看我遲疑地不肯上來。

我重複的叫着他：「扎稀，來嘛，休息一下再做！」

扎稀見我慳意地叫着他，只好放下鋤頭上來喝茶。

他忐忑地走進堂屋，侷促地在椅子上坐了下來。看見我用潔淨的玻璃杯替他倒茶，他連忙用夾生的漢話說：「哦哦，重新換個劣些的杯子，我我……」

「不用換，就用這杯子喝嘛！」我固執的把玻璃杯遞到他面前。

扎稀不知如何是好的，急忙將他的雙手在衣服上使勁的搓了搓，才小心翼翼的端起杯子來，撮着嘴一口口的將茶吸進口中。他不敢將他的口沾在杯子上。

我憫然的注視着他，不由在心中嘆了一口氣，他把自己看得太卑微了。或許，他也錯以爲，他在我眼中也是卑微的吧！

他匆匆的「吸」了一杯茶，就要起身離去繼續鋤草，我連忙遞給他幾隻濾嘴的香煙，叫他抽煙休息一會。

扎稀用雙手接過那幾支香煙，十分珍惜的揣在衣服胸前的口袋裏。取出一支點燃了抽起來。他小心的、瑟縮的吐着煙圈，臉上始終掛着那個令人看了會生出幾分憐憫之心的憨厚笑意。

抽完那支煙，他盡什麼也不肯再休息，咧開厚嘴唇沖我感激的笑了笑，又匆匆的鐘草去了。

看到他如此的受寵若驚，如此的老實巴結，令我有一種自己放了高利貸的卑劣感覺，而我的原意實在只是想讓他休息一會兒而已，他却因感激而更賣力的幹活，來報答這本來是理所當然，而又微不足道的招待。

「扎穉，你慢慢的鐘，不用太急！」我走出來對他說。「今天做不完明天再做吧！」扎穉擡起頭來，見牙不見眼的沖我笑笑，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繼續鐘地。

晌午，我做了些涼麵，聽著阿卡人最愛吃辣椒。我給就在扎穉的涼麵中，放了滿滿的一大匙辣椒油，淋上鷄凍汁，放上作料，拌好了叫扎穉上來吃。無論我們怎樣叫，扎穉執意不肯和我們共桌而食。他捧了那碗涼麵，坐在外面屋簷的臺階上，不熟練的用筷子挑麵吃。

他一面吃一面「噓呀噓呀」地直嘔嘴。惹得我的兩個小女兒丟下碗筷，跑出去好奇的蹲在他膝前，發笑的看他吃涼麵。

我奇怪的走出來，問他：「扎穉，是不是太辣！」

扎穉正被辣得面紅耳赤、虛汗直冒。他却假裝不在乎的搖搖頭，連連直說：「好吃好

吃，不辣不辣！」

「阿卡都愛吃辣子的，是不是！」我自作聰明的說，又有些不安的想替他另換一碗。扎梯吸着嘴半天合不攏來，他傻呼呼的笑着直點頭，依然大口大口的吃着，那滑稽的樣子令我和孩子不住的直發笑，扎梯也跟着我們笑。

小馨兒有些擔憂的說：「媽，這個老阿卡，要被辣死了！」

扎梯搖搖手，連連表示說，這是他有生以來所吃到的，最辣也最好吃的涼麵——這個木訥遲鈍的夷人，竟出人意外的善解人意。

扎梯幹活真是不賴，才半天的時間，他已經把所有的雜草都鏟除乾淨了。整個庭園裏，不見一根雜草。到處弄得乾乾淨淨、清清爽爽的，令人有一種輕鬆舒適的怡悅感。

看看時間還早，扎梯又自動幫我在屋後面及廚房四周，挖了幾條通水溝。這樣雨大的時候，雨水就不會灌進屋來了。

吃過晚飯，我找出一大包大人孩子的舊衣物，送給扎梯。又多加給他十銖的工錢。扎梯在鏟草時，找出一個我們丟棄的破盆，和一隻缺了蓋的鋁鍋，及一些牛奶罐頭盒子。說是要帶回去用，並問我可不可以將這些已丟棄了的廢物送給他。這何須問呢？我連忙找出幾個新而大的餅乾盒和幾隻奶粉罐給他，又送他一些肥皂火柴和一些醃鹹菜。

扎梯歡喜的只是咧開嘴笑，他將那些東西放進一隻大塑膠袋內，用鋤頭挑在肩上，快快

樂樂的離去了。

過了幾天，一個下着霏霏細雨的黃昏，扎梯突然披着一塊濕淋淋的塑膠布，走進廚房來，遞給我一大包用芭蕉葉包着的，不知名的野菜。那野菜像蕨但不是蕨，細細長長的很嫩很綠。尖端好別緻的卷曲成一個小小的圓圈兒。

「老師，這種菜很好吃，很香！」扎梯說。臉上依然浮着那個令人看了，會生出幾分憐憫之心的憨厚笑意。

「你要賣幾銖錢？」我接過那包野菜，不假思索的問。

「不要錢的，送給老師吃！」扎梯笑嘻嘻的說。

「不不，你辛辛苦苦的冒着大雨去採來的，我怎麼可以白要你的！」我遞給他五銖錢。扎梯推辭着不肯收錢。我便說：「你不收錢，我就不要了！」

他臉上的笑容一下子凍結了。他渾濁的眼睛定定的看了我幾秒鐘，那眼神充滿了失望和恐慌。

「老師，這是我的心！」他辭不達意的指指胸口。原來阿卡人，被許多人視為最劣等低賤的山地人，也有這個至情至性的動作。

是的，五銖錢有時在阿卡人眼中，是個很重的大數目。而此時在扎梯的心目中，只有情

意沒有錢，況且，這微不足道的五銖錢，又怎麼可以買一片人的心意！這包野菜比什麼山珍海味都可貴！

我不忍再拂逆他的好意，只好十分不過意的收下他的那包野菜。

笑容又浮上了扎穉飽經風霜的面龐。他有着一種被接納被瞭解的心滿意足，輕輕鬆鬆的告別而去了。

我洗淨了那包野菜，切成寸長的一截截。燒燙了鍋，煉滾了油，炸香了薑蒜，把菜爆炒了一大盤。吃起來果真是十分美味可口，連兩個小女兒也搶着吃。

後來我才知道，這種野菜是很名貴而稀少的，而且不容易買得到，可見扎穉實在是用心良苦，十分真摯的。

以後，每隔十天半月，扎穉就會自動來幫我籬草，整理庭園。漸漸的，我們的來往也頻繁起來了。而扎穉總是「禮尚往來」，始終保持着他敦樸的原始天性，令人不得不對他刮目相看。

一個夏秋之交的夜晚，天已經黑了，淅淅冷雨還在下個不停。我裹着被子斜靠在床側看書。孩子已經睡熟了，那個他自然又是雀戰去了，連晚飯也沒有回來吃。

突然間，我們的狗兒炭灰在外面，不住地吠叫起來。我不經意的喝了一聲：「死炭灰，

你又在窮叫什麼嘛？每有一點風吹草動，你就要窮叫一陣，再叫我就要來踢你幾腳。」

炭灰不理我的叱責，仍然表示忠實的在外面一個勁的吠咬着。看樣子準是又有什麼不速之客光臨了。有時是匹夜不歸家的馬，有時是些山林間的小野獸像松鼠之類，有時只是一隻硬甲蟲。

不過，炭灰今晚的叫聲似乎特別興奮而亢揚，這狗竟可恨的變得這麼長氣了。

我不得已的下了床，拿着手電筒往外一射，只見炭灰正對着洗手間狂吠不止。我走出來推開洗手間的門，炭灰立即像箭一樣的衝了進去。隨着一聲驚悸的哭喊刺耳的尖叫了起來。

電筒光亮下，只見一個年約十餘歲的阿卡族小孩，渾身濕淋淋的縮在廁坑旁發抖。

炭灰咆哮着咬住了他的衣服往外拽，那孩子驚恐的顫抖的哭喊着。

「炭灰快鬆口，炭灰你要死了！」我怒叱著，情急的用力踢着它，並用手電筒重重的敲它的頭，炭灰呲着牙齒低吠着，不情願的退到一旁去了。

「啊，你是那家的娃娃，怎麼跑到我們這裏來？狗有沒有把你咬傷了？」我說着蹲下來檢視他的身體。

那孩子恐懼的顫抖着，帶着哭聲低低的說：「沒有，狗沒有咬着我，只是它快把我嚇死了！」

「真的沒咬着那裏嗎？」我鬆了一口氣，不放心的又問，「真的嗎？」

我用手電筒在他身上仔細的照了一遍，只見那孩子又黑又瘦，呈菜色的左邊面頰上，竟有一道長約二寸許的好深的口子，且已經發炎化膿了。「妳這裏怎麼啦？」我驚訝的問。

那孩子舉起手來，膽怯地掩住面孔。我赫然又看見，他的一隻袖子要掉不掉的搭在胳膊下。那裸露的手臂上，也有許多發炎化膿的刀口。不由憐憫的道：「啊！老天，妳是那家買來的阿卡小孩吧！妳是偷跑出來的？是嗎？」

那孩子怯怯的低着頭，不敢作聲。

「喂，妳怎麼不說話呢！」我焦燥的道。「妳好好的告訴我，我不會送妳回主人家去的。」

那孩子沉默了一會，突然擡起頭來，迅速的，求恕的看了我一眼，又瑟縮的低下頭去，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扎梯是我爸爸！」

「啊！妳是扎梯的孩子！」我意想不到的驚呼起來，「妳被賣了，還是在別人家做幫工？」

他抽泣起來，語不成聲的說：「我被賣了！」

我的頭「嗡」的一聲漲大了，不由連聲嚷道：「奇怪奇怪，妳爸又不吹大煙，幹活又那

麼勤快，他爲什麼還要把你賣了？」

那孩子「哇」的一聲哭出聲來。那哭聲是壓抑的，充滿了悲切和哀傷。

「唉！起來吧！我們到堂屋去！」我知道一時也無法說得清，便倏然的嘆了口氣。

那孩子順從的哽咽着站了起來。我把他領進堂屋。沖給他一杯濃濃燙燙的阿華田，又擡出一碟餅乾給他吃。

他低垂着頭遲疑了片刻，才委自應住了咕嚕，似是饑渴已極的吃喝起來。

「妳叫什麼名字？」我問。

「阿卜。」

「阿卜，那麼妳是個女孩啦？」

阿卜點點頭。她的頭髮剪得很短。我不由注意地打量了她一下，才發現她有一雙易於受驚的，但很黑很亮的大眼睛。

見她吃飽喝足了，我拿出消炎藥粉，替她敷在傷口上。我忍不住又問：「阿卜，妳爸爲什麼要賣你？妳被賣在那一家？」

「錢家！」她簡捷的說。

她的談吐漸漸自然起來，我才發現她的漢話講得很流利。

原來，前年青黃不接的時候，錢家放「秋穀」，扎稀萬不得已跟他家借了十桶米。講好的條件是，秋後一桶米得賠還十桶穀子。但次年秋天後，秦北山區田鼠成災，穀子才結穗還在含漿未成熟，就幾乎被不知從那裏來的，成百上千的山鼠吃個精光。阿卜的母親又在那一年雨季得傷寒病死了。就這樣，阿卜便成了錢家一百桶穀子身價抵來的奴隸。

阿卜講完了，却沒有再哭泣，她愁苦而茫然的呆望着桌上的油燈出神。

我憐憫的注視着她，不由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看着她臉上那道傷口，我又問：「他們經常打妳，是嗎？」

阿卡舉眸定定的望着我，她的嘴角抽搐了幾下，眼淚又泉湧般的流滿了腮頰。

「妳臉上那道傷口，是不是他們用刀劃破的？」

阿卜點點頭，低聲的哽塞着說：「是錢家的大兒子，用削鉛筆的新刀劃的！」

我爲之心悸的蹙緊眉頭，那好深好長的一道傷口，而且是在個小女孩的臉上！——好下得手啊！

「錢家的大兒子，是不是叫錢貴金？」我憤憤的問。錢貴金在我教的一個班次讀書，是個出名的頑劣不堪的壞小子。「哼！明天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訓他一下。」

「老師，不要！老師，不要！」阿卜恐懼的連連懇求阻止。

「妳手上那些傷也是他劃的嗎？」

「不是，那是他媽用吹洋煙的杆子戳的。」

真是有其子必有其母，我有什麼好說的。無益的教訓，只會徒勞的爲阿卜惹來一頓更甚的毒打罷了。

沉默了好一會，阿卜突然眼放異彩的說：「老師，我爸說，妳是世界上心最好的人！老師，請妳教教我！我來幫妳做傭人好不好？我會幫妳好好的做事的！」

——這世界上有些人虐待人，並不是因爲被虐待的人有什麼過錯，只是因爲他們看他們不順眼罷了，像狼之看羊一樣。

阿卜，也許我有一顆善良的心，然而，你知道不，我却是一個多麼懦弱而又無能的人啊！

阿卜，我有什麼辦法能救你呢？我，一個漂泊異鄉的流浪人，赤貧而又身輕言微，縱使振臂而呼，也僅止是徒呼嗚呼！

阿卜，我能對她說這些嗎？

我慚然的笑了笑，無奈的迴避着岔開了話題。我把她領進書房，讓她睡在原來是預備留客時用的床上。

阿卜躺在床上，睜着那雙好黑好亮的大眼睛，還在期切的等我回答。

我只好竭力安慰她道：「阿卜，妳好好的睡吧！妳白天不要出去，錢家的人不會知道妳住在這裏，他們也就找不到你了。」

阿卜的大眼睛疑惑的眨了眨，她尚弄不懂我的意思，是在搪塞呢還是在承諾。

她悄悄的注視着我，突然信賴的嫣然一笑。那一笑令我感到好軟弱。我止不住面紅耳燒起來，彷彿自己做了一件欺騙人的劣行。

阿卜却帶着那個充滿了希望的笑容，閉上眼睛安祥的睡了。

她實在太睏了。辛苦勞累了一天，又被鞭子追逐在外，冒着冷雨寒風奔逃到我家。唉！這可憐的不幸的阿卡孩子。

我決定管它三七二十一的，先讓阿卜在這裏住下來。能住幾天算幾天。這辦法雖然消極，然而除此之外，我實在是無良策可行了。

誰知第二天早上我下課回來，阿卜已經被錢家派人來抓回去了。鄰居宋大嫂告訴我，錢家是挨家挨戶的去搜去問的。他們臨走時還說了許多難聽話。他們叫我少管閒事，還說別想窩藏拐騙別人家買來的阿卡兒。自己想找幫佣，何不自己花錢去買一個……

我自是氣得七竅生煙，更爲可憐的阿卜捏了一把汗。

對於蠻橫不講理的人，是無理可講的。除非去徒招其辱。

一個多月後的一天傍晚，扎穉突然悶聲不響的走進院來，意態蕭索的席地坐在臺階上。我走出驟然一見，只見他的兩頰深陷，原來方形的面孔拉得長長的，失神的雙目，顯得更呆滯而遲頓了。他臉上那絲令人看了會忍不住生出些憐憫之意的笑容也不見了。

他看他竟是如斯的蒼老、憔悴和悲傷。

我不禁關切地問：「扎穉，你病了嗎？怎麼一下子變成這樣？」

扎穉黯然的直直的看了我一眼，他那飽經風霜的面部，肌肉痙攣而扭曲的抖動起來。他看起來竟是那樣的淒苦、那樣的哀傷、那樣的悲絕無告。

他的嘴唇顫抖的嚙着，眼淚無言的從他那萎頓的雙目中湧了出來，順着他臉上刀割一般的皺紋、彎彎曲曲的淌到衣襟上，衣襟立即濡濕了一大片。

他那淒楚木訥的苦痛像，就像一副令人爲之鼻酸的木刻像，線條雖然拙樸而粗糙，却格外的動人心魄。

「扎穉！你怎麼啦！」我的心突然收緊了，我想起他被拿去抵債的女兒阿卜，我膽怯的把到口邊的話又強嚥了下去。

這時宋大嫂來了，她告訴我昨天發生的事。——

原來，阿卜因受不了錢家的虐待，又逃跑了出去。她跑到墳地去躲了幾天幾夜，最後還是被錢家找到了。

錢貴金的母親一見阿卜被扭回來，就狠狠的毒打了她一頓，然後着人將她賣到曼谷去了。

扎梯，哦，扎梯，我不知怎樣來安慰他！

扎梯始終一言不發，他只是默默的流着淚。並不時用他那長滿了厚繭的粗厚手掌，遲頓的、機械的、木訥的揩抹着腮上的淚水。

哦！扎梯，我在心上悲切的喊着！但我實在無話可講。我相信一切的話語，於此時都不過是無用而疲軟的廢話。

扎梯默默的流了一會淚，又默默的起身離去了。

我迫出院來，站在竹門邊，看着他那淒苦無助的笨重身影，漸漸的消失在暮色裏。他雖然一句話也沒有對我講，我却已深切地理解，這個原始山地人心靈間，所承受的無限痛苦和辛酸。

哦，可憐的孤獨的扎梯，除了嘆息和對你那種不言而喻的瞭解，我又能爲你做些什麼呢？還有那個對我抱着殷切期望的阿卜，我又能爲你做些什麼呢？

龍鳳呈祥

記得那是我剛來美斯樂的第一年。

一個冬末的上午，美斯樂的陽光格外明朗溫柔。我抱著剛滿周歲的小馨兒，要到存厚兄家去探訪。走在黃灰飛揚的路上，突然從一條幽徑上，急步地竄出個人影來。

揚眉望去，只見那人穿著一身邈邈的軍裝，蓬亂的長髮披肩。黝黑的面上佈滿了紅腫發褐的蠶豆大小般的疙瘩。一雙多白、眼皮血紅外翻的眼睛、獅子鼻、大嘴巴！一眼看去，這人的面目實在令人恐怖。但他的眉梢眼角，却堆滿了坦誠友善的笑意。

看見我，他立即像老朋友般熱絡的呼喝道：「嗨，老師，去那裏逛呀！」

他的那副尊容，尚使我驚魂未定，這一聲呼喝，簡直又嚇了我一跳。況且那時，我還沒在萊美斯樂任教。不過在緬甸倒是真的當了一年的教書匠了。初來乍到，這裏於我來說，還陌生得很。（楊林是在半年前獨自先到此地的）

由於剛從緬甸下來，我還穿著擺夷人的衣服、繫著沙籠、梳著高髻。且又風塵僕僕、寒酸酸、土裏土氣。再加上跛子的老婆相當受人注目。懷著那股總也揮不去的落魄蒼涼，我在那些輕蔑疑惑的品頭論足的泣盼下，更是不勝的畏怯瑟縮。

此人如此心無城府的熱情呼喝，實在令我詫異之餘，更覺受寵若驚。我慌忙報以感激的一笑，說：「去李老師家玩！」

這位大兵哥出奇的豪爽，他自我介紹著說：「老師，我叫孔三元，孔老夫子的孔！嘻嘻，我雖然是孔老夫子的子孫後代，却大字不識一個！」

我不知怎麼回答，只好又笑了笑。

孔三元大概覺得我還溫和，於是便和我一路並肩往前走。他無話找話說的道：「老師，如果人家不告訴我，妳就是楊老師的太太，我還以為這個小娃娃，是妳的小妹妹呢！」

我好赧然，羞澀的笑了笑。真的！慚愧得很，二十三歲的小母親，抱著一個已經周歲的小娃娃，的確是太年青了。

孔三元見我不語，又說：「老師，妳好年輕的！怎麼不把頭髮放下來，把頭髮放下來妳就會顯得更年輕了！」

真會恭維人！滿有趣的！我又笑了笑。不過，他的刻意恭維並沒有滿足我的虛榮心。反倒令我不由嘆息起來，我慨然地說：「年輕！人家都說，看起來我都三十多四十歲了！」——可不是嗎？由於漂泊流離的艱苦生涯，風霜的痕迹已過早地染上了我的面龐。加上內心的茫然和苦悶，心境更是蒼老得如同已年屆花甲。令我總有一種青春早逝的悲涼。年輕，真是久違了！」

「瞎講亂說！」孔三元忿忿不平的道：「我，看就知道，妳是那種體面人家的好女孩。突然遭受磨難後，有些走了樣。唉，老師，我是大老粗，形容不出來。說簡單點，妳就像一朵被霜打過的花！」

被霜打過的花！說得好！花被霜打，不是已經殘了嗎？不知怎的，我的鼻子酸酸的，有些想哭。好久沒有人關懷過我的境況了。只有在這個奇醜無比的孔三元眼中，我這個跛子的老婆，才不是個受人非議的、被扭曲變了形的怪物。我好感激，因感激想哭。

孔三元相當善解人意。他見我有些神色黯然，連忙說：「楊老師真有福氣，不過，也太難爲妳了！」

這句話充滿了由衷的關懷，我喉嚨緊緊地，又對他報以感激的一笑。

沈默地走了一程，孔三元是耐不住寂寞的。他又說：「老師，真的，妳怎麼要梳這種老太婆的髻子，放下來，把頭髮放下來，我敢說，妳就是美斯樂最漂亮的太太了！」

孔三元從頭到腳的打量著我，使我真不自在。他指著我高聳在頭頂髮髻，連連直嚷：「難看死了，那是七老八十的老太婆才梳的。真的嘛，女孩子要披著長髮才美麗。妳看我，我長得這麼醜，又是個大男人，我還披著頭髮呢！」他故意甩甩他那亂髮蓬飛的頭，作了幾個滑稽逗人的動作。

我是不大習慣被人當面讚美的，連暗示誇張也不行。我覺得好難堪，只好又怯生的笑了笑。

孔三元見我這麼拘謹，不平的又說：「老師，妳好像有些畏縮的，妳怕什麼？人要瀟灑灑灑的，才能四海為家。況且，妳並不比任何人差！」

我知道他的意思。他的言下之意是，我不必如此這般地自覺卑微。是的，我的確太白覺卑微了。是環境逼迫的。這裏的思想狀況還停留在十九世紀，對於一個跛子的妻子能如此年輕端正，在他們來說一點也不覺得羅曼蒂克，只覺得不可思議。他們也無法從善意的方面來揣測。他們按照自己的意願，早已把我品評得低三下四，無一善處了。用他們的話來說：

「要不然，一個好好的大姑娘，爲什麼要嫁給一個患小兒麻痺的跛腳？」

我是相當敏感的。所以，我心中有數的站在鴻溝這邊。爲了少惹事非，保護自己，我不想也不屑跨越這條鴻溝。我也懂得對於那些三姑六婆，離得越遠越好。所以，我不僅「卑微」，而且還自我孤立，當然也孤立得心甘情願。

而這個孔三元，自稱「大字不識一個」的大兵哥，竟是如此的寬厚友善。他刻意而又帶著痕迹的同情安慰，令我竟有些感激零涕起來。是的，我的內心太枯寂了，沒有人瞭解我。對於一個不幸漂泊異國的小女子，善意的關懷太難能可貴了。

快要到存厚兄家了，我禮貌而客套地對孔三元說：「你慢走，有空請到我們家玩！」

「不敢不敢！等下楊老師誤會了，吃起醋來，用大棒棒把我趕出來，那才不合算！」孔三元連連搖手，笑著走了。走了一程，又回過頭來拋下一句話：「老師，不要怕人家講閒話。我這個名副其實的蠶蛤蟆，不敢也不想吃天鵝肉！拜拜！」

我抱著小馨兒站在斜坡上，望著他漸漸遠去的背影，心中竟有一種說不出的知遇感。大概人都是喜歡別人稱讚自己的。孔三元剛才不是老說我「年輕」嗎？我竟真的覺得自己「年輕」起來了。

哦，我老了嗎？才二十三歲？我竟不敢相信自己還年輕！太可怕了！也太令人悲哀了！

我不由又幽怨地嘆息起來，心裏一沈重，眉結又自然地打起來！我覺得自己又「老」了。

到了存厚兄家，我忍不住提起這個孔三元來。

存厚兄笑不可抑的說：「小曾，這個孔三元的笑料多多。你可別小看了他！他這個人天塌下來也不在乎的。再苦再慘的情況下，他都有本事製造出笑聲來，這種本事實是在是不簡單的。譬如他父親死的時候，他母親哀哀悲傷地哭個不停。你猜，孔三元怎麼對他母親說？」我猜不出來，因為在喪父的慘況下，還能自造笑料，凡人是沒有這種本事的。

存厚兄笑道：「這位孔老兄，他對他母親說：『媽，別哭了別哭了，想要男人就重新再去嫁一個好了！』」

老天爺天下竟有這樣怪誕的寶貝兒子！

其實，人要活下去，要再尋幸福，本是無可厚非的。孔三元能在如此原始落後，尙未開化的閉塞地方，講出這句不同凡響的話來，實在是一種思想的突破和飛躍。

當然，孔三元的母親是仍然生活在十九世紀的人，孔三元的這種二十世紀幽默，只好被他母親始而啼笑皆非，繼後怒火中燒的用掃帚把他打將出去了。

提起孔三元面上那些紅褐色的腫瘤，我以爲是生瘡起癩什麼的。存厚兄正容的搖搖頭，說：「不，那是痲瘋！孔三元是個痲瘋病人！」

我一聽嚇得毛骨悚然，原形畢露地「現實」起來。連忙焦慮地道：「什麼？孔三元痲瘋病？唉呀！剛才他和我走得這麼近，會不會被傳染？」

人真會明哲保身，剛才我對孔三元還有知遇感呢！唉，人真是最勢利而現實的動物！我也如此，真臉紅！

見我臉都嚇白了，存厚兄很有把握的寬慰我道：「不會不會！痲瘋病通常是要直接接觸才會傳染的。妳放心吧！」

人都是自私的，發覺心之險，才又為孔三元的罹致怪病，而深覺憐憫起來。

回到家裏，小馨完差著了，我連忙家空洗了個澡。

陽光下，我一手拿著片檢來的破鏡子，一手梳理著剛洗過的長髮。

從來沒有披過長髮，我下意識地凝視著破鏡中，長髮紛披的我究竟是副什麼模樣。不知是虛榮心作祟，還是孔三元的話在我心裏起了作用。的確，我驚喜的發現，紛披著長髮，真的使人很「年輕」。還特別有一種嬌嬌柔柔的韻味。我很欣賞我這個飽經憂患的小女人，也有這種可人的韻味。

爲什麼不試一試呢？像孔三元說的：「把頭髮放下來，妳就會顯得年輕了。」爲什麼一定要梳這種老氣的髻子呢？

我正在躊躇，小馨兒醒了。我放下破鏡和梳子。狠狠心，丟掉手上準備用來綁頭髮的橡皮圈，紛披著長髮就去抱孩子。

這時，楊林回來了。

我還沒有回過頭來，就聽到他說：「老叔叔的，披著頭髮幹什麼！別騷裏騷氣的了！」一句話說得我既羞愧又赧然。我連忙把抱起的馨兒又放回床上，連忙用橡皮圈把頭髮依舊綁起來。那個使我顯得老氣的髻子，又不大情願地堆在頭頂上了。我倒不是怎麼害怕楊林，只是披著長髮要使我受非議，會令我不自在。

我不服氣地說：「你不要老說我老叔叔的，我有多老？二十三歲的人有多老？」

「結過婚的女人就是老，老婆娘不興披頭散髮的！」楊林占足了理由的說。

這句話實在太令人反感了。也挑起了我內心一直潛在的不甘和平。

我一時氣上心頭，不由冷笑道：「哼，你知不知道，美斯樂有位大名鼎鼎的幽默大師，他名叫孔三元！」

楊林斜斜地望了我一眼。我故意眉飛色舞，誇大其辭的說：「那個孔三元啊，他老稱讚我年輕、漂亮，像朵花……」

楊林起先並不怎麼在意，聽到這幾句話，便緊張起來，喂到嘴邊的煙卷也放了下來。他

陰陰怪怪的說：「嘿，馬屁拍進妳心窩裏去了，怪不得陶醉成這個樣子！」

楊林，你怎麼這麼吝嗇你的溫情呢！

我心上喊著，嘴上却說：「當然陶醉呢！他還說，叫我把頭髮放下來，才年輕美麗！」

——他在外面，是很會對別的女人甜言蜜語的。唯獨我例外！

「還有呢？」楊林僵硬而冰冷的聲音。他眉頭緊蹙，唇旁的兩道弧紋，敏感而習慣地倒掛下來了。

「還有嘛，就是，就是他這話，還說你真是好福氣！」

「放他媽的屁！」楊林的臉一垮，打人的架勢已經擺出來了。他切齒地瞪著我，令我不自禁地一陣瑟慄。

我不明白這句本來是恭維的話，怎麼竟會得罪了他。我一時有些傻了眼，木楞楞的望著他。嘴上還在傻呼呼的說：「你有我這樣的太太，不是好福氣嗎！」——孔三元的意思就是如此！

「噃」，竹筴做的小桌被重重的擊了一拳，險些快要散開來了。楊林面孔鐵青，青筋暴漲。他切齒道：「是呀！我真是胡天胡地呢！哼哼！什麼孔三元，這個狗娘養的，未免欺人過甚！他媽的，男子漢大丈夫何患無妻！」

原來，楊林竟是這麼不稀罕我！他的話使我驚駭，也如夢方醒。他使我覺得自己委身於他，不僅僅是錯誤，而是太低賤了。

我呆住了，一句話也講不出來。淚光模糊中，只見楊林一步一步地逼了過來，他用手指點著我，切齒地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我警告你！老子好歹是個男子漢！你少和那些老兵勾勾搭搭，在這裏女人是要守規矩的。前不久有一個有夫之婦和一個士兵通姦，被他丈夫抓去吊死在小街子坡下面的那棵大樹上……」

孔三元，那個其醜無比的癩癩病人，勾勾搭搭，真是太幽默了，我忍不住想放聲狂笑，笑出內心深處的血來。

楊林見我沈默不語，以為我被鎮住了，猶在餘忿未了的說：「我說今天怎麼如此這般地收拾打扮起來，原來還有這種名堂呢！哼哼！別人才隨便捧妳兩句，妳就沾不得熱氣地心花怒放起來，不老不少的，還是披頭散髮，想裝少女呢！」

是可忍，孰可忍？

我緊咬著嘴唇，抓起一把鈍剪子，狠命的把頭髮三下五去二的剪了。

以後，我幾乎沒有再見過孔三元，據說，他到前方去了。

接著，美斯樂的中文學校聘請了我。許多人驚訝地說：「那個跛子的老婆也會教書嗎？」

大概連幼稚班也教不下來吧！」

自從非法入境來到緬甸，三年多坐牢，墾荒種鴉片，躲避移民局的動亂生活，總算暫告一個段落了。

在泰國的難民村當一名中文教員，薪金雖然微薄，生活雖然清苦，但好歹總算安定下來了。工餘閒暇，我總是以看書寫字做消遣。且因生性拘謹，又不愛串門子，更鮮少接觸異性。所以，我才沒有給人「吊死在大樹上」。

但是，這個孔三元的故事還沒有完。

一天下午，我正在廚房做飯，孔三元突然像陣風，大呼小叫的衝了進來。「老師，曾老師，曾老師在家嗎？」

楊林先前一秒鐘還在床上，抽風箱一樣的打著酣。聽見「男人」的呼叫，立即條件反射般箭一樣射出來。

他充滿了敵意的瞪著孔三元，冷冰冰硬梆梆的說：「你有什麼事？」

「我來找曾老師！」孔三元不請自進，在堂屋中大刺刺地坐下來。

楊林皺著眉頭，聲音更冷而不耐了。他冒火地說：「你找她有什麼事？」

我怕楊林把孔三元趕出去（他做得出來的），連忙走了出來。孔三元一見我，就性急如

火地大聲嚷道：「老師老師，今天才知道，你爸爸在國內是個有名的大中醫。我想來問問你，我這個痲瘋病，可有辦法醫一醫？」

——原來是個痲瘋病，且又長得這麼醜！楊林不由暗中鬆了一口氣。先前的緊急備戰，也悄悄地撤了防。

雖然他還是不大樂意，面上的肌肉却沒有先前僵硬了。他不悅的冷冷道：「她懂什麼狗屁！你別白費精神了。」

孔三元連看也不看他一眼，依然充滿了希望，幾近崇拜地求助地望著我。他自信地說：「大醫生的女兒呢，怎麼會不懂！老師，隨便你說個什麼辦法，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實在對不起，真的！我真的不懂！」我由衷地感到歉然。早知今日有此一遭，當初在父母身旁，真該學他幾招岐黃之術。

「老師，別見死不救嘛！你看——」孔三元說著，舉起十指殘缺不全的雙手，用左手將右掌上的食指，硬生生活靈靈地一折，一節指節就像枯枝般被折斷了。

指節斷處，只見白色的骨節面上，有些粉紅色細小的空洞。

「哎呀！你做什麼？」——真是慘不忍睹。我失聲大叫，像隻無頭蒼蠅，在堂屋中轉了幾個圈，不知要逃到那裏去。

楊林也嚇呆了，楞楞地說不出話來。

孔三元大無畏地說：「老師，人人都會死的。妳也不必可憐我。當然，生命是寶貴的。我三十還不到呢！自然還不想死！所以，只要能活，我就設法活下去。不管妳說個什麼辦法，我都去試試！反正，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呵！孔三元！不幸的孔三元！

然而，他的心地這麼善良，我不願意他死！我有什麼辦法讓他活下去呢？

我惘然地望著他，竭力地思索著、思索著——哦，有了，記得有一次，我聽見我爸爸和幾個同僚（都是中醫）閒談，講到痲瘋病可用毒蛇來醫治。其中最有名氣的吳伯伯說，用一種毒蛇燉雞，吃了也可以醫痲瘋病——可惜，位在泰國的深山老林裏，連可查的書籍資料也沒有。管他，權且試試好了。

於是，我把這個法子講了出來。

楊林毫無表情地漠然制止道：「妳少亂給別人出餿主意！孔三元，妳別聽她亂吹死牛了。毒蛇醫痲瘋病，哼哼！搞出痲煩來，她負得了責嗎？沒有人擔保你的呢！」

「不要曾老師負責！不要！我自己負責一切後果！我自己擔保自己！好了，拜拜，曾老師，多謝多謝！一孔三元歡天喜地，像真的找到了活命的泉水，快快活活的走了。」

孔三元的苦難，現在又變成了我的負擔。（我自願分擔的），我愁眉苦臉地走進廚房，心不在焉地切著菜。老在回想著剛才，孔三元活生生折斷手指的那一幕。

楊林面色難看地追了進來，鐵青著少肉的臉孔，惱恨的道：「什麼事妳都要充行充狠、連賣狗皮膏藥妳也要插一角，妳少給我找點麻煩好不好！弄出人命來，會叫妳吃不了兜著走的！」

我不作聲，也懶得回答！因為我捫心自問，從來沒有給他找過什麼麻煩。

不過，我確實有些後悔，剛才不該信口開河。我也心虛得很，我何嘗不擔心萬一弄出什麼亂子來呢？我實在無話可說！人命關天，是開不得玩笑的！

不過，我是同意孔三元「死馬當活馬醫」的。

「妳這個殘忍的女人！你真冷酷——」楊林喋喋不休的搜索著最惡毒的字眼，想把我形容得一無是處。

其實，他的心也沒有多善良！他只是不高興我和異性接觸——連孔三元這樣的都不行！如此而已！

楊林在小桌前跳來跳去，他面上的眼鏡在我跟前幌來幌去。——「眼鏡蛇！眼鏡蛇！」我兩眼放光的叫起來。

「什麼！妳罵我眼鏡蛇？妳才是一條青竹蛇！」楊林氣結地扶扶鼻梁上的眼鏡，頓足罵了起來。

我定定地看了他好一會，才領悟到他誤會了我的意思，我興奮地道：「不是不是，我沒有罵你。我想起來了，那個吳伯伯說，用眼鏡蛇燉雞吃，可以治痲瘋。哈！眼鏡蛇！」我大叫着，丟下菜刀，拔足往外飛奔。

「妳又要去扯什麼羊耳癩！飯要糊了！」楊林怒不可遏地咆哮起來。

「我要去告訴孔三元，用眼鏡蛇——」

我一口氣跑到足球場，連問了幾個人，都說沒有看見孔三元。只得氣喘喘地回來了。

楊林正在擡下燒焦的飯，看見我，他恨恨的道：「他媽的！真是瘋婆娘遇到大痲瘋，瘋做一堆了。」

瘋嗎？不瘋！

我把初中一的健康教育翻了出來，其中有一節搶救毒蛇咬傷的方法，是用口吮吸毒液。還有一本破舊的線裝書上說，毒蛇的肉是甘甜滋補的。況且毒液只怕進入人體的血脈。

進入食道是沒有妨礙的。

且再翻翻我最寶貴、唯一冠冕堂皇的好書「古文觀止」，柳宗元老先生有一篇「捕蛇者

說」，起始第一句話說道：「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獵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擊腕、癩、癘、去死肌、殺三蟲！」

其中的大風卽大癩瘋！

可見毒蛇醫癩瘋，確實是有此一說的。

找到了證據，我連忙興致勃勃地，把書擡去給楊林看。

楊林正所謂廁坑的鴉屎石，又臭又硬。他絲毫不以爲然地一口咬定：「妳看見了嗎？毒蛇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萬一孔三元給毒蛇咬死了怎麼辦？」

「他總會小心在意的！」我自信的說。一個絕處求生的人，斷不會再如此疏忽的！

「哼哼！他害癩瘋死了是他的事，關妳什麼屁相干，給毒蛇咬死就是妳的罪了！」

「你少咒人家！真是居心不良！」

我也氣起來，話不投機半句多，再爭也是自討沒趣！走著瞧好了。

後來才知道，孔三元原來想縱火自焚，了却殘生。他已經把煤油澆在身上了，正要點火時，被一些好心的人說好說歹的勸住了。也不知是誰告訴他，我的老爸爸是名重一方的中醫，哥哥也是碩士級的西醫，就這樣，他從前方趕了回來，尋求活命的生機。

那一整夜我都沒有睡好。我真擔心孔三元被毒蛇咬到怎麼辦？甚至後悔不該如此膽大妄

爲地瞎出餽主意。

講出去的話，如潑出去的水！那個孔三元又這麼死心塌地的相信了。想收回來不僅不能，我也不忍心再潑他的涼水。

沒法子，睡不著，我只得把僅有的幾本古今中文的各類書籍，翻了個通宵。終算，我有法子應付了。

第二天，下午放學後，我回來才用鑰匙打開門，身後就傳來孔三元愉快的呼叫。

「老師，皇天不負苦心人！今天的收穫真不少。妳看，我捉到九條活命的寶貝！乖乖，九條呢！」孔三元說著大步地走上臺階，把斜搭在肩上的一隻封閉的竹篾放了下來。

我喜極地回過頭來，只見孔三元穿著長統軍靴，褲腳綁得緊緊的塞在靴統裏。他手上帶著一副黑橡皮手套，拿著一把尺多長的鐵夾子。真是「全副武裝」，防衛得好周密。

我寬心地笑起來，道：「唉呀！害我擔心了一天，真怕你被蛇咬呢！」

「蛇怎麼敢咬我！只怕我身上的毒比蛇身上的毒，還要更厲害呢！不論什麼毒蛇咬了我，先被毒死的是牠吧！」孔三元爽朗的笑著，他竟是如此的達觀。

他在屋檐下拖過一隻高及齊膝的塑膠桶，打開竹篾，把他的獵物悉數倒了出來。

「老師，妳來看！」孔三元信賴的說。

「有黑底白花的嗎？黑底白花的最好！」我嚷著性急地湊了過去。

哇！桶中八九條斑斕雜蛇。有細若筷子的。有粗若姆指的，長短不一，全部頭呈三角形，是貨真價實毒到家的毒蛇了。有幾條被打死了，翻著肚皮丟在桶底，活著的都口吐紫信，沿著桶壁往上游竄。孔三元用鐵夾子封索著桶面，凡有不守規矩竄上來的，會被他眼明手快的打了下去。

奇怪，這些平時邪惡恐怖的最毒，此時，在我心目中，竟是如此的令我感動。我一點也不覺得害怕，因為牠們給孔三元帶來了生存的希望和勇氣。——最起碼是精神意識上的生機。

「老師，妳說怎麼用？」孔三元拽過一塊木板，隨手蓋住了桶面。

「這裏面沒有眼鏡蛇！慢慢再找吧！我看見有兩條黑底白花的。你先把它們用開水燙死，再用片土瓦放在小火上慢慢地焙乾，舂成細粉用酒調來外敷內服。天晴的話，用太陽曝曬也可以！」

「還有呢？」

「活的全拿來泡酒，此酒外用內服都可以。死的就洗剖乾淨燉雞吃吧！」

「泡酒的，要先弄死嗎？」

「不要，你先把活蛇塞進瓶裏，再把酒灌進去。活蛇被酒一鬧，就會把毒液噙出來了。泡上十天半月後，你就每天用酒來擦身體患處。早午晚各飲小半盅！」

「好好！真好！」孔三元迭聲應著，又把他的那些寶貝，用鐵夾一條條地塞進竹篾中去了。「老師，你果然在行！」

從小耳濡目染，多少總會一些。況且，那些製蛇藥的方法，原是用來治風溼的。在家時節已經看多了。

「喂，孔三元，冬天快到了。冬天蛇是會多眠的。要是你覺得這個辦法奏效，就要趁現在多準備些！」

「這個我懂，冬天更好捉，我找得到蛇穴的！」孔三元輕鬆快意地揩起了他的竹篾。

「但是，你千萬要小心，不要讓蛇咬到你！你可別讓我良心上背罪是小事，最主要你必須安全第一！」

「一定一定！」

「還有，蛇肉是一種最滋補營養的東西，吃了只會多多益善。你不要擔心，這個我敢打包票的。」

「沒錯沒錯！」孔三元像一隻氣球，被我的秘方漲得鼓鼓的飄了起來。他興高采烈地告

辭了。

這時楊林回來了，差點和手舞足蹈的孔三元撞個滿懷。

孔三元快樂地，指指他斜掛在肩上的竹篾，笑嘻嘻地對楊林說：「嗨，楊老師，救命的毒蛇，有八、九、十來條呢！」

楊林冷漠地蹙眉不語，和他擦肩而過。他走進院來，揚首看著我陰陰的說：「哼哼，說得好，救命的毒蛇，真是一條毒蛇！」

我正感染了孔三元的快活，一點也想不起來生氣。笑道：「當然嘍，以毒攻毒，這是科學根據的。」

其實，我的內心一點也不樂觀。我時而擔心，時而懺悔，時而禱告。凡可佐證的找得到的書，我都找來翻遍了。我時而信心百倍，又時而憂心如焚。

我也常常打聽著孔三元的情況，唯恐我的秘方會惹出亂子來，救人不著反害了人才糟！毒蛇治痲瘋，的確太危險了！

天曉得，我多麼巴不得出現奇蹟，那就是孔三元的造化了。最起碼，我希望這個緩兵之計，或多或少能起到一點「安恐劑」的作用。

就這樣我惶惶不能終日的過著日子。用楊林的話來說真是有些自尋煩惱，只要真能給孔

三元帶來益處，煩惱就煩惱！

楊林早就把這件事忘了。他的生活是豐富多采的，他也沒有閒心來管孔三元的死活！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的過去了。

次年雨季，因為我們的第二個孩子早夭後，楊林仍是依然故我的放縱著自己。我和我的冷戰又處在白熱化階段了。

那一陣，他更是通常澈夜不歸了。

一個冷雨浙浙的夜晚，寒風陣陣。我心緒低落、不勝孤寂地擁被坐在床上。小馨兒已經睡熟了。茅屋內一片淒清，我感到不勝淒涼。思前想後，正是幽怨在心頭，令人不出一陣悲從中來，我忍不住低泣起來。

正在悲傷難抑的時候，我聽到竹笆牆外，陡然地傳來一陣低沈粗重的嘆息。

靜寂中，這聲嘆息令我嚇得毛骨悚然，我立即本能地止住了悲啼。凝息屏氣的傾聽了一會，外面又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大概是風聲吹過，我聽得不真切，誤以為是人在嘆息吧！我又把悲哀連綴起來，繼續自怨自憐的哭下去。

也不知哭了多久，我又聽見外面有人在沈重的嘆息。由於積壓在心中的諸多哀怨，已經

在痛哭流涕中宣洩了不少。我哭累了，便逐漸的平歇下來了。

我揚聲發問：「是那一個在外面！」

沒有人回應，只有一聲蒼涼的嘆息。

「你到底是誰？怎麼鬼頭鬼腦的縮在外面！」我大聲叫著，爲自己壯膽。

終於，有人乾咳了咳，「老師，我是孔三元！」——說話的聲音瘖瘖，鼻子塞塞的，不像傷風，彷彿剛剛哭過。

「啊，是你嗎？孔三元，你怎麼不叫我！」我忘記自己的痛苦了。慌忙胡亂的揩揩眼淚，跳下床來，欲去開門。

孔三元在外面擤著鼻涕，一面揚聲制止著：「老師，妳千萬別出來，我明天再來好了。太晚了，楊老師不在，怕人家說閒話！」

「怕什麼！連你的閒話也有人說，就由他罷好了！」我已經擡著油燈走出來，把堂屋門打開了。

夜色朦朧中，只見孔三元沿著竹籬走到院門旁。他披著一塊雨水淋漓的塑膠布。其實，他一直是站在我們屋子外面的竹籬下的，他根本沒有走進院中來。

「孔三元，你快進來！外面的雨好大！」我叫著他：「況且，還早呢，才八點！」

「不不，老師，我明天再來吧！」孔三元拔足就走。

「你的病好些了沒有！」我急忙問。

「好多，好多了！勞妳惦念！老師，妳也不要再哭了。凡事想開些，改天我再來吧！」孔三元說著，就頭也不回的走了。

他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看到他濺著泥漿的脚步聲聽不到了，我才關上了門。天灰灰發亮的時候，楊林還沒有回來。我照例起來上街去買菜。才走出院門，就赫然看見有個人，縮成一團的蹲在門柱邊打盹。

注目一看，我失聲叫了起來，「孔三元，你怎麼——」我的聲音哽住了。

孔三元睡眼朦朧地揚起頭來，面露倦意。他咧唇笑道：「老師，我知道妳膽子小，大家都說妳最怕鬼。嘻嘻，我在這裏做妳的守門神，什麼鬼都不敢進來的！」

院門邊的泥地上汪著一大灘水。地上溼氣沁人，一夜寒風冷雨。孔三元只穿著一套單薄的軍裝，披著一塊塑膠布，就這樣蹲在這裏一夜到天明。

好！守門神！孔三元，何必這麼折我的壽！我又想哭了。

望著他，我囁嚅著講不出話來。

「嘻嘻，老師，妳不必在意，我們當兵的站崗守夜習慣了。」孔三元依然笑著，坦純得

像個孩子。

也許他以爲守候一會兒，楊林就會回來了。誰知曉——

我總要習慣的！但是我好感激！

我嘆了一口氣，竭力地忍了好一會，才把淚意的強壓了下去。我哽塞地問：「孔三元，你的病怎麼樣了？」

孔三元伸出手來，摸摸他光滑得多，疙瘩也消失了不少的面孔，說：「老師，妳看見了，好多了，是不是？人家都說我長胖了！」

孔三元的確比以前胖了些。

我喘氣，說：「我一直好擔心，太給你冒險了！」

「何必擔心！老師，龍鳳呈祥！」孔三元很得意，又重複了一遍他的斯文造句，「龍鳳呈祥，是嗎？老師！」

我笑了！含著滿眶的淚。是的，但願龍鳳呈祥！但願！

風猴乾

祥林兄的咖啡店門口，圍了一羣人。四歲的小馨兒見我從學校回來，連呼帶叫的飛跑上來說：「媽，阿卡拿猴子來賣，有兩隻呢！一隻大的，抱著一隻小的。好可憐呢！那隻大的，人家說是小猴子的媽媽呢！」

小馨兒興奮地拖着我，要去看阿卡賣猴子。我牽着她的小手，走上祥林兄家的臺階，果然看見一個三十多歲的阿卡族漢子，肩上扛了一大截連枝帶葉的樹枝，樹枝上拴着一隻比貓稍大的母猴。母猴的脖子被一根繩子套着拴在樹枝上。牠的雙足勾住一根橫枝，右臂攀住樹幹，保持着身體的平衡。左臂上却緊緊的抱着一隻比貓崽大一點的小猴子。這副母子相依相

擁的落難圖，令人觸目就有一種強烈的震撼。

我的心不由的抽緊了，眉頭也蹙了起來。平時我是很同情窮苦的阿卡人的，此時却對這賣猴子的阿卡漢子，生出一種說不出的厭憎和反感。

那阿卡漢子見圍觀的人多起來，竟有幾分得意的說，原來這隻母猴已經逃脫的。但小猴子因恐懼過度，不慎從樹枝上跌下來，被他捉到了，母猴無奈的只好跟了來。這樣，這母子二猴，便成了這阿卡漢子的斬獲物了。

那母猴驚恐交加的圓睜着一雙充滿了恐懼的黑眼睛，戒備的掃視着人羣，懷中緊緊的，不勝憐惜的抱着那隻猶在索索發抖的小猴子。

一個看熱鬧的小孩，頑劣地伸出一根樹枝，近乎殘忍地去戳弄那小猴子。母猴立即呲牙咧嘴的咆哮起來，眼中的驚恐被凌厲兇惡淹沒了。牠身上的棕黃色的毛也倒豎了起來，露出副隨時準備豁出自己生命，來保護弱子的英勇神態。

人羣中發出了不約而同的叱責，那小孩連忙把棍子丟掉了。

另一個孩子丟給猴子一根香蕉。母猴準確的一把握了，剝了皮遞給小猴子。小猴似是餓極，只三兩口就把那香蕉吞了，它的下巴兩側的腮幫鼓了起來，小猴子怯怯的偎在母猴懷裏，把腮幫內貯藏的香蕉，又一點一點的按回口中，慢慢吃起來。

「唉，像人一樣呢！老的總是先顧着小的。」有人嘆喟的說。

「是呢，你看牠自己捨不得吃，要先餵牠的兒！」

可不是麼，明明知道落在異類手中是可怕的。但爲了牠的稚兒，這母猴不顧自身的危險，才自甘落網的，這種爲了下一代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母愛天性，實在是太令人感動了。

小猴子突然伸出手臂在背上搔抓了一下，母猴立即體貼的把牠平放在膝上，充滿了柔情的替牠翻毛捉虱子。這個處變不驚的動作，彷彿在撫慰牠的孩兒，增加牠的安全感。

稍一有驚動，那母猴又連忙將小猴擁在懷裏。牠的每一個動作彷彿都在告訴那小猴，——別怕，天塌下來還有媽媽撐着呢！

我爲之動容地注視着，突然看見母猴在回眸顧盼間，流露出一種難以形容的、類似人類的悲傷和愁苦。那種淒惶無助的苦痛狀，令人立即聯想到人本身的遭遇——狼煙四起的荒野，一片燃燒着餘燼的殘垣斷壁間，一個淒惶無助的母親，抱着啼痕猶存的幼兒，在侵略者鐵蹄的恣意撥弄下，膽肝俱碎的怯怯顫抖着。無言的哀愁猶在默然的悲呼：天啊！救救我的孩子！

血濃於水的母愛天性，是任何動物至情至性的本能流露，所以這待價而沽的母子二猴，才這麼令人同情，更爲牠們的命運擔上了心。

我正在惻隱的出神發呆，只聽見祥林兄操着他的湖南口音，高門大嗓的道：「阿卡，這兩隻猴子你要賣多少錢？」

不等阿卡漢子回答，站在一旁的鄒冲，陰陽怪氣的說：「不消問了，我已經跟他買斷了。」——好一副大局已定，沒有絲毫商量餘地的口氣！

「你買了！」祥林兄頗覺意外，「你什麼時候跟他買的？」說實在的，周圍的人都沒有看見鄒冲和那阿卡人交易。

鄒冲神氣的朝那阿卡人撇撇嘴，慢條斯理的說：「他才從那邊走過來，我獨自先看見了，就過去和他講妥了，大小兩隻一共三十銖錢，錢我都給了！」

「三十銖？買兩條命？還是母子二個！太便宜了！阿卡！我出你六十銖，賣給我吧！我要買了放生！」祥林兄當下十分慷慨的說。

放生！真是個絕妙的好主意，我爲祥林兄的善舉大加贊同。

「對，放生放生！」人羣附合的喝起采來，可見大家的心是一致的。這也是中國人對任何動物的道德傳統觀念。凡是哺育幼兒的、或是懷有身孕的動物，人們大都不忍加害的！

聽見有人加價，那阿卡漢子動心的猶豫起來。

鄒冲不防半路殺出了個程咬金，他惱怒地斜瞪了祥林兄一眼。他是不敢正面和年輕力強

的祥林兄發生衝突的，便將目標轉移到那阿卡人身上。他指着那阿卡人露骨的威脅道：「祖公將才已經和你講好了的，你可不許隨便改變主意噢！」

祥林兄典型的「湖南驃子」脾氣被惹發了。他一經認定了要做的專，是決不肯輕易改變初衷的。他當下漲紅了臉，粗着脖子扔出一張百元大鈔，道：「拿去！阿卡！給你一百銖，今天這兩隻猴子我買定了！」

那阿卡人和漢人廝混久了，知道兩方面都不能得罪，唯有左右為難的僵笑着，不知如何是好的手足無措起來。

「賣給祥林兄！」

「賣給李叔叔！」

圍觀的大人孩子一致的呼叫着。

鄭冲見自己落了單，惱羞成怒的把那冷削的面孔，拉得長長的。他出其不意的擡起那根樹枝，往外就走。樹枝上的子母二猴受了驚動，發出一陣驚恐的哀鳴，彷彿在向人們告援求救。

祥林兄一陣怒火攻心。撈撈袖子跟縱上來，擺開架式道：「別忙這猴子不是不許你買。不過，必須說出來，你要買了去做什麼？」

鄒冲鐵青着面孔，將手中的樹枝往前一操，揮開攔在前面的幾個小孩，撒潑的說：「啊呀呀，你擺什麼闊？君子不奪人之所好！你管我買來做什麼？」

祥林兄見他出言不遜，也撕破了面皮說：「話擺明說！今天這兩隻猴子除非買了放生，否則，任何人也不可以買！」

「哎喲喲，買的人也得，賣的人也得，唯有你這個看把戲的不得！美斯樂的王法又不是你李祥林定下的！別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了！」鄒冲果然是個不好惹的貨色，他掀牙露齒的反唇相譏道。

「這閒事我是管定了！」祥林兄一反常態，十分強硬的說。

人羣起哄起來，大家都在爲祥林兄助威。

鄒冲老奸巨猾，知道衆怒難犯。而且，如果真的動起手來，他根本不是祥林兄的對手。

「好漢」不吃眼前虧。鄒冲摸摸肚皮，強自忍了一肚子氣，爲了掩飾他的心虛，他做出副不屑於辯的神態，佔足了理由的數落起來：「單你李祥林有好生之德嗎？陰功陰德不是做給人看的！祖公今天還不是省他三天的小菜錢，買這兩隻猴子去放生！」

祥林兄是個見好就收的爽快人，聽鄒冲如此一說，當下反而充滿了歉意，訕訕的說：「既然如此，那個買也是一樣的。我只是要放了這母子兩條命，那管什麼陰功陽功的！」

衆人將信將疑，不敢對鄒冲刮目相看。有人不放心的問：「鄒大爹，那你怎麼還不把猴子拿去放掉？」

鄒冲故弄玄虛的說：「放生也是隨隨便便的嗎？要選個好日子放了才有意義！」

他說着扛起樹枝就欲走，衆人無奈而掃興的閃開一條路，讓他離去了。

晚上，我正在家中批改作業，鄒冲輕手輕腳的走了進來，像個幽靈般的突然出現在油燈下，把我嚇了一大跳。

「哦，鄒先生，有什麼事？」我不大情願的問，實在不想浪費時間。

鄒冲並不立即回答，他深頭索腰的壓下氣盼了一番，故作神秘的低聲說：「曾老師，妳前久不是會突然暈倒嗎？我早就告訴妳了，那是因為妳得了母豬瘋，母豬瘋可不是松活的病呢。」

我明知道他是在虛張聲勢，故意誇大其辭。但爲了懶得和他囉嗦，根本不想反駁。

鄒冲見我不語，以爲我心中起了疑慮，便接着又說：「妳也不要着急，只要把瘋除掉，以後就不會再發了。」

爲了減少僵持，我只好按捺地說：「要怎麼除呢？」

鄒冲鄭重其事的壓低了聲音，說：「吃猴腦！包妳至多吃到兩個，妳的母豬瘋病就斷根。」

了。」

我一聽差點就嘔了起來。不禁反感而惶悚的蹙起了眉頭，連忙說：「別說了！怪恐怖的！」——我前久不過是因身體虛弱，暈倒過一兩次，竟被鄒冲形容成得了絕症。

「妳別慌，有什麼恐怖的？妳年紀輕輕的才二十多歲，不把這種羊耳瘋治斷根怎麼行？」

鄒冲的語氣倒像滿關心我似的，一下什麼母豬瘋，一下什麼羊耳瘋，好像我已經快要不可救藥了，弄得我啼笑皆非起來。

鄒冲此時更裝出一副長者之風，耐心而充滿了善意般的開導着我，說：「妳們年輕人獨自在外，沒有老人看顧指點，那曉得身體重要。妳的這種病啊，可真嚴重呢！一發起來如果抽扯得緊時，有時連舌頭也會咬斷呢！或老病發起來，一頭栽在硬石頭上、栽在火裏、栽在水裏，逢着沒人見時，那有多危險！」

鄒冲危言聳聽的說着，肆意的渲染着我的空穴來「瘋」——母豬瘋和羊耳瘋！

我毫不動容的打斷了他，說：「鄒先生，白天你不是說，要拿那兩隻猴子去放生的嗎？怎麼會講得出叫人吃猴腦的話？」

「放生？放什麼生？只有李祥林才會作那種優瓜事！又不是錢多了沒用場！真是笑

話！」鄒冲不厭其煩的又說：「我告訴你，我今天買的這兩隻猴子，就是名貴的風猴！這是難得碰上的好機會呢！只要把牠的腦子拿出來吃了，什麼母豬瘋、羊耳瘋、失心瘋、大麻瘋都可以馬上醫斷根的！」

我的眉頭越感越緊，明顯的反感已經毫不保留的露了出來。

鄒冲真是太不會觀言察色，還在不該好歹的一個勁的說：「吃吃這種風猴的腦，是要趁活吃的。先拿兩塊木板，從懸崖中挖個洞，把猴子的頭夾在洞中間，再活生生的用斧頭劈開猴子的腦殼，然後用把小勺，一勺一勺的把猴腦舀出來，趁着熱氣吃下去。不消多，只這兩隻猴子，一定包你治好你的頭風病了。」

我聽得毛骨悚然，脊背骨直發寒。這麼殘酷的述說，簡直就是一種精神虐待。我大叫了起來，道：「不要說了，不要說了！太殘忍了，像這樣吃活猴子的腦，只怕病治不好，反倒把人嚇瘋了！」

鄒冲因有所圖，仍然厚顏無恥，眉飛色舞的說：「不要怕嘛！妳要是敢弄，明天一早我來弄給妳吃！很靈驗呢！」

我汗毛倒立的禁不住機伶伶地連打了幾個寒戰。這種令人髮指的殘酷行爲，怎麼說得出

我強自忍耐了片刻，才終於弄明白了，這個老鄒冲自以為奇貨可居，不過是想來敲竹槓而已。不然，依他一向的為人，那有那麼好的心腸，居然關心起我的「病」來了。

我當下便直截了當的問：「你要賣多少錢！」

「自己人嘛，好說好說！」鄒冲以為我已經入了彀，頓時眉開眼笑，虛情假義的說着客氣話。

「多少總有個數目嘛！」我冷冷的說。

「一巴掌這麼多！」他伸出五個指頭，往我面前幌了幌，彷彿忍痛割愛的說：「因為是妳，我只要五百銖，換成別人，五千銖我也不賣呢！」

「五百銖！」我驚呼起來，「太貴了！」

此時正逢月底錢荒時節，我一時拿不出這麼多閒錢。再說，如果楊林知道我被鄒冲敲竹槓去借貸，一定要罵我神經病傻瓜蛋。何況，白天我明明看見的，老鄒冲跟阿卡買猴子，不過只是三十銖而已！此時，他倒一轉手就暴漲了十幾倍，這真是獅子大開口，又狠又毒。

鄒冲正色的說：「五百銖你還嫌貴，我還完全是看在人情面上呢！妳懂不懂，這是貨真價實的風猴！妳信不信，只要逢上有錢的主顧，五萬銖還撇撇脫脫的手到拈來呢！」

聽他如此說來，我是沒有能力作這件放生的好事了。心中直為那兩隻無辜的子母二猴擔

慮着。牠們真是太不幸了，爲什麼竟偏偏落在鄒沖這種人手上呢！

鄒沖爲人生性刻薄，無益的勸說只會徒然的招來他的咀咒。我厭憎的緊閉着嘴，懶得再和他囉嗦。

鄒沖見我不再說話，也不打算討價還價。知道這交易已經告吹了，便毫無表情的悻悻離去了。

第二天一早，天才剛剛發亮，鄒沖就將那兩隻猴子，裝在一隻籠子裏，外面用塊破布遮掩着，拎着走出去了。

一大清早的，鄒沖帶着他的「靈方妙藥」，去到小鎮上的劉先生家推銷。因爲劉太太患有輕微的神經官能症，平常也曾揚言過尋醫問藥，想把疾病治癒。

劉先生聽鄒沖敘述了一下他的「除瘋妙策」，便大爲反感的叱責道：「那有這樣的治法？別太喪德了！猴子好歹也是條命！況且還是一母一子的，怪可憐的！你賣給我，我拿去放生好了！」

鄒沖知道無法佔到便宜，便油滑水利的見風轉舵，說：「如果你們不敢吃了治病，我還自個拿去放生罷！」

鄒沖仍不死心，離開了劉家，他又與沖沖，提着那兩隻猴子，在小鎮上轉來轉去。只要

和「瘋」生拉活扯沾上一點半點邊的人家，他全都去問過了。甚至連有個白癡孩子的張家，他也去送貨上門過了。不難想像，他一定說這猴腦是治白癡病「相當靈驗」的海外仙方。

黃昏，鄒冲才灰溜溜的提着那兩隻猴子，返了回來。

祥林兄連忙問上門來，道：「鄒先生，那兩隻猴子，你放掉沒有？」

「我瞧過通書了，明天放最好！」鄒冲虛與委蛇的應付着說。

祥林兄離去後，鄒冲害怕夜長夢多，便將那兩隻猴子，藏在他家後院內的柴房裏。許多好奇的小孩，湊在籬笆縫上向裏面窺望着。他們看見那兩隻猴子又饑又渴，淒楚憐人的擁抱在一起。

那些孩子平常都懼怕老鄒冲的凶狠，雖然在外面你擠我，我擠你，爭着往縫隙間看猴子，却不敢太放肆的放聲吵鬧。他們害怕老鄒冲知道了，會揮着柴塊來趕他們走。

孩子們湊在籬笆縫上看了一會，只見老鄒冲從廚房內走出來。他提着一隻布口袋，將兩隻猴子從籠中捉出來，一骨腦兒全塞進袋裏。鄒冲把袋口結結實實的紮緊了，將口袋提到水溝邊放在地上，就進廚房提來一大壺滾漲的開水，猛地澆灌在裝了猴子的布袋上。躲在籬笆外面的小孩們，看得唇青臉綠、頭皮直發炸。那兩隻猴子淒厲恐怖的嘶叫了數聲，片刻就被燙死了。

鄒冲將死猴子從布袋內倒出來，母子二猴至死還緊緊的抱在一起。鄒冲趁熱褪盡了猴毛，用竹子做了兩個十字架，把那兩隻大小猴屍繃釘在上面。掛在他家那人迹罕至的後院內，一棵高大的樹梢上風乾着。

如果不是偷看的小孩們，看到了這極其殘酷的一幕，大家還以為鄒冲從猴子身上撈不到好價錢，可能已將猴子拿去放生了。因為他這種人，是決不會有閒情逸緻來飼養小動物的。誰知道他却用這種超越獸行的所為，把那兩隻猴子的生命冷酷地扼殺了。

大人們知道了這件事，都卑夷不屑的把鄒冲看得更低下了。鄒冲竟像沒事人一般，依然東家進、西家出的，大言不慚的說，那子母二猴已被他拿去放生了。衆人心知肚明，尤其是因為了解他的刻薄狠毒，誰也不願為兩隻已死去的猴子，去招惹他徒取其辱。便任由他忝不知恥地為自己臉上貼金！好一個偽善的毒心人。

一天黃昏，我帶馨兒去散步歸來，極偶然的經過鄒冲家的後院。馨兒恐懼的拉住我，偏起頭，膽怯的指指他家院內的那棵樹，小聲說：「媽，妳看，那兩個風猴乾，小暹他們說，會變鬼的！」

我駐足擡頭往上張望，駭異的看見那一大一小兩個猴屍，果然已經風乾了。屍身呈醬紫色。黑色。皆毗牙裂齒，雙目和鼻孔都變成了空洞洞，狀極淒厲恐怖。

暮靄沈沈中，鄒沖家更顯得說不出的陰氣森森。好多人都說，由於鄒沖幹缺德事太多了，他家已經露出了將遭報應的破敗像。

我是不大相信這種說法的，我一向認為，鄒沖家的衰敗頹落，最主要的是他遊手好閒，不務正業。

看着那兩隻骷髏樣的風猴乾，那副母子二猴相依相偎的落難情景，又清晰的呈現在眼前。唉，或許是猴子的動作，尤其是抱孩子的動作，太近似人類了，所以才會給人留下那麼鮮明強烈的深刻印象。

一種對生命的摧殘、一種對母愛的蹂躪，使得這個鄒沖形雖為人，行却實已淪為獸了。小孩子的消息往往是最靈通的。過了不久，他們說，掛在樹上的風猴乾，被老鄒沖取下來了。

接着的第二天，鄒沖帶了他的「奇貨」風猴乾，到曼谷推銷去了。

幾天以後，他敗興的返了回來，聽他的養子說，他把那兩隻風猴乾，自個烤來吃掉了。但願那兩隻治療瘋病「相當靈驗」的風猴乾，能治好鄒沖異想天開、殘忍暴戾的神經病。

家有安琪兒

聽見孩子呱呱墜了地，楊林立即掀開門帘，劈頭第一句話就問來接生的周大媽，「大媽，是男還是女？」

周大媽從護士學校畢業，搞接生這行當，快搞了四十年了。美斯樂小鎮上十幾歲以下的孩子，差不多全是她接生的。周大媽接生的技術自是第一流的經驗老到，性子也是第一流的火爆辛辣。她當下也毫不客氣的說：「你們這些男人，總是不忙問太太是死是活，就是忙問孩子是男是女。男男女女還不是一個樣，反正都是你的親骨肉。」

周大媽替孩子洗好澡，用襁褓包裹着孩子，漫不經心的掀眉掃了楊林一眼，只見他萎靡

不振、灰溜溜的僵笑着。又有些不忍而安慰的說：「這個時代了，男孩女孩一個樣。照我說，女孩兒更孝順呢！」

楊林知道又是個「賠錢貨」，頓時個兒像短了半截，蘊着一肚子火，怒氣沖沖的出去了。

「他媽的，貓撒蒸籠，爲狗忙，我楊林的命爲什麼這麼苦哇！」他怒聲罵着掉頭而去，好一副欲哭無淚的悲慘相。

我膽戰心驚的，聽着他在廚房弄得乒乒乓乓直響，直覺得胸腔發脹，頭皮發炸。我鎮定的仔細想想，斷定這件事自己並沒有什麼過錯，便理直氣壯起來。我當下強自振作了一下產後疲累的精神，心中想好了措辭，等着應戰。

天可憐見，楊林以前曾經告訴過我，說她母親擔心他以後會娶不到老婆，打算撿個棄兒來給他撫養。誰想瞎貓碰到死老鼠，我糊里糊塗的跟了他，他不感激上天的恩寵，賜給了他兩個女兒，還要昧了良心，怨天怨地沒有給他兒子。楊林！你的心肝被狗吃了麼？想到這裏，我忍不住哀怨的飲恨啜泣起來。

楊林大概知道，在這種時候明槍實火的大戰，於情於理他都占不到便宜。於是，他攔攔肚皮，嚙嚙喉嚨，強把那蘊藏在腹內的烈火，三番五次的壓了下去，和我冷戰起來。

不過，他有個不可抹殺的好處是，儘管他覺得又委曲又哀怨，既不心甘又不情願，即使捧着碗，攪着盆，發着火，冒着怒，一碗鷄湯倒總是按時端到床頭來的。

中國人都是第一等的精神貴族，受不得氣的。由於雙方都年輕氣盛，那碗擺着臉色做作料的鷄湯喝起來，味道也就沒有那麼甜了。不明事理的人，往往喜好和自己過不去，有些事如果不是高高興興的去做，即使流了汗，受了苦，好處討不到，反倒惹了一肚子的怨氣。

我這個人最容易知足，也肯一而再、再而三的寬恕人。尤其是事後心平氣和了，只會責怪自己的不是，也能覺得對方待自己不薄。這種脾氣，竟成了我們循環不已的爭吵根源。因為他知道，結果我都會讓步的，無理取鬧一下關係似乎不大。誰知日積月累，却成了情感破裂的原因。

幾天過去了，那種大戰一觸即發的局面總算過去了。一天下午，楊林下課回來，臉上依然凝霜結凍，一副誰欠了他三百文不還的模樣，既恨又惱。他每次走進臥房，總是故意把頭抬得高高的，一眼也不看搖籃。

此時，小嬰兒剛洗過澡，由於天氣太熱，加上她的臍帶已脫落，我便放棄了襁褓，給她穿上柔軟的粉紅色衣服，小傢伙躺在搖籃裏，精神旺盛的足蹬手打着，睜着一雙又黑又大，又亮又圓的大眼睛，看着於她來說，還是朦朧的陌生世界。

人畢竟是一種血緣相連的動物。楊林忍不住偷偷的，也是不太情願的看了看搖籃中，那個不受他歡迎的小東西。

他不看猶可，一看便呆住了。這個秀麗而充滿了靈氣的小東西，立刻激起了他天性的父愛，他臉上的寒霜竟在一瞬間化開了。他情不自禁的發出一聲歡喜的「噢」的驚嘆，便連忙甩掉手中半截煙，迫不及待的俯下身來，笨拙地將孩子抱了起來。

我斜靠在床頭，假裝冷漠的看着畫報，無意中看見他這個動作，喉嚨哽塞的說：「楊林，別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倔強的我，眼眶竟濡溼了。

楊林餘念未了，冷冷的說：「是呀，我真是胡天胡地呢！一連生了幾個賠錢貨！」見我不再作聲，他沒趣的兀自端詳着孩子，臉上僵硬的紋絡，漸漸的放鬆緩和了。過了一會，他又自我解嘲的大叫起來：「唉，想不到我楊林，也有這麼漂亮，這麼像人樣的可愛的小娃娃，唉，真是太美了！」

他曠着便俯下他那充滿了煙辛味的大嘴巴，在孩子粉嫩的臉上、身上、屁股上不住的親吻起來。他甚至把孩子的小足，含在口中噴吸有聲，一點嫌棄的樣子也沒有了。

「黃頭髮、大眼睛、白生生、嫩秧秧、香噴噴、甜蜜蜜、粉東東的小人參果！長大了可別像你媽，又兇又惡像個老巫婆！」楊林越說越得意，竟趁機罵起人來。

豬八戒過西柿洞倒打一耙，不過是爲了遮遮羞，掩掩難堪，由他罵好了。

就這樣，小綺綺——我們的第二個小女兒，以她那充滿了霸氣的可愛，佔據了她在這個小家庭中最受嬌寵的一席之地。連一向生性粗魯橫蠻的楊林，也得對她退讓三分。

小綺綺一天天的大了起來。她長得又白又胖，柔軟的頭髮又黃又捲。那雙充滿了靈氣的大眼睛，黑油油亮晶晶的。蘋果也似的小臉，隨時溢滿了笑。任何人見了都想抱抱她，逗逗她。她從來不怯生，像隻依人的小鳥，抱她在懷總有一種溫馨甜蜜的感覺。

楊林更是愛她逾恆，只要他在家，他總是自告奮勇地替她洗澡。經常，吃過晚飯後，四歲的蕊兒騎着小三輪腳踏車，楊林就把四、五個月大的小綺綺放在後座，不嫌累煩的扶着她滿園亂轉。小蕊蕊一高興就嘩嘩唔唔的「唱」起歌來，楊林高聲吆喝着替她打拍子，蕊兒快活的幫着腔，真是好一副幸福的天倫樂景象。

由於我每天要到學校去教書，小綺綺就僱請鄰居宋大嫂照看。漸漸的，小綺綺快一歲了，她開始會學着喊「媽」了。起初，她叫任何人都「媽」，很快的，她就會叫宋大嫂做「媽大」（大媽）。宋大哥做「爹大」（大爹）了。

當她才學會踉蹌走路、爬行，就吵得滿天飛。宋大哥宋大嫂每天送她回來，都要好笑的把她的「豐功偉業」形容一番。說她一會兒搬鍋、一會兒擡碗，一會兒丟一隻拖鞋進燒水壺

裏，一會舀一大匙味精放進湯鍋裏。（山上人燒火通常在地上一邊放一塊平整些的石塊，中間支兩根鐵棍，就算爐子了。）只要你稍微不注意，這個精力充沛的小東西，總會弄出一件叫你哭笑不得的「好事」來。

在家裏，她最大的消遣，就是愛穿別人的鞋子。他一會拖出我的高跟鞋，穿上才走一步就跌倒了，穿了幾次覺得不好穿，便把高跟鞋丟在一邊，又去拿我的長統雨鞋。她的腿太短，鞋統頂到她的小屁股上，走不到三步路就跌倒了。這可真是個跌倒了再爬起來，爬起來再另換一雙鞋的小「英雄」，那股百折不撓的毅力，使得堂屋裏、房間裏隨時丟滿了大大小小男鞋、女鞋、高跟鞋、平底鞋。把一個家弄得亂七八糟，令人常覺頭大，却又無可奈何。

當她的路走得比較穩後，她也學會了跟腳。每天小馨兒吃過早飯，去上幼稚園，小綺綺就追着要跟去。小馨兒知道這個小包袱是吵得離譜的，那敢帶了她去找麻煩，一出門她撒腿就跑，把小綺綺甩在臺階下。

小綺綺爬不上臺階，放聲哭喊起來。許多學生去上學路過那兒，看見這可愛的胖娃娃，一個個忍不住停下來逗哄她。有的塞給她幾粒糖，有的塞給她幾塊餅乾……等我去抱她，只見她脚下丟了許多零食。她手上獨獨拿着個半生不熟的小毛桃，正在十分中意的啃咬着。我

怕她吃了肚子壞，連忙一把奪來扔掉了。小綺綺抗議的放開大喇叭，拽着嗓門哭了起來。

以後，她每天吃過早飯，就要「跟姐姐去上學」。追到臺階下她上不去，只好停下來哭叫，自然就有許多大一些的學生圍攏來安慰她。她們給她一些她們自己捨不得吃，她接過來却不會吃，便馬上扔了的零食，五花八門的丟在臺階上。

有一天，上學時間已經過去了，門外的路上清清靜靜的，我正在收拾廚房，突然聽見小綺綺站在路邊暴聲大哭，我趕忙走出來，只見一個三、四歲大的小男孩，手上拿着幾片穿了棍子的乾魚乾，正在拔腿飛跑。小綺綺窮追的指着他哭叫着：「拿來，我要吃那個，拿來！」——倒像那個小男孩搶了她的般，她蠻不講理的呼喝着，把那個小男孩嚇得疾步如飛的跑了。

我又好氣又好笑的忙把她抱了回來。以後，再也不准她站在路邊，把要人家的東西，當成是理所當然的了。

這個一刻也安靜不下來的小東西，破壞力之強真令人頭大，常常不是砸碎碗就是打破杯。宋大嫂背她出去買東西，稍不注意，她就把人家的雞蛋一個個拿出來，摔在地上看雞蛋開花，或是稀哩嘩啦，弄翻了罐頭架子。

一次，宋大嫂背着她到胡太太家去洗衣服，把她放在院子裏玩。她把人家小心呵護了多

日的小石榴，一個個全摘了下來玩。胡太太哭笑不得的對我說：「妳們的這條小姐蛆真是太吵了。我怕下冰雹刮大風，把我的石榴打掉，隨時拿塑膠布蓋遮着。誰知你的這條小姐蛆，不到三分鐘，把我今年才第一次結果的石榴全摘了……」

除了賠着笑臉連連道歉外，有什麼辦法呢？胡太太也只有無奈的苦笑着直嘆氣。

我是當教師的，自是不忘抓緊機會，立即施以教育。小綺綺見我嚴肅的繃着臉，似乎也知道事態嚴重，她似懂非懂點着頭，含糊的答應着不再隨便攀折花果。

誰知事後不過三五天，宋大嫂帶她到王將軍家去洗衣服，她把王家名貴的兩朵含苞欲放的紫藍色玫瑰花，摘來弄碎了，坐在玫瑰花下面的草地上，玩「扮家家」煮花當飯吃。

王將軍午睡起來，照例站在窗前，習慣地放眼去欣賞一番他那些精心栽培的名花異卉。他一眼便見到兩朵紫藍色的玫瑰不見了。當下又驚又怒，發着脾氣叱責道：「是誰把我的玫瑰花摘了？唉，氣死我了！」

他說着習慣地拎了拐杖，怒不可抑的走了出來。遠遠的隔着十多步，王將軍驚異的呆住了，玫瑰花下的草地上，坐着一個一歲多，穿着白紗裙的胖娃娃，那胖娃娃正在「烹煮」他心愛的玫瑰花。看見王將軍，胖娃娃快活而熱絡的衝他甜甜一笑，便抓起一把令人心疼的碎花瓣，像對老朋友似的對王將軍說：「來，爹大，來來吃飯飯……」

王將軍啼笑皆非，無奈的搖搖頭嘆口氣，臉上露出了笑容。他把拐杖掛在肩上，走過來抱起她，和氣的說：「這是那家的小安琪兒，怪可愛的。唉，妳這天上掉下來的小破壞分子，怎麼摘了我的花去當飯吃？」

宋大嫂聽見小綺綺闖了禍，連忙揩着手上的肥皂沫子，嚇得面色蒼白的跑了過來。看見王將軍正抱了小綺綺，把她朝天一拋一接的逗着玩。小綺綺銀鈴般的笑聲，快活的飄在空中，草地上零零落落的灑着那些名貴的玫瑰花瓣。

小綺綺漸漸的會說許多話了。我常常把她抱在懷裏，拍打着她的小胖屁股，說：「胖嘟嘟的，像個小冬瓜！」

真想不到才兩歲的她，竟會說：「不要說我胖嘟嘟的嘛，不要說我像冬瓜嘛！胖嘟嘟的冬瓜不好看。」

一天，五歲的馨兒心血來潮的突然問我：「媽，我好不好看！」

我看了她一眼，連忙憐愛的說：「好好好看，只是鼻子有點扁！」

小綺綺在一旁聽見了，連忙悄悄的轉過頭去，拼命的捏她的小鼻子，把小鼻頭捏得紅通通。我和馨兒看見了，忍不住會心的放聲大笑起來。

如果有朋友來了，小綺綺還會急急的去「化粧」一番。她把眼睛塗得像兩個黑洞洞。臉

上東一團、西一團的抹着胭脂，撲了一層厚厚的白粉，又把小嘴巴塗成血盆大口。然後她偷偷地溜了出來，突然冒出來般的站在人羣中，神氣活現的問：「你們說，我好不好看？」

真是把人都笑死了！她却很會察顏觀色。知道大人們並不欣賞她的「好看」，只是覺得她滑稽可笑時，她就會在哄堂大笑中，石破天驚的暴哭起來。我那些朋友，就爭相抱過她來，連拍帶哄的笑着說：「小開心果，好看好看！美斯樂國最好看的小妖怪！」

小綺綺兩歲半那一陣子，宋大嫂因為被聘請到學校的食堂去煮飯。小綺綺一時找不到托寄處，想來想去沒有辦法，我只好決定把她帶到學校去，放在辦公室裏。我去上課時，就拜托校工或是沒課的老師照看她一下。

知女莫如母，我自是知道這個小東西「無法無天」的，十分的調皮吵鬧。臨去學校前幾天，我們就在家中三令五申的對她施以「緊急教育」。一再的叮囑她：「妳到了學校可不許吵呢，不然，校長會拿他的大拐棍打屁股呢！聽見沒有！」

小綺綺也知道現在沒人帶領她了，如果不聽話，就會被「賣給老阿卡人，用背簍背去煮來吃掉」。所以她十分順從，相當鄭重其事的答應着。

第一次到了學校辦公室，小綺綺起先還忐忑不安的，略帶些罕見的怯意，睜着一雙大眼睛，骨碌骨碌的四處滴溜溜的亂轉。同事們原來就很喜歡她，這時更是過來逗弄她，校長熊

先生也在招手叫她。她猶豫了一下，就小心翼翼的走了過去。

校長把她抱起來，放在桌子上，問她叫什麼名字，有幾歲了，她自是對答如流。

然後，她突然一本正經的問：「校長，你的大拐棍呢？我媽說，你會拿大拐棍打人呢是嗎？」

校長一聽大笑了起來，那些同事也哄笑了起來。我尷尬地澀笑着，實在想不到這小孩，會使出這麼一招來。

「妳媽哄妳的，我的大拐棍不是用來打人的，等下妳媽媽去上課，妳就跟着我玩，好不好！」校長和藹可親的對她說。他把她抱下來放在膝上，像個慈祥的老祖父，教她說順口溜。

我一看這情形，又感動又慚愧。更是知道這幾天的「緊急加強」教育是白費了，這小東西是很會得寸進尺的。如果她連個「怕」的人沒有，辦公室的「天下」就會大亂的。顯見地，現在她已經不大「怕」校長了。

果然，下了第一節課後，遠遠的我就看見辦公室門口的升旗臺旁，圍了好些學生在哄笑。走過去一看，原來小綺綺頭上戴了校長的鴨舌帽，老花眼鏡一邊掛在耳朵上，一邊要掉不掉的搭在肩上。她的手上平拖着那根原來對她頗具權威，如今却是她手下敗將的「大拐

棍」。她毫無表情地繃着臉，緊緊的閉着嘴，擡起半邊臉，神氣十足的帶着些蔑視的斜望着那些圍觀的學生。任那些學生哄笑着，她竟連笑都不笑一下，鎮靜功夫真不賴！

看見我來，有學生叫着：「嗨，副校長，你媽媽來了！」——他們已經封小綺綺當「副校長」了。

小綺綺用眼角冷冷的、很官氣的望了我一眼，學生們見狀笑得更響了。校長從校園那邊走過來一看，也忍俊不住的笑了。我擔心她把校長的老花眼鏡砸破，趕忙上去把那眼鏡強摘了下來。

小傢伙這下可惱了，她恨恨的把那大拐棍一丟，一屁股坐在臺階上，撒癩皮的哭了起來。

「你們看，副校長哭了，副校長哭了！」學生們這下可樂了，笑得更厲害了。

這真是太不成體統了，我連忙將她抱進辦公室。這時上課鈴響了，才解了我的圍。

校長很寬容的說：「不要緊，小孩子太小。她來逗我們樂一樂，放鬆一下緊張的氣氛，是無過有功呢！」

回去後，吃晚飯時，小綺綺很得意的說：「校長最愛我呢，他不會用大拐棍打人的，我才不怕他呢！」

由於一時找不到人寄託，以後的好幾天，我只好硬着頭皮將她帶到學校去。小綺綺就像影子一樣貼在校長的身前身後，跟進跟出。她這個「副校長」的資格，也就「當」實在了似的叫開了。

小綺綺偷戴校長的鴨舌帽和老花眼鏡，已經不值一提且變成理所當然的了。因為這是「校長給我戴的！」你有什麼法？

除此之外，她還常弄翻校長桌上的墨水瓶和茶杯，有時，甚至在無意中把香口膠弄在校長的褲子上。

楊林對小綺綺在學校的「放肆行爲」頗爲反感，他反覆埋怨我把她寵壞了，還說她缺乏「內在美」。

這小丫頭是比常人調皮些，淘氣自是不能否認的了。然而，對一個三歲不到的孩子，講什麼「內在外在」，豈不是太吹毛求疵了嗎？

一天早上，不知是頭天晚上打麻將輸了錢，還是在外面和人舌戰爭辯嘔了氣，楊林幾杯黃湯灌下肚，就用筷子敲着盤子，拖聲拽氣地悲歌起來。「唉！唉！人家說發早財不如生早子，我楊林爲什麼這麼命苦？既不得發早財，也不得生早子！老天哦，你太不公平了！唉，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唉唉……」

諸如此類的話，他說得已經太多了，每次聽到我就有汗毛倒豎的感覺。但也總是強忍住噁心蹙眉不語，否則，又會攪來大戰一場。

這時，小馨馨怯怯的走到廚房門口，說：「媽媽，妹妹在替爸爸補牛仔褲！妳快來看！」

楊林繼續醉眼朦朧地擊盤悲歌，他懶得在意小綺綺的「惡作劇」，仍然無動於衷的無病呻吟着。

我却連忙丟下待洗的碗筷，大感興趣的跑進房間。果然看見小綺綺用小拳頭，緊緊的捏着一顆針，正在專心翼翼的補着楊林脫了線的牛仔褲。

「妳在做什麼？」我問。

「我幫爸爸補褲子！」小綺綺十分認真的說，「你看，我已經補好了！」她叫我拿剪刀幫她剪斷線頭。

我接過那褲子一看，只見針脚又亂又稀，長長短短的線還結了許多疙瘩。儘管這樣東扯西拉，那兩條縫倒是給參差不齊地連在一起了。

我感動的一把將她攬進懷裏，一手提了那條破牛仔褲，母女三人走進廚房，楊林還在長吁短嘆着，刻意的扮演着那副「失意悲傷」的醜戲。

我把那條牛仔褲往他身上一丟，沒好氣的說：「看看你女兒幫你補的褲子！如果一個人不懂得知足，永遠不會有滿足的日子過的。」

楊林接過那條牛仔褲，醉眼朦朧地看着那些纏結在一處的、亂七八糟的線頭，想到稚女的孺慕之心，喉嚨一時像給什麼塞住了，竟久久的哼唧不出來了。

現在，小綺綺已經快滿五歲了。她早就不亂攀折花木了，也不敢不知輕重的大鬧學府了，見了人還會行隆重的泰國禮。她還很有公德心，如果我們的長毛小狗乒乒在路邊大小便，她看見了就會跑過去給小狗一脚，聲色俱厲的教訓牠們說：「你們怎麼這樣不知羞，在路上大小便。」回來後，她還告訴我：「乒乒在路解大便，屁股也不揩就回來，真是髒死了！」

最近，她還種了許多龍眼。她對她的龍眼「樹」，愛護有加，關懷備至。只要想得起來，下着雨也不管，她一天要去澆它十多次水，每天早晚不忘去刨開土，看看龍眼核發芽了沒有。她還說，等龍眼長大結果，要拿去請她們幼稚園的老師和小朋友吃呢！

養子 • 瘦馬 • 秋夜

上課鈴響了，我向五年級教室走去。遠遠的我一眼看見孫光泰——全校最頑劣的學生之一。他正匆匆的將一團什麼東西，塞進講桌的抽屜裏，又飛快地溜回他在最後一排的座位上，裝出副一本正經的樣子，筆直而正襟危坐着。

我走進了教室，佯裝不知的走上講臺。學生敬禮坐下後，有幾個男女學生，焦急的瞄瞄講臺，又望望我，欲言又止。他們畏懼孫光泰野蠻的拳頭，不敢貿然揭發。也有幾個平常調皮搗蛋的小男孩，正心癢難耐的等着好戲上場。

我面帶微笑，心中有數的掃視了教室內一遍。然後定定的看着孫光泰，孫光泰起先還竭

力的假裝鎮靜，漸漸的便不安的浮躁起來。

「孫光泰，你上來！把你剛才放在老師講桌抽屜裏的東西拿出來！」我連看也不看抽屜一眼，但却語氣強硬的說。

教室裏立即安靜下來。那些等着看老師出洋相的調皮傢伙，頓時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興奮不起來了。也有不少孩子如釋負重的喘了一口氣，對老師的「先見之明」大覺慰藉。

孫光泰動也不動的坐在位子上，頑劣的笑了笑，吊兒郎當裝蒜的說：「什麼呀，我沒有放什麼進老師的抽屜呀？」

「上來！」我不容抗拒地暴喝了一聲，「孫光泰，我叫你上來！」

孩子們見我發了火，一個個噤如寒蟬。（因我一向待他們很溫和），孫光泰慢吞吞站了起來，滿不在乎地走了上來。他不耐煩的將手伸進抽屜裏，一下子拎出一條一丈多長的斑斕死蛇。

這着實使我嚇了一跳，我實在沒想到會是一條死蛇。心中不由地慶幸着，沒有讓這小子的陰謀得逞，要不然真夠受的呢！尤其是我不願讓學生們看見我受驚失態的樣子。那樣會在他們心目中失去尊嚴的。

冷不防的，孫光泰將那條死蛇，在頭上盤旋的甩了起來。蛇身差點打在我的前門上，我

怒不可抑的讓開了。正要厲聲痛加斥責，孫光泰却將那條死蛇甩了幾圈，便猛的往下面一扔，死蛇落在人羣中，學生們驚駭的喧嘩起來。趁着教室裏混亂得像一鍋粥，孫光泰神氣而刁怪的嬉笑着，一溜煙的跑出去了。

我氣得直喘粗氣，無可奈何的看着他赤着足，（他是從來不穿鞋子的），疾步如飛的縱下山澗，鑽進叢林裏，一會兒便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提起這個孫光泰，凡是上五年級課的老師，沒有不感到頭疼的。這個頑劣不堪的小魔頭，根本不會用過功讀書。留了不知多少級，所以他在班上年齡最大，個兒最粗壯，拳頭也最狠。學生們都怕他，老師也拿他沒辦法，他被學校屢次記過處罰。只因他是退役官兵眷屬，才沒有將他開除。而他却下意識地，故意作着一切他想得出，也幹得出的惡作劇，好巴望學校把他開除。他對讀書毫無興趣，經常逃學曠課自是不必說了。只因爲被他父親逼着，他才不得不到學校來。

一天早上，上課鈴響了，五年級學生全站在教室門口，誰也不願走進教室。一看見我，他們就圍攏過來，一個個忿忿不平的搶着告曰：「老師，你看，孫光泰領着幾個人，把教室弄得又臭又髒。」

教室內的課桌上，差不多每張桌子都堆了一堆馬糞蛋。每堆馬糞蛋上，都插着一朶有臭

味的鮮黃色的阿卡花。更令人氣得七竅生煙的是，有幾張桌上甚至盡是臭氣沖天的人糞便。
——這還像個什麼教室！

孫光泰幹了壞事，早就逃之夭夭了。那幾個跟着他胡天胡地的糊塗蟲也不知去向，想必定是跟着他打野仗去了。

我只得安慰着學生，捲起袖子，領着他們清洗教室。心中却盤算着，怎樣來處置這件事。

我早就發現孫光泰是不怕體罰的，他的巴掌又厚又硬，鐵錘錘的任你打多少下，打多重，他都面不改色，還望着你不屑的怪笑。如果你用力打重了，反倒震得你的手臂生疼發麻。這更使你惱羞成怒，却又奈何他不得，真是唯有徒呼嗚呼了。

對於孫光泰，任何老師都採取睜隻眼、閉隻眼的策略。而今天他把教室弄成這個樣子，實在是令人忍無可忍了。

我想來想去，決定先到孫光泰家去，進行一次家庭訪問，瞭解一下他的具體情形。並希望能和他的父母協商合作，找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使孫光泰變成一個規矩向學的學生。

孫光泰家住在美斯樂鎮外，一個偏僻的山坡下。房子是一幢陳舊竹製的吊腳樓。（註：吊腳樓即撐樓，樓下面只有撐柱，沒有圍牆，下面通常不住人，多是作牛馬圈或是養鷄房。

也有的用來堆雜物或放燒柴)，那棟舊竹樓彷彿已被人世摒棄般，孤零零的立在那裏，四周根本沒有一家鄰居。樓下面有一匹瘦骨伶仃的黑馬在吃草。

那時已是黃昏時分，我看見竹樓的門洞開着，便一面放聲問着：「孫光泰家是在這裏嗎？」一面踩着嘎吱作響的樓梯，一步一搖幌的爬了上去。

立即，上面就有了回音，那回音使我怔了一怔，那是在美斯樂鮮能聽到的四川話。——和我爸爸一樣的四川口音，那回音蒼老而疲乏的應着：「阿泰，快去看看是那個來了。」

我抬頭朝門邊張望着，並不見孫光泰出來。却有一個六十開外，頭髮花白的瘦高老人，佝僂着身子迎出來了。他一看見我，那飽經風霜的黧黑面上，訝異而意外的呆了一呆，旋即浮出了些扭曲不自然的笑容。並道：「唉呀，原來是老師來了，快請進來坐」

老人窘迫的把我讓進屋內，一時間竟有些手足無措起來。這裏想來一定是很少有外人光臨，才會使這位老人對於我的來訪，感到這麼緊張。

我隨便拉過一隻小竹橈，在屋角坐了下來。

屋內簡陋得幾可以說沒有什麼陳設，靠窗口有一個用石塊圍成的火塘，火塘邊放着一鍋飯，一隻舊搪瓷碗內有幾個生辣椒和點鹽。一盆煮得發黃缺少油水的青菜湯。孫光泰正端了一碗飯，趴在那邊樓板上。他用手把飯捏成一團一團的，塞進樓板上的一個小孔中。

「噢！孫光泰，你這是在做什麼？」我不明所以的問。

孫光泰目中無人的斜瞄了我一眼，扮了個頑皮的鬼臉，說：「我正在餵我媽吃飯！」

我以為他又在胡扯了。因為誠心而來，我是準備了好脾氣和耐心的。我沒有生氣，只是不信任的看着他。

「老師，妳以為我騙你嗎？我媽蓋着土被褥，睡在這下面呢！」孫光泰說着，又抓了一團飯捏了捏，再塞進樓板上那小孔裏。

孫大爹在一旁搓着手很客氣的說：「是的呢，阿泰在餵他媽吃飯！」

竟有這等餵飯的嗎？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便道：「怎麼不叫她上來吃呢？」

「嘻嘻！」孫光泰笑了起來，「她死都死了幾個月了，怎麼能上來吃呢？」

孫光泰看着我，那神情有如在看一個孤陋寡聞的傻瓜。

「既然死了，又怎麼能吃飯？」我不解的說。心中想着，這壞小子一定又在捉弄人了。

便偏過頭詢問的望着孫大爹。

孫大爹面上掠過一陣被抑制的悽惻，他黯然的說：「真的呢，阿泰他媽已經死去三個多月了。」

這下，我是真的給弄傻了。只會笨拙的說：「是嗎？是嗎？但是，但是——」我指指孫

光泰，「他不是正在餵他媽吃飯嗎？」

「唉！難怪妳不明白，」孫大爹潯然一笑，說：「這是他們卡瓦人的風俗習慣。人死了要埋在自家樓腳。再用一根竹子把隔節打通，從樓上一直插在死人口中，每有什麼節氣或紀念日，家裏的人進食時，都要把食物放進竹管中，讓死人也吃些呢！今天剛好是阿泰他媽死了一百天的日子。」

來到泰緬地區這麼多年，卡瓦人有這種風俗習慣，我倒是第一次耳聞目睹呢！

孫光泰的母親是卡瓦人，這也倒並不新鮮。許多流落在泰緬的中國人，和當地土著民族通婚的，不勝枚舉。

孫大爹草草吃完飯，從火架上提過一壺熱呼呼的釀茶，倒在兩隻黑糊糊的竹杯裏。他遞了一杯給我，自己拾起一杯很有味的喝着。然後他就擺起龍門陣來。想來他很少有聽眾和聊天的對象，所以他的興緻會這麼好。

我告訴他我爸爸也是四川人，這使他有一陣激動，也引起他一番思念故鄉的嘆喟。他告訴我，他原在部隊當兵。大陸變色後，他一直跟着孤軍來到泰北，年老退役後，七、八年前才娶了孫光泰的母親——一個揹柴賣的卡瓦女人。孫光泰是那個卡瓦女人帶來的孩子。孫光泰的生父也是卡瓦人，所以，他的血管裏，流着的是道地的卡瓦人的血液。

我動容的望着面前這個身世悲涼的老人，不由感慨萬千。一個浪跡天涯的老兵，歷經了中國近代史的動亂和變遷。而今，流落在異國的荒山老林，住在一間風雨飄搖的破茅屋裏，僅靠趕一匹又老又瘦的馬，給人馱腳維生。晚年喪失配偶，又養了個頑劣不堪的養子……如此的身世飄零，說來令人猶憐而可嘆！

孫大爹大概覺得我還和藹可親，先前那瑟縮的生疏感漸漸的化淡了。提起孫光泰，他好脾氣的懇求道：「老師，阿泰不是有意和學校過不去。他實在是生性如此，積習難改。卡瓦人只習慣無拘無束的生活在大自然裏。把他送進中國人的學堂，就像一匹野馬給套上了籠頭，他那能適應？況且，他能到學校去，也實在算難爲他了。我也曉得他讀不進書，只希望他在學堂裏多學習點中國人的習氣，也就滿足了。」

看得出，孫大爹十分溺愛他的這個養子。在這個卡瓦養子身上，他寄託了不少的希望和慰藉。

想不到孫光泰在家裏並不調皮。他洗好了碗，又扛着竹筒到外面山澗裏去汲水。孫大爹說：「阿泰每天放學回來，都要去放馬割草，或是砍柴煮飯，很是勤快呢！」

許是老人對孫光泰太好了，才感化得他願與老人相依爲命。不然，他也許早就離家出走了，因爲令他不耐的是，孫大爹要逼他到學校去「活受罪」。

孫大爹「逼」孫光泰到學校去，不是用棍棒喝求，而是低聲下氣的哀求。有時，孫光泰執意不去，他甚至老淚縱橫的哭着給他下跪。這也是孫光泰爲什麼逃學了十多二十天，又會突然在教室中冒出來的原因了。

孫光泰對我依然充滿了敵意，他一心以爲我是來告惡狀的。大概他清楚養父對他的溺愛，所以他有恃無恐的不把我的來訪當一回事。他汲了水回來，把竹筒重重的往門後面一放，帶些挑逗的意味瞪着我，霸聲武氣的吆喝着孫大爹道：「孫老信，給一銖錢來買糖吃！」

我知道他並不是真的想吃糖，他只是想讓我明白，孫大爹之所以放縱他，是拿他無可奈何，也就是「告狀」不過是枉費心機罷了。

孫大爹慈祥的用商量的口吻對他說：「乖娃兒，拿一銖錢去買糖吃，不如留着買點小菜吃吧！」他儘管如此說着，猶豫了一下，依然就去摸褲袋。

我連忙打開手袋，拿出一枚五銖的硬幣，拋給孫光泰，孫光泰一把接了，理所當然般的連謝也不謝，飛也似的跑出去了。震得的小竹樓一陣搖盪。

「唉，這娃兒，請老師多多包涵！卡瓦人的孩子，比不得我們漢人！」孫大爹嘆喟的說，「因爲卡瓦人生養調教孩子的方法，跟我們漢人大大的不同呢！」

孫大爹津津有味的講了起來：「卡瓦人的女人上午生孩子，下午就背着孩子上山打柴，下河摸魚的去了。小娃兒一生下地，就給抱到山泉水下去沖洗！」

「那孩子受涼生病怎麼辦？」

「卡瓦人說，老天要讓他長大成人，自然什麼問題也不會發生。老天不想給他活，連洗個冷水澡也會病，死掉也就算了，他們一點也不在乎呢！」孫大爹說，「活下去的卡瓦娃兒，一個個全是壯壯實實的。」

孫大爹見我聽得很有興趣，也就越發講得高興了。他又接着說：「卡瓦族的娃兒，才一個月大就餵他吃辣椒，越哭越用辣椒塞。再哭就用蕁麻來抽打——」

我目瞪口呆的嚇住了！蕁麻是一種有毒的植物，葉形如掌狀，也有橢圓形的，高約三四尺。莖葉上生有絨毛。人體如不慎偶而碰到觸到，癢痛難耐，甚至紅腫潰爛流黃水不斷。——而卡瓦人竟用蕁麻來抽打他們的孩子。

「到了會走路，小娃兒就得跟着大人砍柴種地，放馬放牛，趕山打獵。老師，你想想，經不起磨受的早就夭死了。活下來的，不消說，個個自是體壯如牛。卡瓦人長大後，什麼苦都吃得，什麼風霜都經得，」孫大爹說到這裏笑了笑，「唯一受不得的就是關在學校裏，學做文明人！」

我會心的報以一笑，孫光泰原來竟是這樣調教出來的，怪不得他有一副銅筋鐵骨，不怕任何老師的體罰。學校那種警戒式象徵性的鞭打，無怪乎於他毫不起作用了。因為他早就領教過他們族人，更高明的鞭打和體罰了。

對於這樣特殊的一個學生，到底要怎樣才能使他脫胎換骨呢？想通了也簡單得很，就是老話所說的：「唯有用愛心來感化他」。

仔細想想，孫光泰在學校裏，挨的鞭打和責罵，遠比所受的教育多。說來令人赧顏耳紅，我們對他的責難多過耐心的開導規勸，至於關心就更談不到了。

經過這次訪問，我決定放棄以往的成見和方法，真正用愛心和誠意來感化他。我也發現，任何族人的孩子，在成長階段需要的是反覆多次的諒解和不斷的鼓勵，責難和苛嚴只會增加他們心靈的創傷和反感憎厭。

第二天下午上課時，我一走進教室，就看見最後兩排的男女學生，都擠到前面來坐了。只有孫光泰獨自坐在最後一排。他虎視眈眈地盯着我，有一副挑戰的意味，他的臉上依然浮着那副刁鑽古怪的可惡笑容。

我裝做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的樣子，平淡的巡視着教室。心中想着，這小子莫不是又在那兒解了一堆大便！這種還未開化的野人！我壓抑着心中的怒氣，憋着呼吸走過去。

令我觸目驚心的是，孫光泰的桌子上，有兩條比筷子長的碩大蜈蚣。牠們被一根繩子拴在一起，活生生的正在蠕動爬行。那兩條蜈蚣每爬到桌子邊緣，孫光泰就用手把牠們撥到桌子中間。

好小子，原來如此！我倒抽了一口冷氣。只是奇怪，爲什麼孫光泰不怕這種有劇毒的大蜈蚣！

看見我走過來，孫光泰面上掠過一抹得意的神采。他還頗富示威性的乾咳了一聲，想引起我對他注視。

我假裝什麼也沒有看見，又在寂靜中走上了講臺。面對着全班學生，我一眼看見，孫光泰把兩條蜈蚣放到他自己身上來了，一條爬在他的胸口上，一條爬在他的手臂上。我看了頭皮直發炸。我也深信孫光泰自有不怕蜈蚣的緣由，仍然裝着沒有看見他的舉動。

我的淡漠，使他感到有些失望和掃興。

我用很溫和的聲音說：「昨天我去訪問了孫光泰的家長。」好——小子，他以爲我又要訓他了，立即坐直了身子準備應戰。我看見一條蜈蚣爬到他裸露的脖子上，另一條正攀在他的肩上。

說真的，我實在擔心他會一下子把那兩條毒蟲，拋到學生中間。但是，我仍然裝作沒有

看見那兩條蜈蚣，繼續面不改色的說：「同學們，你們知道嗎？孫光泰在家裏實在是非常勤快呢！」

這小子怔了怔，顯然大感意外。眼中的戒備變成了慌亂的困惑。

我仍然泰然自若的說：「他幫他父親放馬、割草、砍柴燒飯，還洗衣服——」
那兩條蜈蚣被輕輕的拉下去了。

「其實，孫光泰同學一直就有很多優點，是我們許多人不如的。譬如，他竟有本事赤手捉蜈蚣呢！同學們，你們敢不敢！」我提高了聲音問。

「不敢——」孩子們大聲的喊，並回過頭去，膽怯而又帶些佩服的望望孫光泰。那兩條蜈蚣在桌上爬行着，孫光泰的手仍然在恣意地撥弄着牠們。在衆人的注視下，孫光泰不安而忸怩的笑了笑，他是不習慣被當做英雄來給人「崇拜」的。他黑黝黝的臉上，難得的騰起了一陣紅暈。

「你們都不敢，是嗎？可見，孫光泰同學，還是一位勇敢而有智慧的人呢！爲什麼說他有智慧呢？因爲他有辦法把蜈蚣弄得服服貼貼的，我們誰有這種本事？」

孩子們更興奮了，他們友善地又轉過頭去，看着孫光泰，並七嘴八舌的小聲說：「噓，真的呢，孫光泰真棒！」

孫光泰何時受過這樣的讚美，他顯然感動起來，手足無措的傻笑着。他傻笑着的時候，模樣一點也不令人可憎了。

「喂！孫光泰，你站起來說說看，你是怎麼把這兩條蜈蚣制服的？」我含笑的鼓勵着他。

孫光泰受寵若驚，害羞得漲紅了臉，只是一個勁的傻笑着，不肯站起來！

「好，我們大家鼓掌歡迎他！」

全班學生熱切地鼓起掌來，孫光泰還是不肯起來，我便故意激他，說：「哎，孫光泰，你連死都不怕，怎麼還怕羞呢？」

孫光泰果然被激住了，他豁的一下子站了起來，又擺出卡瓦人那副「上山伏虎，下海擒龍」的英雄姿態，又急又快的說：「說就說，我只是把蜈蚣的毒腺拿掉了，所以不怕他咬！」

「噢，真不簡單嘛！我相信除了孫光泰，沒有人敢做這樣的事吧！」我真心地讚嘆着。

「這算什麼？我們卡瓦人都會呢！」孫光泰自豪的說。

「真的麼？」我表示很驚奇，「這種大蜈蚣用來泡酒，可以醫很多病呢？譬如生瘡生瘤，無名腫毒，用蜈蚣酒擦了就會痊癒。被毒蛇咬了的人，喝了蜈蚣酒可以解毒。用處可大

呢！你的這兩條蜈蚣，送給我拿去泡酒，好不好？」

「當然好！不過，老師，我知道你不敢弄的。等一下，我幫你裝進瓶子去！」孫光泰善解人意的說。

「這樣更好，那麼真是謝謝你了！」我覺得心中十分感動。

孫光泰愜意的笑了，神情十分柔順。

我走下講臺，站在他面前，望着那兩條蜈蚣，用商討的口氣說：「你看，我們班上五十多個同學，只有你有這種本事。真是不簡單呢。不過，你知道的，大家都跟老師一樣，很怕這些疙咕蜈蚣什麼的。以後，你不要再把這些可怕的毒蟲，帶到學校來好不好？」

「嗯，嗯，好好！」孫光泰心悅誠服的說。他的兩眼閃閃發光，十分輕鬆自在。

自此以後，他變得聽話多了。也不再刻意的調皮搗蛋了。不過，畢竟是本性難移，脫胎換骨，談何容易。尤其是他受了別的授課老師的責罰，便會又舊態復萌起來。蜈蚣事件不久，他又創造了把上千條醜惡的棕色大毛蟲，灑得滿教室的新紀錄。而且，他仍然不愛讀書，還是經常的逃學曠課。

不過，我仍然相信，只要肯慢慢的感化他，他是會好起來的。

但是，意想不到的不幸事件竟發生了。一天下午，孫光泰去砍柴，不慎墜下懸崖摔死

了。

當我知道這個消息，去探訪孫大爹時，那破竹樓下，已經又多了一根餵食的竹管。孫光泰已掩埋在竹樓下了。

淒清和悲哀，重重的籠罩着四周。我爬上竹樓，只見暮色中，竹樓內的光線昏昏暗暗的。孫大爹正匍伏在樓板上，啜泣着給兩個死人餵飯。

面對這副感人的情景，我覺得有一份無以言宣的悽惻。也不知要怎樣來安慰這個不幸的孤老人。

孫大爹喃喃低語的餵完飯，無意中擡起頭來看見我，連忙直起身子，拽起衣服袖子，揩了揩紅腫的眼角。哽塞的哀聲道：「老師，妳請坐！」

默默的坐了一會，孫大爹蒼涼的悲嘆了一聲，神傷的道：「唉！這是命啊！這是命啊！」

真的是命麼：如果不是，又是什麼呢？

我無言以對，只是默默的望着他。其實，又何必說什麼呢？一個孤寂貧困的老人，在他淒苦的，飽經憂患的心目中，能有個人來看看，表示同情和瞭解，也就是他最大的安慰了。

自此以後，伴隨着孫大爹打發那寂苦的日子，只有那匹又老又瘦的馬了。

由於住在美斯樂這窮山僻壤，我又是個清貧的教書匠，我們的境地也並不十分寬裕。但爲了表示一點相惜的心意，過年時，我盡自己所能，包了四十銖的紅包，拿去送給孫大爹。他竟因此感動得不知說什麼才好。我知道他感激的不是區區四十銖的價值，而是這份不被遺忘的情誼。

一個秋天的晚上，有個學生跑來告訴我：「孫大爹的馬死掉了——」

除了嘆息，我不知道我還能做什麼？

迎着寒冷的夜風，我來到了孫大爹的破茅屋前。

寂靜的黑暗，有令人喘不過氣來的窒息。天籟在低低的嘆息，秋蟲在淒哀的啾鳴。一彎月牙畏瑟地掛在天上，彷彿不忍直視人世的悲涼。那些明滅的寒星，是上天慈悲的冷淚。

深藍而靜謐的蒼穹下，我看見有一副黑色的剪影。一匹死去的老馬，弓着牠那曾經載過許多重物，而今已僵硬的身軀，肋骨歷歷可數的，靜靜地躺在地上。一個孤苦伶仃的，我爸素昧平生的四川老鄉，佝偻着他那曾經載過，而今再也載不動許多苦難的背脊，無言的佇立在秋夜的風露中顫抖着。

偷生兒

一陣狂風灌進屋來，把壁上的小油燈搖熄了，屋內立即陷落在一片黑暗中。從小我就怕黑暗。黑暗常會令我喘不過氣來。隨着一陣窒息，我醒了。這時腹部陡地騰起一陣絞扭的疼痛，我即刻斷定分娩的時候到了。

外面冷雨淅淅，寒風陣陣。我摸索着點亮了油燈，看看錶才十點多，楊林鼾聲如雷的睡在對面的竹床上。今天晚上他因阮囊羞澀或是告貸無門，十分例外的留在家中。要不然，往常不到半夜他是不回家的，如果遇到週末放假，那麼更是通宵不歸了。

除了打麻將嫖女人，睡覺是他的第二享受。

我唯恐自己判斷錯誤，如果打擾了他的清夢，惹他潑口大罵不合算。便斜靠在床頭，靜觀發展，決定拿實在了才叫醒他。

約摸過了半小時，腹部是明顯的間歇性陣痛。我們第一個孩子馨兒已經兩歲多了。憑第一次的經驗，我確定今晚一定分娩在即，還是把他叫起來吧！

其實，根據我對他的瞭解，如果我還能掙扎着起來，我寧願自己去燒開水，自己去請接生婆，也不願看他火冒三丈的發着脾氣，切齒怒吼，攢着東西來「侍候」我。

遺憾的是，我不是那種堅強的女性，尤其是在一陣又一陣撕剝般的疼痛中，我虛汗直冒、渾身無力，連氣也喘不過來，我實在是力不從心啊！

我強自又忍了一會，哦！我實在不行了！這時我多麼希望有一個人在旁邊陪伴我！我帶着無限的渴望，歎然而膽怯的叫：「楊林、楊林，你快起來，我肚子疼……」

酣聲依舊如雷，他太好睡了，寒冷的雨夜，擁被而眠的確是一大享受！看見他睡得這麼香甜，我竟有些不忍叫他了。

又忍了一陣，虛汗已經浸濕了我的衣服。疼痛中，我突然想起有人曾經說過：「分娩是女人過鬼門關！」——在美斯樂，沒有醫院，交通不便，生災有疾幾乎都是聽天由命！哦！幸好美斯樂還有一位精通接生的周大媽！

我又喘息着呼叫：「楊林、楊林——」看見他仍然動也不動的躺着，我的聲音哽塞起來，陣痛使我回不過氣來，好不容易又熬過去了。我再叫：「楊林，你快起來——」終於，他翻了一個身，酣聲也停止了。但他沒有回應，我知道他一定醒了，他只是懶得搭理罷了。

「楊林，我肚子疼——」又一陣扭絞，我講不出話來了。

「叫、叫個球！」他鑰着暴躁地吼起來，吼聲嚇了我一跳，「肚子疼妳不會自己去屙屎！」

「不是！」額上的冷汗淌進脖子裏，我低聲下氣的說：「可能是要生了——」看看他不作聲，我又說：「你快去請周大媽來吧！」

他咳着吐了一口痰，不當一回事的說：「急個球！那有那麼快！生阿馨妳還不是頭晚上就叫，到第二天早上才生！」語氣中充滿了厭惡！他最痛恨的就是把他從夢中叫醒！

「第二個和第一個不同，我聽人家說，第二個是很快的！」又一陣疼痛襲來，我的聲音抖起來，「你陪我一下也……也是好的！」

他伸腕看了看錶，不耐煩的說：「現在才十點多！急什麼！先睡一覺再說！」他說完掉過頭，面朝牆壁又自顧自的睡了起來。

不一會，那抽風箱一樣的鼾聲，又充塞了空間。一種鹹鹹濕濕的液體，熱呼呼的滾下面頰。我早已經習慣了的孤獨悲涼，更酸澀淒苦地湧上心頭，我覺得自己太可憐了！在這種時候，任何女人的情感和意志都是脆弱的。在這種時候，任何女人都渴求安慰和支持！尤其是一隻溫暖的手，能握住妳冰冷的指尖，使你寬心慰藉，充滿勇氣戰勝難關！

不是時常聽人說這嗎？當妻子在產房分娩，丈夫憂心如焚，坐立不安，流連徘徊在外，期切的等待着母子平安的佳音……如果我有這麼樣一個關心我的丈夫，我爲他死了也甘心！想到死，我不由打了一個寒噤！爲了不使兩歲的嬰兒失去母親，爲了這個即將降生的小生命，我沒有權利死！

疼痛一陣比一陣劇烈，一陣比一陣難熬！爲了孩子，你要叫他起來幫助你！這不是義務，而是他應盡的責任！

「楊林，楊林——我肚子疼得太厲害了！求你別睡了！求你快快起來！」
叫了一遍又一遍！好不容易的，一聲怒罵才作了回應：「叫妳媽的死！疼！有多疼？個個女人都會生孩子，誰像妳！妳就不會忍着點嗎？」

我渾身顫抖起來！腦袋內一片轟鳴！那些原先憑幻想建立起來的有限感情，每次都是被他的薄情寡義，沖擊得盪然無存。他用他赤裸裸的言行，一再證實了我當初是錯把他當作偶

像，更愚蠢地竟委身於他。

我氣絕地說不出話來，任何大病小病我總是忍着的！我忍着病痛自己洗衣服，做家務事，領孩子，不是實在爬不起來，我決不請一天假休息！爲了節省幾銖錢，大腹便便我還去老遠的地方挑水……

而現在，我是在臨盆分娩啊！生孩子也可以忍嗎？如果可以，我一定會忍着不生的！

但我是一個脆弱的女人！我恨我自己不爭氣！更恨我不該變爲女人！悔不當初有什麼用？這個孩子總是要生下來的！這時，分娩的疼痛已經麻木了，而心中的悔恨和悲傷，却是那麼痛楚！那麼深刻！那麼令人絕望！

妳難過什麼勁？他那邊罵完了又倒頭大睡，瞬間，那令人憎厭的抽風箱似的鼾聲，又淹沒了一切。那鼾聲彷彿在抗議：不要再擾人好夢。也彷彿在告訴你：妳死妳活是妳的事！關別人什麼相干！

一陣更猛烈的陣痛，使我清醒過來。每一次陣痛襲來，我就用牙咬着棉被，兩手死命的抓着床沿，以減輕疼痛和痙攣。

突然間，我想起幾天前，美斯樂有一個已經是六個孩子的母親，因難產而死去。還有一位四個孩子的母親分娩，嬰兒的頭部已經出來了，身子出不來。由於沒有醫院更無設備，連

有數十年接生經驗的周大媽也沒有辦法。加上美斯樂每逢雨季，公路總是被山水沖毀，交通斷絕，只好請人用擔架把這女人抬下山去搶救。

結果嬰兒死了，大人僥倖地保住了！哦！太可怕了。我恐懼地不自禁的又求助的叫起來：「楊林！楊林！」我低聲下氣的哀懇着，心中埋怨着自己太任性，也一再告誡着自己要忍耐些，「楊林，求求你，我實在害怕，求求你快去叫周大媽來——」

這一次他很快就醒了過來，怒恨交加的一翻身坐起，把竹床弄得好響！他切齒罵道：「妳媽的×話！才過了兩三個鐘頭，妳急什麼？死不了的！再叫，再叫個球！」——不用說，你也猜得到，他倒頭又睡了。

憤怒湧上心頭，你爲什麼這麼絕情？

你真的這麼瞋睡嗎？爲什麼你可以在麻將桌上，大戰他個三天三夜，你不肯爲了一個要生孩子的妻子，犧牲半晚上的睡眠？

其實，何必再問，這是一個只愛他自己的自私的男人！妳又不是今晚才知道！而妳這個愚蠢的傻瓜，竟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諒解、忍耐、姑息他，他太瞭解妳無用的忠厚和愚善了，所以才這麼肆無忌憚地摧殘妳、折磨妳、欺壓妳！不要說妳恨不得將他五馬分屍，不要說！過了今晚，你這沒教訓的笨蛋，又會含悲忍淚地去委屈求全了。不爲什麼，只是爲

了中國人傳統的婦德。其實，也不是，只是爲了可憐的孩子，所以妳只得吃苦了。

妳哭什麼？流的眼淚還少嗎？哭什麼？哭的日子還在後頭呢？誰叫妳當初不聽媽媽的忠言逆耳！妳自己找的啊！怪誰！

冷汗濕透了衣服，淚水浸濕了枕頭，被子濡滿了口液，到處都濕了，只有下面不濕！是乾生，接生的周大媽說過，乾生是最疼的。

陣痛把我拋上擲下，我被折騰得死去活來。看情形，時間不多了，而接生的人還沒請來。焦急又激起了心頭的憤怒，真想罵一句你這個狼心狗肺的……

死去又活來的陣痛，去而又復來的抽剝，上帝，你的這種懲罰未免太不公平了！夏娃偷食禁果是心甘情願的！而我是被強迫的！沒有愛情的果是苦的、澀的，難以下咽的！怎麼還要這麼煎熬我！

上帝啊！請你救救我！現在我需要有人助我，因爲我不會接生剪紮！上帝令我想起了向鄰居呼助！

「鄭太，祥林嫂！你們快來！」我竭盡全力的拼命呼叫，我的鄰居位在幾十公尺外。

鄭太和祥林嫂幾乎即刻趕來了。她們一進來看見我在孤伶伶的掙扎着，二人趕忙奔到床邊，一人握住我的一隻手，在床沿邊坐了下來。

感激和欣慰溫暖我的心！人世間，最沒有條件的情感，除父慈母愛，於我來說，就是友情了。我懂得愛情，但我不知道真正的愛情爲何物，愛情也許只是人單戀時，一廂情願的幻想，實惠的只是那個錯被當作偶像的。

愛情，是使妳誤入陷阱的餌，而這些餌的美味，還是妳自己幻想出來的。

「疼了多久啦！」她們二人異口同聲的問：「是幾點鐘開始疼的？」

「十點左右！」我喘息着，陣痛實在已經快達顛峯了。

「十點就疼了！唉喲，老天，楊先生怎麼還在睡覺！」鄒太詫異地說，「現在已經快三點了！」

他不幸早就被我的呼喊又弄醒了，他只是懶得作聲罷了。

「楊先生，你真是太大意了！請你快去請周大媽來！」祥林嫂也埋怨的說。

「大驚小怪！急什麼球！」他鐵青着臉坐了起來。語氣間還有些怪別人多管閒事呢！

「怎麼不急！人命關天，還是你自己的太太！」祥林嫂直口直腸的斥道：「是我們李祥林一聽說肚子疼，趕快就去請醫官了！」

「就是了，都四、五個鐘頭了！虧你睡得着……」鄒太起先還陪着些小心，現在也忍不住氣忿的說。

楊林知道衆怒難犯，十分不情願的坐了起來。他故意慢吞吞的先點燃一根煙，噴了幾口才去穿鞋子。他用動作來表示，他是不耐煩的。

鄒太不滿的皺着眉頭，按捺的伸頭看了一眼冷火淒淒的廚房，指東罵西的跳了起來：「小曾小曾！平常就說給你，叫你一疼就叫我們，你不叫！你客氣什麼？看！看連水都還沒燒！」她說着就燒水去了。

祥林兄也點亮了他家的汽燈，連忙送了過來！這些好心的鄰居，都樂意地來幫忙。如果不是爲了難爲情怕打擾人家，我其實應該早就呼請他們的。

在衆人的催促下，楊林才嘀咕着出了門。他罵着天氣不好！罵着泥滑路爛！罵個半夜三更的！罵着他的命苦——做人怎麼有這麼多的麻煩！罵着他倒了十八輩子的霉，連個安穩覺也不得睡。這倒是責在話。他因雀戰熬夜太多了！不過，謝天謝地，儘管罵着，他總算去請周大媽去了。

然而，他前足出門不過五分鐘，一陣活生生撕裂的疼痛後，嬰兒呱呱落了地。

鄒太和祥林嫂都不會接生剪紮，她們急得哇哇亂叫。居於母愛的天性，還是我連忙請她們用毯子將孩子蓋好。

鄒太尖叫着奔出去了，她去叫她兒子陪她去催周大媽快些來。

祥林嫂六神無主，手足無措的按住我，直叫我別動盪，因為胎盤還沒有下來。

我又急又怕又擔心，因為我聽見新生的嬰兒連連打了幾個噴嚏。

馨兒被吵醒了，哭着坐了起來，祥林嫂連忙去抱她。

外面的雨早就停了。寒冷的山風透過竹牆縫隙刮了進來。那可憐的小嬰兒哇哇哭叫了幾聲，又連連在打噴嚏。

怎麼辦！這樣孩子會着涼的！我心急如焚，胎盤一直不下來，我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萬般無奈的等待着，等待周大媽快來。

時間好像變得漫長起來，一分一秒都是這麼難挨。

祥林嫂抱着馨兒走來走去，不時地站在門口往外張望着，口中唸唸有詞的道：「怎麼還不來，怎麼還不來……」

祥林兄和老爹他們守候在外面，直跌足嘆氣的說：「這位楊老兄太誤事了！他不想去請周大媽，可以來叫我們去啊！」——有這種道理嗎？

差不多過了四十多分鐘，周大媽才來了。取出胎盤、剪紮臍帶、包裹嬰兒……一場女人赴鬼門關的搏鬥，總算暫時「平安」地結束了。

然而，人的心並不完全是肉做的。楊林又在那邊怨忿地咒罵了：「他媽的死，又生個賠

錢貨！」——這是第二個孩子。

到鬼門關去得來的孩子，自己懷胎十月，一朝分娩的骨血，管她是賠錢也好，賠命也好，我決不會怨她嫌她，我愛她如命！不爲什麼，只因爲她是我的孩子！我有責任要愛她！

可不是麼，這個小寶寶好乖好乖！她甚至很少很少哭！靜得有些反常。好像知道她不受一家之主的歡迎，連哭聲也是又細又微。

仔細端詳這張嫩紅的小臉，實在是一個可愛美麗的孩子。好一雙黑亮的大眼睛，泛着些藍采的眼白相當動人。面頰一動，就現出兩個誘人注目的小酒渦。玲瓏秀氣的小鼻子，小巧的嘴唇，烏黑油亮的頭髮。……來探望的朋友和同事都說，這小寶寶長大了，定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孩子。

其實，我並不在乎孩子的容貌，可不是嗎？母不嫌兒醜！我只覺得因爲我生了她，所以我愛她入骨。

很快的，我就發現，這小寶寶乖得不正常，靜得不正常。她的哭聲太微弱了，這不是好現象！而且，她呼吸時，頭部會隨呼吸擺動。頭兩天都是祥林嫂來替她洗澡，給她穿着長袖過手的小衣服。第三天我能下地活動了，就親自爲寶寶洗澡換衣服。我發現她小手的十個指

甲全泛着青色。我很擔心，立即把這些症狀告訴了楊林。

他總是怕麻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毫不以為意的說：「大驚小怪！這娃娃正常得很，健康得很！請你不要咀咒她！」

過了幾天，情形依然，我實在不放心，祥林嫂來時，我便告訴了她。她贊同的說：「孩子生下來那天，耽擱太久，可能受了涼。去買點七厘追風散來給孩子吃！」

在美斯樂女人坐月子，是不能出門的。否則，不僅會引起攻擊，還會被人拒出門外。我只好對楊林說：「請你好歹抽空去買點藥來！」他總是說他忙。加上那天早上他因貪睡懶覺（一貫如此），馨兒沒人照管，被別人家的馬踏了一腳，身上受了點皮傷，也需要買一點繃帶和消炎粉。

這一次他倒很爽快，滿口答應中午他下了課就去買藥。

我抱着馨兒，由中午十二時就巴望着，直到半夜三更他才雀戰歸來。他是去過街上的，買回來兩雙他自己並不等着要穿的新袜子。

「你買的藥呢？」我按捺着，期切的問。

「什麼藥？」他不知是裝蒜，還是真的給忘了。

我一聽他這麼問，怒氣就填滿了胸膛。何必再講！我已經氣得講不出話來了。

「哼！板什麼肚子臉！我忘記了！」他滿不在乎的說，「明天買吧，反正這時人家已經關門了。」

不爭氣的眼淚又流了出來，流得滿腮滿頰。那顆屢遭失望的心，都快被眼淚泡得發白了。

他咬着嘴唇瞪了我一眼，忿忿的道：「哭妳媽的死！哭老子個球！我就不信老子今天不買這個藥，娃娃就真的會死掉！死了我負責！」他切齒咒罵着，嘴角旁那兩道紋絡搭下來，更令他現出一股冷酷的氣色。他罵着脫了鞋子，納頭便睡。

自然，你想哭就哭吧！那邊，抽風箱似的刺耳鼾聲又響起來了。

第二天，爲了孩子，我委屈求主地又懇求他，請他務必再去買藥，或是請醫官來看一下。

拖了幾天，總算有了答覆，藥沒有，醫官說不得閒，有空他說他會來……

我如夢方醒，才後悔應早些拜托祥林嫂幫忙買藥的。祥林嫂實在太忙了。但是她仍然一口答應第二天買藥！

然而，遲了！已經來不及了！那天晚上，新生的小嬰兒，陡然地像貓哭一般的，厲聲慘叫起來，那叫聲，令我驚心動魄，令我汗毛倒立，也令我刻骨銘心、終身難忘！

我嚇慌了，抱着孩子不知所措的又哭又叫。鄰居們連忙趕來了，見這情形，大家嚇得慌做一團。

幾個聞聲趕來的學生，立即飛奔去請醫官。

楊林也從麻將桌上被請回來了。

小嬰兒悽厲地一聲比一聲高的怪叫着，這可憐的孩子，她是疼得受不了了，才這麼聲聲慘叫的啊！

醫官終於來了。一看這情形，他連連搖頭，一言不發的給孩子注射了一針，留下一點藥，就走了。任何人都看得出來，他的治療是十分勉強的！

祥林兄追了出去，醫官嘆口氣，說：「沒救了！準備後事吧！」

哦！那是好悽慘的一個夜晚！我抱着孩子哭了又哭，叫了又叫。千聲萬聲的禱告了又禱告、祈求了又祈求……一夜未曾闔過眼。

天快黎明的時候，外面下起雨來。我知道她不行了，我恐懼的把楊林叫了起來。他睡眼朦朧地才一接過孩子，孩子就在他手上斷了氣。

這可憐的孩子，她來到這個世界才十天，就無聲無息的悄悄離去了。

這淒風苦雨的世界，她靜靜地躺在蚊帳中。我沒有呼天搶地，我沒有撕頭髮撞牆。我恨

我自己爲什麼這麼疏忽！這麼粗心！這麼大意！這麼不經大腦思考，就把自己和下一代的安
全，交託在一個不負責任的人手中。我也恨我自己不該怕人譏笑，而不自己去買藥，或是不
親自抱了孩子去請醫官治療。我恨我自己！我其責難咎！我對不起你！可憐的孩子！是我的
一失足坑害了你！

悔恨有何用！

她睡着了，她是再也不會醒來了！

探望的人們絡繹不絕地來了。我發現只有少數的人，面目中流露着同情的悲哀。多數的
人只是來安慰我，並不是爲這可憐的孩子悼亡的。

有些人甚至只是來湊熱鬧的，他們明目張膽，毫不同情的說：「這種還不滿月就死去的
孩子，是偷生鬼悄悄背了閻王老爹來脫生的，死掉就算了！」

偷生鬼，理所當然的該死！楊林起先還有些自責的愧疚，一聽見這種謬論，知道撈到了
一根推卸責任的稻草，連忙大爲贊同的說：「是呀！是她自己還沒允許投胎就私自來偷生，
又被閻王老爹抓回去了。唉，這是沒辦法的事，怪得了誰！」他如釋重負的喘了一口氣，神
情也輕鬆起來。

我想把他看得再清楚些，就含淚定定地看着他。只見他嘴角竟泛起笑意來，他像遇到了

知音般，和那幾個人眉飛色舞的大談起「偷生鬼」的故事來。

我詫異着，早上孩子在他手上咽氣時，他不是還硬生生的擠出過幾滴眼淚來的嗎？而此時，他面上那淡薄的哀痛早也盪然無存。

他這個人我是太瞭解了，什麼災難只要不是直接落在他本人頭上，他是不會在乎的！親骨肉夭折尚且如此，我這「外姓人」就更不值一提了。而且他親自說過，妻子還沒有兄弟姊妹親！難怪他會這麼對待我了。我對他來說，不過是個外人而已！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也許是我太不瀟灑，我討厭那些人，不該在此時此地大談什麼偷生兒、偷生鬼！我對他們大為失望，更被他們的「好心說教」，弄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慄！我根本不贊同，他們用一些玄虛荒謬、怪誕的說辭，否定了人類骨肉相連的天性和情感。

對於早夭的兒童，他們不僅不同情，還駭人聽聞的講出一些對付「偷生鬼」的辦法。他們說，擺夷人的風俗是，如果嬰兒生下來，不滿一個月就夭折的，通常是把嬰兒用長刀砍成幾片餵狗，這樣偷生鬼就不敢再來亂投生了。

傣僩人通常都是把嬰兒屍，掛在寨子外不遠的大樹上，讓鳥雀野獸來啄食啃咬。所以路過傣僩人的寨子，有時會看見一些大樹上，同時掛着五、六具幼嬰的骷髏，狀極恐怖，令人慘

不忍睹。住在山區的雲南邊地漢人，如果嬰兒早夭，就將炒熟的菜籽放進襁褓，一面唸道：「你快快去吧！早去早超生。等到菜籽發芽，你又會得超生了！」

炒熟的菜籽怎麼會發芽呢？偷生鬼當然也就不能再偷生了。

然後，他們就把嬰兒屍埋在十字路口，說是故意要讓千人萬人，牛馬畜牲來踐踏。這樣偷生鬼駭怕了，以後再也不敢來偷生了。

……

這些人越說越得意，有些人竟「熱心」地去炒菜籽了。

這些冷酷的人，我厭恨他們的虛情假意！當他們拿着炒熟的菜籽進房間來，說是要放進嬰孩的襁褓內。我一下子從床上跳了下來，氣極的奪過那些菜籽，狠狠拋撒在地上。

那些人沒趣的，也是冒火地出去了。我却掩面而泣，悲痛難抑！明明她是個人，她是被害死的，你們却要說她是偷生鬼，簡直胡說八道！

埋葬了這可憐不幸的嬰兒，有好長一段時間，我仍然忘不了這剜心割肝的悲痛，也撫不平心頭的深刻創傷。我也常夢見，我抱着一個不會哭也不會吃的孩子，每次，我都是從夢中傷懷地驚醒過來……

滿月後，我去教書回來。在路上遇到一位太太，她好熱情的一把拉住我，試探着問：「

聽說你們丟掉的是個兒子，怪可惜的！」

我皺皺眉頭，更正的說：「不，是個女兒！」

「是個女孩嗎？」她臉上的神情不再是「可惜」的了，流露出明顯的輕視和不值一提。

「怪不得你們楊先生說，幸好丟掉的是個女孩，如果是個兒子啊，他就要去和周醫官拼命了！」

一股打心底冒出的反感和憎厭，使我的臉色變白了。我忿忿的說：「他怎麼不自己和自已拼命呢！關周醫官什麼事？」

「幸好」！請看這兩個字用得那麼冷酷絕情，難道女孩就不是人嗎？難道偷生鬼因男女有別，價值也就不同了嗎？再說，我相信即使真的是個兒子，他也不過如此而已！這些鬼說鬼講的鬼話，不過全是昧良心的託辭吧！

這位太太見我神情慘然，連忙告訴我，她生了六個孩子，夭折了三個。

我一聽連忙攔下自己的傷懷，大為同情的道：「三個嗎？老天爺，你是怎麼忍受這種不幸的！真是太可憐了！你一定哭死了！」

她淡然地看了我一眼，反而不明白我怎麼如此看不開，說：「唉，你也是，三個又怎樣？都是偷生鬼啊！我才不哭呢！拿去丟掉就完了嘛！」

我仔細地看着她的面目，她果然一點難過的神情也沒有，語氣間還希望我效法她的灑脫呢！

我沈默了，實在不知該說什麼好。這時我想起我家養的長毛狗冰冰，冰冰因早產，生下四隻小狗，在一夜間全死了。冰冰終夜悲鳴，團團亂轉。竟會來扯我的裙角，把我拖到牠的狗窩旁，流露着悲哀的雙目，求助的望着我，不住嗚咽低叫。我們把小狗埋葬了，冰冰竟用爪去刨開土堆，把小死狗一一銜了回來……一直過了好久，牠都在找牠的孩子。

而這個女人，她夭折了三個孩子，她却說是偷生鬼……

回到那淒清破爛的小茅屋，我身心疲乏地坐在床沿，不由一陣悲從中來，那鹹苦的淚又如泉般的流了出來。

正在這時，楊林回來了。看見我在哭，他厭惡地蹙着眉，冷笑道：「又在想那個偷生鬼了麼？告訴你，她在陰間是個比你老比你醜的鬼……」

我氣絕喉哽，用一種看陌生人的眼光，定定地看着他。這是個多會推卸責任，爲自己開脫的不負責任的丈夫和父親啊！

那懷胎十月的種種辛苦，那死去活來的一旦分娩，那喪失孩子的悲痛，所有的一切，都被「偷生鬼」三個字否決了。或者，是我太不懂幽默了！不過，我認爲在人類生離死別的時

候，最需要的是感情！

除了嘆息，我能說什麼？除了嘆息，又能說什麼呢！

阿卡花

這裏是個三岔路口。一條通向美斯樂，一條通向滿星疊，另一條就是下山的路。三岔路口旁有一個阿卡人聚居的寨子，住着十來戶窮苦的阿卡人家。

那一年雨季，我帶了兩個孩子到山腳下的姪姊渡暑假。因開學在即，不得不冒着雨，乘那種又老又舊，只有美斯樂才特有的老爺吉普車，顛顛簸簸的返回山鎮。

滂沱的大雨、泥濘的公路，車子不知拋了多少次錨，才掙死掙活的來到了三岔路口。因為前面山水沖毀了公路，坍方太多，危險重重，車子無法再往前走，被迫停了下來。加之坐在那種令人驚心動魄的老爺車上，真是步步危機，冷汗虛汗泡着一顆顫然的心臟，乘客也寧

願棄車步行了。大家紛紛下了車，付過車資，各人提了簡便行囊，徒步跋山涉水的返回去了。

我的兩個孩子，大的四、五歲，小的才一歲，加上山巴佬進城，買了一大堆日用品，徒步翻山越嶺的談何容易，只得無奈的在那阿卡寨內停留下來。

路邊有一間阿卡人專門蓋給過往行人、落腳打尖的茅草亭。我將兩個孩子揹一個抱一個，雙手提着大包小包，鑽進茅屋亭避雨歇息。怎麼辦呢？難道在這裏過夜嗎？望着外面越下越大的雨，我真是一籌莫展。

許多阿卡小孩圍在亭旁，好奇的望着我們母女三人。那位好心的阿卡頭人，也關切的進來問我，要不要找兩個阿卡人，幫我揹孩子拿東西，送我們母女三人回美斯樂，他們也可找點外快。我一聽正中下懷，立即滿口答應了。

這位阿卡頭人，五十多歲的年紀，高高瘦瘦的，面孔稜角分明，眉目英挺。如果不是穿得破破爛爛的，儀表倒不俗呢！他很快就找來了兩個阿卡少女，我猜是他的女兒。這兩個阿卡少女大概才從地裏回來，渾身溼淋淋的，身上穿着阿卡族的黑衣短裙，頸上腕上掛滿了名目繁多的飾物和錢幣。她們才一走進茅草亭，就有一股阿卡人因終年不洗澡，而褥出來的體臭飄了過來。

小馨兒一聽說要這兩個阿卡搯她，立即嚇得哭起來。她一面往我身後躲，一面哭叫着：「我不要阿卡搯，阿卡臭死了！」

說真的，這兩個阿卡少女非常俊俏，面龐十分清秀，都是瓜子臉、杏仁眼，睫毛又黑又長，玲瓏的鼻子，小巧的嘴，棕色的皮膚，有一種野性的樸實美。尤其是大些的那個，十六、七歲的年紀，身材窈窕而飽滿，煥發着濃郁的青春氣息。遺憾的是，她們的確太髒了。阿卡這種山地民族，是不時與洗澡的，衣服更是從新穿到爛都不換洗，爛了才脫下來扔掉。往往阿卡人才一出現，那股特有的臭味老遠就飄了過來，令人不敢呼吸。許多本來青春美麗的阿卡少女，都被骯髒弄得黯然失色。

爲了趕回美斯樂，我只得連哄帶逼強迫馨兒，要阿卡少女搯她，小傢伙執意不從的掙扎着。我把她硬抱上大的那個少女背上，她哭喊着像扭扭糖一樣的溜下來。我又把她抱起來，硬逼着再把她放到那阿卡少女背上。無意中，我看見那阿卡少女溼淋淋的頭髮上，好幾個肥碩的蟲子在鑽進爬出，看得我毛骨悚然，才打消了讓她們背孩子的念頭。

我用孩子不肯要她們搯作藉口，抱歉的推辭了，決定在這裏熬過一夜，只有第二天再想法子回去。

那兩個阿卡少女也不勉強，她們都會說漢話，嘰哩呱啦和我聊了一陣，就坐在一旁相互

找起頭蟲來。

她們頭上的蟲子多得嚇人，一翻開頭髮，只見白花花的粘滿了蟻子。她們捉到蟲子，就一個接一個的往口中丟，並吧嗒有聲的嚼吃起來。

我在一旁看得直發嘔，忍不住直啐唾沫，蹙眉道：「你們怎麼吃蟲子，髒死了！」她們嘻笑着，說：「髒什麼哩，蟲子吃人的血最乾淨的。那些牛馬豬鷄才髒，它們吃人的屎，人還吃它們的肉呢！」

說話間，她們已經又吃掉了幾個蟲子了。老天爺，我真想吐了，渾身禁不住起了一層雞皮疙瘩，頭皮也直發炸。外面又下着大雨，連個退讓處也沒有，只得別開臉不再去看她們。

她們自顧自的談笑着，翻掀着污粘的頭髮，津津有味嚼着蟲子，竟是那麼愉快呢！這真是一幕令人活受罪的「開眼界」。

終於，她們的蟲子找完了，熱情的約我到她們的家中去過夜，我連忙拒絕了。

天漸漸的黑下來，雨仍然下個不停。我們母女三人縮在茅亭內的竹床上，就着水壺中的冷開水，啃着從姨姊帶來的麵包。

這時，那兩個阿卡少女又來了。她們一人提着一壺熱茶，一人擽着一鍋飯，送來給我們吃。這份盛情真令人感動。只是回想剛才她們嚼吃蟲子的那一幕，我連一點胃口也沒有了，

更不敢吃她們的飲食。爲了表示謝意，也不忍使她們的交易落空，我連忙給了她們十銖錢，並告訴她們我們帶有乾糧。她們雖然有些遺憾，但還是很善解人意的收起了錢，使我心中的不過意減輕了些。

大的那個阿卡少女，主動的告訴我，她的名叫「艾娜」，艾娜的意思是阿卡之花。她是阿卡人心日中的美人，她們果然是那個頭人的女兒。她們猜中我是教書的老師，對我充滿了敬意，又說我很和善，所以敢跟我親熱接近。

她們坦誠好客的善意，使我感到十分慚愧。我竟私底下嫌她們髒。比起來，我覺得夠不上她們的致樸天性，然而，我還是真心實意的願意和她們交往，並請她們到美斯樂來作客。

我還告訴她倆，她們的模樣真的很美，尤其是艾娜很像電影明星湯蘭花。我送給她們一人一塊從嫩姑買來的香皂，說：「妳們天天用香皂洗洗澡，換乾淨衣服，一定更美呢！」她們尖聲尖氣的笑起來，愉悅而自得。並珍惜的把香皂放在鼻端，使勁的聞了又聞，才歡天喜地的離去了。

天黑下來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拿出新買的尼龍被子，和兩個孩子擁在被中，聽着冷雨淅淅，寒風蕭蕭，好不容易熬過了漫長的夜。

第二天上午，雨總算停了。熱心的艾娜跑了好幾里遠的路，爲我們僱來了三四馬。一匹

馱了兩個孩子，一匹馱東西，一匹我自己騎。我們才得脫了困境返家去。

臨走時，我約艾娜她們務必要到美斯樂來玩，她們滿口答應了。

艾娜指着寨子外面一叢發臭的植物，說：「老師，你看，等那種花開了，我就要做新娘了，到那時，我就可以來美斯樂看你了！」

那種植物的枝和花朵都有些像向日葵。開出的花色黃，並有一股衝鼻的臭味。不知爲什麼，阿卡人最愛佩帶這種花。巧得很，我們漢人就稱這種花作「阿卡花」呢！如果聞不到它的辣臭味，這種花真的很艷美呢！

殘冬時節，美斯樂的阿卡花開了。開得漫山遍野，到處都是一片黃澄澄的。晶瑩澄澈的藍天下，映襯着一片嬌嬌的艷黃，把這荒山野林，渲染得一片絢爛。

看見阿卡花開了，我想起了那個阿卡少女——艾娜。不知她的佳期是否已過？我天天等着她們來我家作客，並準備了一些禮物要送給她。

然而，阿卡花謝了，艾娜她們一直沒有來。不知是她們來過了找不到我家，還是她已經嫁到遠方去了。因爲萍水相逢，又是個夷人，不久，我就把這事淡忘了。

第二年的雨季又到了。一天黃昏飯後，我正在洗衣服，只聽見有個阿卡女人在院門旁低低的、怯怯的叫着：「太太，買柴啊！」

我連忙丟下衣服，雙手沾着肥皂沫子走了出來。只看見一個年紀輕輕、蓬頭垢面的阿卡女人，前面用布帶吊着一個胖呼呼的孩子，後面揣着一捆好重的柴。她單薄溼透的衣服袒露着，一股股污濁的雨水從她凌亂的髮梢，沿着脖頸淌下來，流到她高聳的胸脯上。那個髒兮兮的胖孩子，吮着她髒兮兮的乳房，連着那些污濁的雨水一同吸進肚去。

這阿卡女人滿臉的惶恐和期盼，受驚的雙目不安的向院內張望着。看見我出來，她用漢語低低怯怯的又說了一遍：「太太，買柴啊！」

噢，這阿卡女人好面善。她的眉目十分清秀，但已染上明顯的風霜。她是那麼愁苦哀怨，彷彿曾經遭過厄難摧殘。令我動容的是，她前面揣孩子，後面揣柴的淒苦像。又下着大雨，泥滑路溼的，阿卡人活得太艱辛了。

「進來嚟！」我說，立即我認出她來了。——艾娜！她是三岔路口阿卡寨的那個艾娜。才一年不見，這朵艷美的阿卡花怎麼就凋謝了，她的臉是蠟黃的，原來那抹健康的紅暈消失殆盡，她竟是如斯的憔悴。

她也認出我來了，她一點也不興奮。她警惕地小心翼翼地望着我，神情惶惶然，戰戰兢兢，一副大難會隨時降臨的恐慌樣。

我友善的笑着，和氣的說：「怎麼？艾娜，你不認識我了嗎？」

她終於木訥的點點頭，小聲說：「妳是那位老師……」

「是呀！艾娜！妳怎麼變成這副樣子啦！快放了柴，到堂屋裏休息一下！」我快活而爽朗的說。

她拘謹的把柴放到柴房後面的柴堆上，卑下的躬着腰，縮着肩走到我面前，怯憐憐的不敢進屋去坐。

我再三執意地催促着，她才侷促的進來了。她十分憐惜的緊擁着她的孩子，彷彿有誰會來把他搶去似的。

得知她還沒有吃飯，我連忙領她到廚房用膳。見我坦誠相待，艾娜才慢慢的放鬆了一些。只是，我發現她仍然很緊張，一雙恐慌的眼睛易於受驚的流轉着，一有風吹草動，她便緊緊的抱住那孩子。她很少講話，對我她有一種明顯的敬畏，令我感到我們之間的距離遙遠而生疏。這使我心中不大自在，因為我不是那種有淺薄優越感的人啊！

我盡量和顏悅色的引她說話。問了半晌，才知道原來去年阿卡花開的時節，她嫁到很遠的一個山寨去了。我問她，現在爲什麼要到美斯樂來？她說，她已經被她的漢子丟掉了，所以她只好來美斯樂砍柴賣了。

「你的漢子爲什麼要把妳丟掉？」我同情的問。

她又本能的抱緊了孩子，用一種悲哀無助的眼神望着我。我知道她不肯講，也就不再勉強。

她吃過飯指了孩子，告辭要走。我給了她二十銖錢，兩筒煉乳幾包餅乾。又叮囑她隨時再來，她滿心感激的離去了。

第二天下午，我才一回來，就意外的看見艾娜站在絲瓜棚下，看情形她已經來了好一會了。

她依然百般珍惜的把那孩子吊在胸前。她迎了上來，誠惶誠恐的說：「老師，我想來在山腳下，蓋一小間窩棚住，可以嗎？」

我正苦於這兒偏僻沒有緊鄰，時常希望有人毗鄰而居，以減輕獨居入夜後的恐懼，當下滿口答應了。

艾娜喜出望外的綻出了一朵笑容。她抱着孩子健步如飛的，立即就到山林中去砍材料。不到三天的功夫，艾娜就在我們幾米開外的山坡下，蓋起了一間比人略高、有兩席大的小窩棚。

我給了她一些舊被蓋和大人孩子的衣服，以及一些鍋盤碗盞的炊具。從此，艾娜和她孩子，相依爲命形影不離的住在那間小茅屋裏。

她白天通常到山上去砍柴，有時也去幫人挖地作短工，晚上才回來。母子二人過着辛苦而平靜的日子。她很少到我們家來，反倒是我因爲一個人太寂寞了，每到黃昏做完家務事，我就愛跑到她的小茅屋去，探頭朝裏面張望一番。

那間小茅屋，一半用竹笆做了個地舖，一半做廚房起居室。門對面她用石塊圍了一個火塘，火塘裏的火一到夜晚就熊熊的燒起來，令人覺得有一股異樣的溫馨。我相信艾娜母子二人在這裏過得很愜意，也很滿足。

但是，很快的，我就發現，艾娜下意識的在躲避什麼人。每次我一出現在她的門口，她就會慌張的連忙去抱孩子。直到看清楚是我，她才心有餘悸的喘過氣來。

我納悶的想，她在防備什麼呢？難道她是逃出來的嗎？她爲什麼要逃呢？如果不是，她又何必防備什麼呢？

艾娜就這樣孤寂的生活着。

我常常不忘給她一些米鹽菜之類的東西。她見我把剩飯剩菜倒在泔水桶裏，給人家拿去餵豬，覺得很可惜，說她們阿卡吃的還沒有這樣好，叫我留給她拿去吃。阿卡人的生活的確是赤貧窮苦，她們吃的菜主要是生辣子和粗鹽，再就是山茅野菜和昆蟲，從來不吃油。他們還吃蚯蚓和螻蛄，除此之外，最愛吃的是狗肉。漢人家病死的狗，即使埋了他們如果知道，

也要去挖出來吃。

有許多阿卡人還喜歡到漢人家討殘湯剩水充饑，往往吃得津津有味。

艾娜每到山林中砍柴，如果拾到木耳蘑菇，或是採到嫩蕨，總要送一大堆來給我。給她錢她也總是不要，我只好回贈她一些煉乳和餅乾什麼的。

漸漸的，艾娜似乎不再那麼憂心忡忡了。每次我去看她，她也不再神經質的慌忙去抱孩子，只是安靜的對我笑笑。

我從來不進她的屋裏去，只是習慣的站在門旁向內張望一番。只要看見她們母子二人，好好的生活在那裏，我就會感到很安心。晚上獨自聽着風聲雨聲、野獸嗥叫聲，也就不再那麼恐怖了。艾娜已成了我生活中的伴侶。

有時，我甚至覺得她生活得自由自在，不必被不幸福的婚姻大石鎮壓着，自己一個人苦一個人累，和孩子相依相偎，沒有精神負擔和壓力，身心蠻輕鬆又愉快，但願她心中的擔慮也成爲過去。

我覺得我竟有些羨慕她。能離開一個薄情寡義又不稱職的丈夫，我認爲是生命中的另一種幸運，一種得到解脫的幸運。

我想，艾娜應該是幸運的！只是，我依然覺得，艾娜的眉梢眼角，有時會不自禁的流露

出一種顫然的恐懼。她在恐懼什麼呢？每當她突然震驚的想起什麼，她就會本能的抱緊那孩子。她總是那麼害怕會失去孩子。其實，這是可以理解的，一個被丈夫遺棄的女人，決不甘心再失去孩子。

一天黃昏，意外的，我聽見艾娜的窩棚內有男人講話的聲音，便好奇的趕去探望，看看到底是什麼人來造訪。

艾娜的小茅屋門是敞開着的，我一眼看見有個三十多歲、五短身材的阿卡男人，橫躺在地舖上吹煙。艾娜照例緊緊的抱着那孩子，坐在一邊。

鴉片煙的氣味使我作嘔翻胃，我不想再走過去，只是站着那裏對艾娜說：「艾娜，你怎麼也不請我吃喜酒？」

她沒有回答，只是和那阿卡漢子，用我聽不懂的阿卡話講了一串什麼，然後她對我笑了笑。那笑容怪怪的，不知是很勉強呢，還是羞澀忸怩。我一時也不大在意，後來回想起來，其實她並不是在笑，她的神情是悲哀而又無可奈何的。由於眼睛近視，也由於我當時以為她又重新找了一個丈夫，所以錯以為她是在笑呢！

阿卡人的結合是很隨便的，她們往往說分就分，說合就合。當時我想，艾娜是又找到了新的歸宿，心中覺得不大以為然。

我討厭那鴉片煙的氣味，我又匆匆的回去了。

那天黎明，我被幾陣砍重物的聲音驚醒了，接着我又聽見艾娜壓抑的啜泣聲，間或還屢雜了那阿卡漢子低聲的叱責。

怎麼新婚第一夜就吵架了呢？

早上有課，我梳洗畢抱了書走出來，只見那阿卡漢子正從茅屋中鑽出來。他手中拎着一包用芭蕉葉包着的東西，匆忙間，我依稀看見有血水從那芭蕉葉包中滴下來。

那阿卡漢子往山澗那邊走去，他走得很快，不一會，山澗間的樹木就遮去了他的身影。我因忙着去上課，不及細想匆匆的走了。

很久沒有聽見艾娜的孩子哭了。一天我才注意到艾娜和那阿卡漢子出雙入對，那孩子不知何時竟已經不見了。

看見艾娜砍柴回來，我攔住她問：「艾娜，你的娃娃呢？」我傲然的瞪着那阿卡漢子，指着他說：「是不是你把孩子賣了，供他吸煙？」

艾娜面上一陣痙攣，我才發現，她竟消瘦得這麼厲害了。她的雙目中湧出痛楚的悲哀、迷惑和慌亂。

「是嗎？妳把娃娃賣掉了嗎？」我指責的逼問着，心中有些發恨，恨艾娜居然爲了這個

臭男人，而把孩子賣掉。

那阿卡漢子顯然很怕我，那是因爲他有一種自視卑下的自卑感。他近乎諂媚的對我笑着，也不解釋。

我噁心的皺皺眉頭，艾娜一言不發，漠然的走過去了。望着他們雙雙離去的背影，我覺得自己很愚蠢，也很無趣。因爲阿卡人是一種原始的落後民族，他們對子女的親情，近乎是一種動物性的，既短暫又淡薄！真的是這樣嗎？我又懷疑起來，我想不管他們多麼原始、多麼落後，他們畢竟是「人」啊！

我又想起那個胖呼呼的孩子來。還想起艾娜憐惜的緊抱着他，那副相依爲命的樣子。而今，那個孩子呢？被賣給什麼人去了？我聽說常有一些販毒的走私客，喜歡出高價買這種尙不會走路的小孩子。他們把孩子買去並不是撫養，而是爲了把海洛因塞在他們的肚子裏，充作病兒帶到遠地去出售。……

太殘忍了！我不敢想下去。

但是，我一直惦記着那個孩子！艾娜在困苦中前面揹孩子、後面揹柴的也熬過來了，爲什麼有了這個臭阿卡漢子，她就不要這孩子了？我一定要問問她！

一天，我見那阿卡漢子獨自去挑水，就跑下來找艾娜。

她正在忙着做晚餐，她把一些肥碩的蚯蚓，活活的放進竹筒中，再放些鹽巴辣子一起舂了起來。

吃蚯蚓的阿卡，我又想吐了！

我竭力的忍耐着，啐了一口唾沫，問：「艾娜，你的兒子呢？」

艾娜像被電觸了一下，她恐懼的望着我，囁嚅着嘴唇半天說不出話來。
我等待的瞪着她。

她只是顫抖，我又逼着問：「被你賣掉了麼？賣給什麼人？」

「老師，我沒有賣，我的兒子他……他死掉了！」艾娜終於說。

我呆住了，瞪大了眼睛望着她，我想不到事情竟是這樣的。

「爲什麼？他不是一直好好的嗎？」

艾娜哀哀的嘆了一口氣，說：「他被岩峩砍死了！」

岩峩是那個阿卡漢子！艾娜的新丈夫。

憤怒令我震驚這岩峩竟容不得艾娜前夫的孩子麼？太令人憤恨了！我懷疑這些愚昧的阿卡是不是「人」！

相對沉默了一會，我說：「艾娜，妳竟肯要岩峩，不要妳兒子！妳真狠心。」

「老師，你不知道，我沒有辦法跑！我已經盡了我的力了！岩峩，他早先就砍掉一個了。那天，他在砍那個的時候，我就抱着這個跑了出來，」艾娜說，「老師，我一次生兩個！是兩個兒子呢！」

我有些給弄糊塗了，一時間弄不清楚她在說什麼。連忙打斷她，問：「你是說，你生了雙胞胎，是嗎？還有，岩峩就是你以前的那個漢子？」

艾娜使勁的點着頭，我原來以為她會號啕大哭的，她竟連一滴眼淚也沒落。她只是絕望的說：「我一直躲着！我知道我躲不掉的。沒有一個阿卡的雙胞胎躲得掉的。他們說，一次生兩個就是妖怪變的，要砍死才可以！我原來以為是真的。但是，我看見娃娃生下來，又紅又胖，他們明明是小姑娘，不是妖怪啊！我連忙抱起一個跑了出來……」

先出世的那一個當時就被岩峩砍死了，艾娜爲了搶救自己的孩子，連胎盤都顧不得剪掉。

孩子一離開母體，她就跳下地來，捧着孩子連胎盤，翻山越嶺的跑了。直到天黑，她才躲在山林裏，用牙咬斷臍帶，把胎盤生吞了充饑，脫下衣服裹住孩子，一路東躲西藏的來到了美斯樂。

然後就是，岩峩找來了，他砍死了雙生子中的另一個。

我終於想起來了，那天早上滴着血水的芭蕉葉內，就是那個被活活砍死的孩子啊！太駭人聽聞了！我真覺得毛骨悚然！

「他爲什麼要砍死他自己的孩子！」我忿忿的叫着。

「一次生兩個，是鬼變的！我們阿卡是不能留的！老師，我知道妳們漢人不是這樣的！所以所以，我抱了他跑……」艾娜不勝哀怨的說。

「是啊！我們漢人生雙胞胎，是叫雙喜臨門呢！艾娜，要是你們以後再生雙胞胎，你們阿卡不要，拿來送給漢人，再不然，送到孤兒院去吧！」我說。

艾娜的面孔僵硬了，她又急又怕的說：「不，不，我不會再生雙胞胎了！我不會了，老師，妳不要說……」

她哀懇而怨尤的叫着，好像我咀咒了她似的。

岩峩挑水回來了，我沒法再說了。

從此，我恨透了岩峩。然而，扼殺雙胞胎是阿卡人的風俗，又怎麼能怪愚昧無知的岩峩呢？是的，我也恨阿卡人的這種風俗習慣！

不久，艾娜的肚子又大了起來。

她常常摸着肚子嘆氣，憂心如焚。她連飯也不敢多吃，她竟相信飯吃多了，肚子會太

大。肚子一太大就會生雙胞胎。

有時，偶而碰到，我就安慰她，說不會每胎都是雙胞胎的。況且這一次，我也覺得她的肚子並不大的過份，彷彿很正常。

殘冬時節又到了，阿卡花又怒放了。山崗坡頭，路旁人家，都被一片艷嬌的黃色籠罩了。

艾娜每天砍柴回來，頭上身上都別滿了黃澄澄的阿卡花。連岩峩也在帽子上，別了兩朵阿卡花，使他顯得又滑稽又可笑。

他們夫妻二人每天砍柴得來的錢，除了少部份拿來買米，大部份都用來買鴉片煙吸。一到晚上，夫妻二人就躺在地舖上吞雲吐霧，十分逍遙自由。

艾娜也學會了吸鴉片煙，她已經成了癮君子。這朵阿卡花真的凋謝了。自從岩峩來了以後，我就很少到那間小窩棚去了。當艾娜也變成了癮君子，我幾乎根本不再到那裏去了。

我厭惡一切墮落的東西包括人！所以我不再關心艾娜了。

一天天剛亮，我才起床，就聽到艾娜的茅屋內傳來幾聲宏亮的嬰兒啼哭。艾娜分娩了！一種由新生命帶來的喜悅，令我興奮起來，我急急的梳洗畢，匆匆的趕去探視。

小茅屋的門虛掩着，我一面推門一面叫着：「艾娜，妳生得個什麼？是姑娘還是兒

子？」

門被推開來，一語尙未完，我嚇得呆住了，我看見岩峩正把一個粉紅色的嬰兒，刨開火塘裏火紅的炭灰埋了進去。另一邊已有兩隻嬰兒發青的雙腳露在炭灰外面。

——又是雙胞胎，兩個嬰兒都被火灰活埋了，空氣中有皮肉燒焦的臭味。

「媽呀！妳們這是做什麼？」我掩面失聲慘叫，回頭就跑。

我的喊聲驚動了四鄰，大家紛紛起來了。

岩峩從虛掩的門縫內，露出一雙充滿了驚恐的老鼠眼，很快的又縮了進去。

鄰冲跑過去，一足踢開了門，罵道：「死阿卡，大白青天怎麼害死人命？」鄰冲罵着，伸頭朝內張望了片刻，他也看見了尙在冒煙的火灰中，埋着的那一對雙胞胎孩子。他連連直

嚷：「喪德喪德！他媽的沒人性的死阿卡，你們這是做什麼？」

鄰人們遠遠的站着，那一對雙胞胎嬰兒已經沒法救了。這麼慘無人道的殘酷行爲，令誰也不願挨得太近。

岩峩用背篋揹上他們簡單的行囊，挽着面色惶惶而又顯得詭異的艾娜走了出來。看樣子他們是打算離開這裏了。

「不許走，不許走！」鄰冲此時的表現很得體，「這樣走怎麼行？把這兩個死娃娃拿去

遠處埋掉！」

岩嶽只得放下背篋，獨自到山窪裏砍來些芭蕉葉，把那雙胞嬰兒的小屍首裹起，拿到遠處去埋掉了。

然後，他們自己放火燒掉了那間小茅屋，夫妻二人便不知去向的離去了。

原來阿卡人視生雙胞胎爲最不吉利的凶事。他們一口咬定，凡是雙胞胎都是鬼怪來投生爲患的。所以，凡是雙胞胎一生下地，他們或是用火灰活埋，或是用長刀砍作幾段，或是活活的丟到大河裏。更殘酷的是，還有的把雙胞胎丟在春穀的確中，活生生的春成肉泥。並將生雙胞胎的夫婦趕出寨子，然後把他們的房屋燒掉。

唯有這樣做，據說才能化凶爲吉。否則，阿卡族的寨子，就馬上會發生大災難。如火災、瘟疫，或是山洪爆發、淹沒村莊，或是莊稼顆粒不收……

這種恐怖的惡風劣俗，不知是何時流傳下來，既滅絕人性而又殘酷萬分。

阿卡人因爲落後愚昧，已經生存得夠艱辛了。人丁實在並不旺盛，死亡率很高，平均壽命不到四十歲。上蒼爲了憐恤他們種族的日漸式微，特恩賜給他們雙胞胎，他們竟不以爲喜，反以爲悲，如此殘酷的扼殺雙胞胎，這種惡俗不知何時才會結束。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阿卡人竟常常生雙胞胎呢？還是他們扼殺雙胞胎的慘劇太令

人矚目了，在泰緬邊區的山區裏，隨時聽到阿卡人殘殺雙胞胎的事。

爲了讓這些無辜的小生命倖免於難，我祈盼上蒼最好不要再錯把這種恩惠，賜給阿卡人。也期望萬能的上蒼，能使阿卡人的靈光顯現，不再殘忍的扼殺雙胞胎。

如今，又是殘冬時節，阿卡花又開了。艾娜，妳在那裏呢？想不到妳這一朵阿卡之花，會勇敢地抗拒過你族的非人傳統！願所有的阿卡人都能如你當初般，因一念之愛而突然醒悟，把父慈母愛也正常的施給那些雙胞胎孩子，這將是阿卡族的福音啊！

不幸的是，妳闖不過你族人根深蒂固的傳統！我懂得妳無以言宣的悲絕！

真是雙胞何辜？雙胞何罪？世界上爲什麼會有這種殘酷的傳說？要怎樣才能像破除卡位人祭人頭的迷信一樣的，來破除阿卡人扼殺雙胞胎的迷信呢？

藍色的枸橼花

約摸午後三時，烈日當空，我下了課回來。只見門前乾涸的池塘邊，圍了一羣小孩，正在歡呼跳鬧的起哄着。原來有一個白皮膚、黃頭髮、大鬍子的外國人，身上僅穿了一條短褲，赤着雙足站在龜裂的塘底，似乎想找水洗澡。他裸露的身體部分，塗滿稀泥，那些稀泥是他走得太熱了受不住，敷上去的「清涼劑」。

美斯樂一到乾季，用水奇缺。不過，這個外國人倒找對了地方，因為我們屋對面的山澗裏，有一小股細細的流泉，我們用竹子搭了一條接水的長槽，把泉水引到路邊，再用一根塑膠水管把水引進家來。這股水平時細若手指，到了二三月，就小得像淚水。但因日夜不停的

流淌着，家庭煮飯洗衣洗澡的用水，省着點還是夠應付的。

我們的洗手間裏，經常用一隻汽油桶貯滿了水，用來洗衣洗澡，食用的水，貯在廚房的陶缸裏。以前住在學校那邊，必須到很遠的地方挑水去，比起來，這兒真算好多了。

那個外國人看見了我，便求助的走了過來，用帶着外國腔調的口音，還算流利的中國話問：「老師，這裏那兒有水？我想找點水洗澡。」

附近絕對找不到水的，看着他敷在身上的那些膠泥，我笑着說：「你跟我來吧，那是我們的洗澡間，你可以進去洗！」

他困頓的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是徒步從山下走來的，二十多公里遠呢！一路上，只有黃灰滾滾，他總算可以有地方洗澡了。

他幾步縱上岸來，提起放在地上的一隻草綠色帆布背包，歡愉的走進我們那間用竹笆做的洗澡間。

他推開鐵楞瓦做成的門，朝內張望了一下，我走過來指指那隻貯水的大汽油桶，說：「你看，水滿滿的，隨使用，別客氣！」

說實話，他在美斯樂別的地方，難得會有這種隨使用水的好運氣呢！

他彷彿有些困惑，帶着疑問的目光，定定的望着廁坑旁一隻半人高，口小肚大的陶缸。

這隻陶缸裏的水，是用來沖洗厠坑的。

我再指指那隻盛水的大汽油桶，他轉過頭望了找一眼，有些不便發問的樣子。就把他的帆布背包掛在柱上，迫不及待的走進洗澡間去了。

有幾個膽大頭皮的小孩，看見我進屋去了，便偷偷的溜下來，湊着門縫去看那個外國人洗澡。

他們嬉笑起哄的聲音驚動了我，我連忙抱着小綺綺走出來，大聲叱責：「你們幹什麼？這麼不懂禮貌！」

「老師，你來看，好笑死了！那個美國佬滑稽死了……」這些小傢伙，什麼都令他們好奇！

我實在不明白「美國佬洗澡」有什麼可笑的。

有一個小孩又說：「老師，你來看嘛，他穿着短褲的，不怕呢！」

他們那副樂不可支的快活動，令我有些躊躇起來，看一個外國大男人洗澡，這像什麼話。

「快走！」我不為所動的吆喝着，「管人家的，他怎麼洗澡是他的事，你們快走！」

那羣孩子仍然笑着，看見我不肯過來湊熱鬧，一個個用十分惋惜的神氣仍然叫着：「老

師，你來看嘛，來嘛！」

一個大膽的頑皮傢伙，乾脆把虛掩的門一下子拉開了。

那個被騷擾的外國人，抗議的高叫着：「你們幹什麼？你們幹什麼？」

小孩們更起勁的跳着、叫着：「老師，他蹲在水缸裏呢！」

我當然明白他們說的水缸，就是那隻口小肚大的陶缸。

我忍不住走了過去，差點沒笑出聲來，那位外國先生居然縮成一團的坐在陶缸裏，他高大的身子，被小小的缸口折成了兩截。他正在艱辛的搓洗着身上的泥。那僅有半人高的陶缸，被他那樣坐進去，隨時都有撐破的危險。

看樣子，他是習慣坐在浴缸裏洗澡的。

「對不起，先生，那不是洗澡的缸！」我指指大汽油桶，爲了顧及禮貌，也因爲太難爲情，我連忙退開了。

他老先生「哦」了一聲，連忙從陶缸中站起來，一下子就跳進那隻貯水的大汽油桶中去了。這桶高大而寬敞，他快活的洗個不亦樂乎，引得那些孩子鼓起掌怪叫吶喊，腰都笑彎了。

這桶水被他這麼一攪，當然報消了。我們這一家大小沒法再洗澡了。

真是令人又好笑又好氣。

無可奈何的繼而一想，也難怪他呢！這位來自美國的先先生，怎麼知道泰緬落後地區的人洗澡，是不用浴盆的。人們都是站在盛水的桶或缸邊，把水一瓢一瓢的舀出來，由頭上澆下來洗的。這就是所謂的「淋浴」了。

終於，他洗好澡穿上衣服，輕鬆自在的在堂屋坐下來。我們見他會說中國話，很樂意的留住他吃晚飯，他很爽快的答允了。

他告訴我們，他叫亨利，是美國環球郵報遠東分社的記者。他在臺北、香港住過很長的一段時間，最近又去過中國大陸。在許多問題上，他和我們有相同的見解和看法，這更加深了我們相互間的好感。

難得有外國人來作客，我特意多做了幾道菜款待他。亨利很豪爽，不拘小節，頗有泱泱大國之風。他用筷子十分嫻熟，吃得又快又多，一面吃一面連連稱讚。我相信任何一個主婦，看見一個吃得這麼津津有味，幾乎可以說狼吞虎嚥的客人，一定覺得很欣慰。

吃過飯，喝着茶，天南地北的聊了一陣，亨利突然說：「泰國洗澡的方法太落後了，怎麼用汽油桶來作浴缸，太不方便了！」

我噗哧一聲笑了起來，說：「不，亨利先生，你弄錯了，泰國人的缸只是用來盛水的：

經我說明了，亨利才恍然的道：「我一直弄不明白，爲什麼每家泰國人的廁所裏，都有一隻口小肚大的陶缸，我還以爲是用來洗澡的呢！原來，那是裝水沖廁所的。」

大家都笑了起來，尤其是亨利，他笑得最響。

第二天，亨利跟我們帶了學生，到很遠的一個地方去旅行。

學生們很喜歡亨利，他們前呼後擁的簇擁着他，用夾生的英語和他聊天，想趁機實習一下他們還沒有派過用場的蹩腳英文。

走了一個多小時，人煙漸漸的稀少了。我們走進了深不可測的密林深處。

終於，找到了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溪。溪畔青草如茵且又平坦，大家歡喜的放下雜物，跑到溪邊洗臉嬉戲。然後休息野餐，自由活動。

午後二時，我們集合了正欲返回，却獨獨不見了亨利。有些學生推測，亨利可能從孟安那邊，由山路徒步到清邁去了。

怎麼會呢？他隨身那隻大背包，還放在這裏呢！

我們又等了一會，還不見亨利回來，誰也不知他到那裏去了。

我只有派男生分頭去找，女生也在附近呼叫。

一個多小時又在焦慮中過去了，找尋的人都陸續回來了，亨利依然下落不明。

亨利到那裏去了呢？會不會已經先返回美斯樂去了？

我相信他不會如此無禮的。

學生們……箭，帶來的野餐都吃完了，此時體力都快消耗殆盡。低落的情緒，使一些學生大發怨言，主張回去再說。

怎麼可以將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外國人棄之不顧呢？萬一他發生了什麼意外怎麼辦？縱使是萍水相逢，道義也萬不可失啊！

大多數同學一致贊成，要把亨利的安危去向弄清，最起碼，也要盡力而為。

大家正打算再次分頭尋找，只見一個阿卡漢子，從林深處急急的跑了過來。他的神情慌張而恐懼，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是帶了亨利的消息來的。

這個阿卡漢子人尙未站定，就喘着粗氣，咿咿啊啊又急又快的說了一串什麼。

大家關切的圍了上去。遺憾得很，他講些什麼，一個也聽不懂，只清楚他一定是說關於亨利的事情。

那阿卡漢子惶惶的神色，已經明顯地告訴我們，亨利發生了意外，正在危急受難中。

我們都緊張起來。

一個男生機靈的比着手勢，對那阿卡漢子說：「走，你帶我們去！」

「對對，你帶我們去！」不由分說，男生們簇擁着那阿卡漢子，匆匆往前走。

我們也緊緊的跟在後面。

那阿卡漢子帶着大家走了好一會，便看見前面有一個峽谷，峽谷裏林木蔭蔭，閑花野草藤葛爬了滿地。峽谷內清幽而寂靜，風景奇佳。

看見那峽谷，那阿卡漢子就畏怯的停止不前了。他的眉宇間佈滿了恐懼和不安。他遙指着那峽谷，咿咿啊啊的講了些什麼，就不肯再往前走了。

那樹木葱籠的峽谷，明明像個好去處。此時給那阿卡漢子恐慌的神情一渲染，頓時令人覺得神秘恐怖起來。大家不由屏聲歛息，周遭一下子靜得有些怕人。一種危機四伏的感覺，令人更生出些涼颼颼的寒意來。

那峽谷裏有吃人的豹子呢？還是吞人的巨蟒？

如果有，這阿卡漢子決不會帶我們來的。我們這羣人，自問是根本沒本事戰勝任何毒蛇猛獸的。

大家面面相覷的困惑了一陣。學生們都不約而同的望着我，希望我作出決定。

進退維谷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猜想這峽谷大概是阿卡人迷信的什麼禁地吧！便說：「

我們進去看一看吧！」

剛才躍躍欲試的幾個男生打了頭鋒，他們把本來當作拐杖的樹枝竹子，橫在手上提着，權充防身武器。

仗着人多勢衆，我帶着女生隨後而來，大家戒備的往前走。

那阿卡漢子見狀，連忙大加阻攔。

見我們不理，他頓足捶胸怪叫着，又搖頭又擺手，十分着急的樣子。

我們置之不顧，繼續往前走。

那阿卡漢子面露惱色，氣得直喘粗氣，無奈的停止呼喊勸阻。他遲疑地跟上來走了幾步，又恐慌地退了回去。權衡了一下厲害關係，他便獨自留在那裏了。

走進峽谷，拐了一個彎，視野頓覺開闊。有一股沁人甜醉的花香，若有若無的飄浮在空氣中。峽谷內靜悄悄的，靜得令人喘不過氣來，靜得令人毛骨悚然。緊張之際，誰也沒有閒情來注意那縷芳雅的花香。

相去並不遠，前面的男生呼叫起來：「老師，你看，亨利先生在那裏躺着呢！」

大家都一眼就看見了，亨利側躺在草地上，彷彿沉睡不醒的樣子，他的照像機掛在脖子上。筆記本和原子筆掉在一旁。看來他不久以前，曾經捕捉過什麼靈感，翻開的筆記本那一

頁上，寫了不少字。

大家一窩蜂圍了上去。一個大男生把亨利的上身攙了起來，我試了試他的鼻息和脈搏，他的脈搏還在緩慢不規則的跳着，呼吸十分微弱。他身上的衣服完整無缺，到處好好的，沒有受傷的樣子。他的面部自然安祥，沒有受驚的痕跡，眉梢眼角，只是輕蹙着。

他可能失去知覺好一會了，大概是中了暑吧！

大家七嘴八舌的呼叫着亨利的名字，並弄來些涼水輕拍他的額頭，想把他弄醒。

有人提議給他做人工呼吸。

這真是個好主意，前天上「健康教育」，我才教過他們人工呼吸。幾個男生立即大顯身手，施展着忙開了。

突然，我覺得有些頭暈發嘔的感覺，與此同時，有幾個學生叫了起來，他們也是覺得有同樣的感覺。

天氣太熱了，很容易中暑的，不過，中暑在大家心目中，是不算太嚴重的意外。亨利並沒有遭受到什麼令人驚心動魄的危險，大家都如釋重負的輕鬆起來。

正在這時，那阿卡漢子怪叫着，不顧一切的飛奔進來。和我們尚隔着七八米的距離，他便停了下來，站在那裏又跳又叫，連連揮着手，叫我們快離開那兒。

我們漠然的看着那阿卡漢子。阿卡人太迷信了！也許這峽谷是他們心目中的什麼禁地吧。

管他呢，由他叫吧，此時救人要緊呢！

幾個調皮的男生，學着那阿卡漢子，咿咿啊啊的亂叫。

那阿卡漢子氣惱而情急的衝過來幾步，又畏怯地退了回去，他站在那裏手舞足蹈的吼叫着，像一隻發怒的獅子，惹得一些學生笑起來。

那阿卡人暴跳如雷，憤怒得像要爆炸了。

我對他的騷擾惱怒起來，忍不住定定的看了他一會，只見他一隻手揮動着，另一隻手捂着口鼻。這時，我才注意到他先前纏在頭上的毛巾，這時已經蒙住口鼻，在後腦勺上打了一個結。

我突然明白了，那花香——是有毒的。

果然，那阿卡漢子不顧一切的衝過來，指指亨利身旁的幾棵半人高的植物，畏如蛇蠍的怪叫着，飛快的又退開了。

那植物的花朵大若碗口，薄菲菲的花瓣是亮麗的豔藍色！那是一種罕見美豔的奇花！美得令人震顫，美得有一股不真實的邪氣，美得令人忍不住想攀摘。有幾個女生已經摘了幾朵，

正放在鼻端嗅聞呢！

那花香，是最芬芳甜蜜的！然而，却是有劇毒的。

「快把花丟掉！」我大叫。

她們駭然的丟掉手上美豔的花兒，疑懼參半的望着那恐慌的阿卡漢子。

那阿卡漢子指指花，又指指昏迷不醒的亨利。這時，大家才明白了事情的嚴重性。

男生們立即揩起亨利，大家急忙奔出那峽谷。

那阿卡漢子如釋重負，也不計較我們剛才的不識好歹，只是關切地示意大家跟他走。

亨利中了奇花之毒，在這荒山野林，文明鞭長莫及的地方，大概只有阿卡人，才懂得解毒的方法了。我們自知束手無策，不再遲疑的跟着那阿卡人往前走。

亨利，這個來自現代美國的公民，環球多義的新聞記者，現在却要靠一些原始落後的山地民族來救他了，不知他會作何感想。

亨利人高體壯，失去知覺後，身軀顯得尤其沉重，真難爲了那幾個男孩子，他們輪換着揩他，大家一言不發的匆匆往前走。

好不容易，約摸走了將近一小時，才看到前面的半山坡上，有一個阿卡人聚集的寨子，阿卡人的茅屋又矮又小，人家並不多，稀稀落落的十來戶。

最先衝出來迎接我們的是幾十條大大小小的狗，這些狗全是些土狗。阿卡人的狗並不是養來守家的，統統是養來食用的。他們用山茅野草或是蕃薯蕨根，煮熟了餵狗，所以那些狗都是精精瘦瘦的。

狗吠聲驚動了屋中的阿卡人，幾乎所有的阿卡人都跑出來了。他們很友善的招呼着我們這羣不速之客。

寨子中一下子掀騰起來，牛歡馬叫，鷄豬山羊喧鬧着四處奔竄。我們的來訪，造成了這原始山寨的一次轟動。

帶我們來的那個阿卡漢子，和那些阿卡人唧唧啊啊的講了一串什麼，那些阿卡人聞言色變，一個個神色恐懼的看着昏迷的亨利，並爭先恐後的指指寨子盡頭，示意我們快往那邊去。

那兒有一間格外矮、格外小的茅屋。

亨利人高馬大，沒法子把他弄進茅屋，只好把他放在茅屋外的空地上，仰面躺着。

幾個阿卡人已經鑽進那小茅屋去了。我們走過去站在門口，只見一個乾癟癟的阿卡小老太婆，縮成一小團的坐在屋角嚼檳榔。

猛的一看見她，我們都嚇了一跳。這個乾癟癟的小老太婆，面孔像骷髏，只是多了一張

黑黑色帶斑點的縐皮包着。要不是她嚼檳榔的腮幫在一動一動的，令人會以為她是一具人乾。血紅色的檳榔汁染紅了她的唇，更使她顯得妖氣森森。她穿着黑色的阿卡人衣裙，帶着阿卡人的頭飾。她太老了，老得令人估計不出她的年齡。

看見這樣一個彷彿已成精成怪的小老太婆，我不由大大的鬆了一口氣。我想，亨利不會死了！亨利獨特的遭遇，在這獨特的地方，唯有這樣獨特的阿卡小老太婆，才有獨特的辦法救他。

小老太婆慢條斯理的朝火塘啐了一口檳榔汁，朝門外望了望，一言不發的站了起來。她太矮了，不會超過四尺長。

她走出來，用烏黑醜陋細如雞爪樣的手指，撐開亨利的眼皮，漫不經心的看了看，亨利的瞳孔已經擴大了，光澤斂縮黯淡，毫無生氣，他的呼吸更加微弱而困難了。

小老太婆滯緩的走回茅屋，從煙熏得漆黑的竹牆上，取下一隻又黑又髒佈滿了塵埃的竹筒，那竹筒長約尺許，有碗粗，她伸手在裏面摸索好一會，才掏出一隻完整而密封的雞蛋殼，竹節下面放着穀子。

雞蛋殼的底部有一個小孔，被一團黃蠟封着。小老太婆小心翼翼的摳掉黃蠟，慢吞吞的從雞蛋殼中，傾出幾粒什麼東西，像珍珠寶貝一樣的放進一隻竹杯裏。

然後，她把雞蛋殼遞給守候在她身旁的一個阿卡男人，那阿卡男人立即用燒溶了的蠟，封住了雞蛋殼上的小孔，又放進那隻竹筒中，擺竹筒的地方供着他們的神，是個木雕的光身的人形。

另一個阿卡人提起一隻裝藥酒的葫蘆，把黃褐色的藥酒，倒進那隻竹杯裏。酒不多，只有小半杯。

兩個男生把亨利攙了起來，小老太婆輕輕的搖晃着竹杯，唸了一會咒語，就要把杯中的東西，灌進亨利的口中。

一個沉不住氣的學生嚷了起來：「老師，是臭蟲！他們拿臭蟲給亨利先生吃！」我本來不大想看，聽他這樣一嚷，我立即湊了過去，只見那些臭蟲竟還活着，有些已經成了空殼但並沒有死。此時，牠們正在酒中掙扎扭動。有幾隻甚至爬在竹杯壁上，但又給老太婆晃下去了，一共有十多隻臭蟲。

來到美斯樂後，我從沒有見過臭蟲。我敢斷定這一帶的山區都沒有臭蟲，不知這些臭蟲是那裏弄來的。怪不得這些阿卡人，這麼小心地珍藏着那些臭蟲，可見來之並不易。

酒泡臭蟲！這是什麼仙丹妙藥，能把亨利救醒嗎？

我懷疑起來，覺得有些荒唐，但悔之晚矣！現在離美斯樂更遠了，遠水難救近火！

大家都楞住了！既然沒法可想，只有權且試試罷！

看見我們疑惑不決，那幾個阿卡人，竟有些不高興的露出氣惱之色，大有我們不識好歹的憤慨。

我只好裝着不動聲色的樣子，由他們弄吧！

一個阿卡男人用竹片撬開亨利緊咬的牙關，那小太婆一手捏住亨利的鼻子，一手晃着的竹杯中的酒，對着亨利的口猛的一下子灌了進去。

亨利一吸氣，那些臭蟲合着藥酒，就被咕嘟一聲吸進去了。

亨利洞開的口依然張着，我看見有兩隻臭蟲尚未被吸進去。一隻粘在他的上顎上，一隻留在舌根上。

這真像惡作劇，學生們面面相覷，他們蹙着眉，面上掠過一抹看不見的笑意，好些人忍不住地在啐唾沫。

我無奈的聳聳肩，心中爲亨利難過着，簡直想吐，有幾個女生已經在發嘔了。

酒泡臭蟲，天曉得是什麼滋味。想都不敢想那些裝在葫蘆中的藥酒，不知又是用些什麼怪物泡出來的。還是不見也罷，不是嗎？眼不見便心不煩！（後來才知道，那不是什麼藥酒，是阿卡大人的小便。）

帶我們來的那阿卡漢子，此時氣定神閒，他胸有成竹地指指我腕上的錶，意思是再等一會兒，便知分曉了。

不遠的空地上，有幾個阿卡人正按住一隻壯年的黃狗，他們用木棍狠狠的敲打着牠的頭，一直把那隻狗活活的敲死爲止。

然後他們就一人拎着前肢，一人拎着後肢，把那隻狗在火上來回不停的揮動着燒烤，空氣中充滿了狗毛燒焦的味道。

那隻被敲死的狗，不一會便被燒成黑糊糊的，血水從它毗牙露齒的唇上滴了下來，狀極恐怖。

然後他們用砍樹的長刀，刮去燒焦的表皮，隨使用水沖了沖，就剖腹取內臟。死狗的血腥味引來一大羣爭食的活狗，圍在附近團團亂轉。

一個阿卡人在地上隨便撿了塊木頭作砧板，墊上幾片芭蕉葉，就用長刀砍狗肉。他們用三塊大石頭圍住火堆，架上一隻鐵鍋，把砍成一塊塊的狗肉丟在鍋裏，撒點鹽，並不放水就乾炒起來。

突然，有學生叫了起來，原來亨利吞下去的酒泡臭蟲，已經起了反應，他正在嘔吐。亨利吐出來的，是烏黑色的血塊。他吐了好大的一灘。

吐完，他仍然閉着眼睛，尙未清醒。顯而易見的是，他的呼吸已經順暢起來了。

我鬆了一口氣。由他吐出的血塊來推測，那種奇花的香味，吸進太多，可能會使人的血液凝固，所以亨利才會暈厥吧！

終於，亨利醒過來了。他顯得不勝虛弱，胸口發痛，頭暈眼花，他也不知道他在哪裏。我們把經過告訴了他。只把給他吃酒泡臭蟲這一節省了，我們實在不忍心告訴他。可憐的亨利！

看着他終於從鬼門關回來了，我又覺得有些可笑，在這與他格格不入的異國山間，他總給人一種被當作傻瓜來捉弄的感覺。

他的確是傻，當他完全清醒以後，就嚷着肚子餓。

那隻狗，原來是阿卡人特意殺來招待我們的。

此時，狗肉已經被本身煉出來的油，炸得熟透了。陣陣誘人的香味，瀰漫在空氣中。

一個阿卡人把鍋端下來，撒了一大把切得細細的寬葉子芫荽。用竹片拌了拌，就招呼我們過去吃。

我們都看見殺狗烹狗的全幕了，誰也不敢吃。

只有亨利吃了一大盆，他一面吃一面讚不絕口，吃得十分滿意。

他吃飽了，搥搥肚皮，歪歪斜斜的站了起來，執意要那幾個崇拜他的男孩子，再帶他到那峽谷去。他要好好的觀察一下那些怪異的毒花。除了拍照，他還打算帶標本回美國去研究。

亨利真是太瘋狂了。那幾個阿卡人見他如此不顧死活，感到怒不可抑。他們憤怒的哇哇亂叫，連叱責帶恐嚇的阻止着他。

劫難剛過，亨利委實太虛弱了，他只好力不從心的打消了這個念頭。

但他告訴我們，他決定在這兒休息過夜。待明天體力恢復了，一定要再去那峽谷，好一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樣子。這就是美國人的精神。

太陽已經偏西了，我們告辭了亨利，謝過那些好心的阿卡人，踏向了歸途。

亨利沒有再到美斯樂來過。我們也不知道他是否又找到那個峽谷，完成了他的獵奇沒有。不過，我想，作爲一個新聞記者，亨利的這次際遇是可遇不可求的，也頗有價值。只遺憾我們沒有告訴他，他吃過酒泡臭蟲，正確的說，應該是阿卡人的小便泡臭蟲，不然，他的報導就更生動了。

以亨利的豪爽，我想他是不會介意吃了這種「良藥」的吧！

後來，才知道那種奇花，叫做「枸橼花」。阿卡話的意思就是「吸魄的花」。據說，這

種花聞多了會致人於死。連蜂蝶飛過花朵，都會立即死亡，而墜在花的根畔。

一些懂得這種花的漢人一口咬定，中了枸橼花毒，是無法可解的。

經過亨利的事，我倒意外地知道了解花毒的妙方！然而，這種「妙方」施用時，感官一定大受虐待。況且，在這一帶，要找臭蟲難上加難。好在枸橼花很難碰到，這種花太稀少了。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枸橼花。

這種花，還是不見的好。

埃峩

世界上竟有一種人，活着不如狗；死了狗不如，但他敦厚樸實，很富人情味……

黃昏，太陽剛落，我收拾好家務事，正要帶孩子去看電影。只見一個衣服襤褸的阿卡人，推開竹籬小門，伸頭縮頸的向院內張望着。他的個兒矮小，滿是污垢的灰黑面上，一雙沾着眼屎的渾濁眼珠，日光閃爍。似有什麼需求。

果然，一見到我，他猶豫了片刻，便蹣跚的走了進來，操着流利的漢語說：「太太，妳

有沒有什麼工作，我可以幫你做！」

會漢話的阿卡人，大都會偷雞摸狗，我皺皺眉，想把他拒出門外；繼而想起園內的竹籬，有一片倒了，需要砍點竹子重新補上。於是便說：「今天天都黑了，還做什麼工作？你明天去砍兩根竹子來賣給我吧！竹子要老一點，還要粗、要直才行！」說完，我牽了孩子鎖上門。

那阿卡人却又纏着說：「太太，我是遠處來的，還沒有吃飯，給我吃點飯嘛！」

我於心不忍的便叫傭人：「小吉，還有沒有剩飯剩菜，拿給這個阿卡吃點！」

小吉應着將飯菜端出來，放在桌上，去找芭蕉葉來包。

那阿卡人毫不客氣，似是餓極的一脚踏進廚房，用又黑又髒的手，伸進鍋裡一把一把的抓起飯團，大口大口的往嘴裡就塞。

阿吉一見急得大叫起來，罵道：「死阿卡，你髒死了，怎麼能往鍋裡抓飯吃！」她一面罵，一面就去端飯鍋，那阿卡將雙手一分，攔住小吉，乾脆將飯鍋捧起靠近胸前，一面抓菜、一面抓飯，吃得亦樂乎。

小吉惱怒得大叫：「阿嫂，妳來看，這個死阿卡……」

我站在廚房邊，看見他那種吃像，不禁又好氣、又好笑的說：「髒也髒了，由他吃

吧！」

那阿卡人聞言，更是連看也不看小吉一眼，又捧起湯盆來咕啣咕啣的喝。只一會功夫，就把許多飯菜吃得個鍋朝天，碗朝地了。

我想他吃完了飯，大概會走了吧，那知他一面用髒袖子抹抹嘴，一面打量了一下廚房，看看廚房後面那間傭人的臥房，說：「太太，這裡有沒有歇處？」

小吉攆着他說：「出去，出去，那裡有阿卡來漢人家歇的道理？」

楊林不在家，我不使留陌生人過夜，何況這個阿卡人來歷不明，於是說：「我們這裡沒歇處，喏，我們屋後面不遠，就有一家阿卡，你去那裡歇吧！」我又指指廚房後面。

那阿卡走了出來，抬頭看看天色，打了幾個飽呃，伸個懶腰，又打了幾個呵欠，說：「哎，太太，洋煙還不得吹！先支給幾銖來，明天幫妳做工扣下得啦！」

他倒蠻會盤算的，不過才見面，工還沒做，吃了飯不說，居然還要「支工錢」，何況我已答應買他的竹子。

小吉忍不住道：「那裡見過你這樣的阿卡，怪狡猾的！」

那傢伙一面打呵欠，眼淚鼻涕橫流滿面，依然死乞百賴的哀求道：「太太，行行好嘞，洋煙還不得吸，真要命了，太太……」

去。
好像是那輩子欠了他的：一副不給不能休的神態。我掏出五銖錢算作施捨，打發他而去。

那阿卡揣起錢，背起破襪，連頭也不回的往外走了。

看完電影回來，已是晚上九點多鐘了，小吉將二房的油燈點着，就到廚房準備就寢。

我剛要躺下來看書，突然聽見小吉在外面驚惶失措的叫道：「阿嫂，快來啊！廚房有鬼火，一亮的！」

我趕忙翻身下床，拿了一隻手電筒走出來。住在這偏僻的荒山小鎮，夜晚已夠教人恐慌的了，何況再有什麼異響怪動，更令人神經緊張之至。小吉撲到我身旁，驚悸的指着廚房說：「阿嫂，妳看！」

透過稀疏的竹笆牆縫，果然看見黑黝黝的廚房有火光一閃一閃的。我嚇得脊骨發涼，毛髮悚然，惶惶中失聲大叫起來：「李大哥，李大哥，快來……」

相距不遠的鄰居李大哥聞聲趕來了，另外兩三家人也被驚醒了。

「什麼事！」李大哥問。

我顫抖的講不出話來，小吉指指廚房，說：「裡面有鬼火一閃一閃的，你們看。」

李大哥也看見了，他大聲吼道：「是什麼人，出來！」他說着一把推開了廚房門。我們

的廚房一向都不加鎖，只是用門扣扣着。

裡面有人用喉頭哼了一聲，並不回應，靜寂中，還聽見呼嚕呼嚕的聲音。

李大哥抄起碗櫃上的菜刀，幾大步衝進裡面，用手電筒一照，似乎鬆了口氣，道：「他媽的，那裡來的阿卡，在這裡吹鴉片煙！」

大家蜂擁而入，幾支手電筒一起亮了，只見黃昏來的那個阿卡，正橫臥在小吉床上，逍遙自在的噴雲吐霧，大過其癮。他看到我們，別說慌張，似乎懶得理會，只顧呼嚕呼嚕的吹着鴉片。

小吉抄起一根木棍，氣極的朝他腿上打了一下說：「死阿卡，出去，出去，把我的被單都弄臭了！」

望着這個不速之客，我啼笑不得的說：「你怎麼可以隨便往人家裡鑽，嚇死人了！」

李大哥也道：「小心把你送到警備部去，你還不快滾？」

那阿卡一副天塌下來也不管的樣子，一直把最後一口煙吹完，才嘀咕着把那些吸煙傢伙裝進破襪，爬下床來低着頭縮着肩的溜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剛要去上課，那阿卡人又摸來了，說：「太太，給我吃點飯吧，不然，我沒力氣砍竹子！」

「不給，不給！」小吉搶先嚷道，「你是看我阿嫂老好人，好騙吃騙喝的嗎？」

「小吉，阿卡也是人，別這樣！」我制止着她，「剩飯剩菜反正還有，就給他吃點吧！」

小吉不情願的說：「這種好吃懶做的阿卡，也是你碰到我阿嫂了！」她不耐煩的把剩飯剩菜倒在一片芭蕉葉上，那阿卡人還不等遞給他，就自個跑進來，捧起飯菜據案大嚼起來。吃完飯，他伸出那雙髒得要命的手，抄起水瓢就去水缸打水，小吉大叫着，一把奪過瓢來，「髒死了，髒死了，我們的一缸水被你弄髒了，美斯樂的水是容易挑的嗎？」——這倒是真話，美斯樂這個山區小鎮，食水奇缺，須得到很遠的地方去挑水。

「小吉，他要吃水，用杯子倒一杯給他吧！」我說。

小吉用杯子倒了一杯水給他，他吃完了，輕聲的說：「再打瓢水來洗洗臉吧！」

「阿卡也要洗臉的嗎？」小吉不給。

「小吉給他吧！」我又說。

「美斯樂的水是容易挑的嗎？」小吉嘀咕着，打了一瓢水走到屋簷下，不高興的吼着：「過來，死阿卡，我沖給你洗。」

那阿卡嬉笑着說：「哎，飯吃飽了，要洗洗臉才好看……」

我和小吉都笑起來。阿卡這種落後原始的民族，是泰緬山區一種最受人歧視的民族。他們大都溫厚馴良，吃苦耐勞。由於尚未開化，過着原始的、遷徙的刀耕火種的日子。他們大都種旱穀、玉米爲生。生活艱難困苦，有時連飯也吃不飽。衛生在他們來說是一種多餘，相信有的阿卡人一辈子都不曾洗過澡。最糟的是，由於金三角的鴉片價廉，多數阿卡人才懂人事，就學會吹鴉片了。十二、三歲的男女少年，染上鴉片癮的多得很。所以除了吃飯，阿卡人最重的就是爲吹鴉片而終年辛苦。

好不容易，這阿卡才去砍竹子了。住在山區，竹子多得很，只有我們這些教書匠才出錢買竹子。

傍晚，他終於扛着兩根又細又嫩又彎曲的竹子，簡直一樣用場也派不上。但爲了打發他快離去，我給了他十銖錢，自然，還得招待他一頓晚飯。

而那兩根高價買來的嫩竹子，只有丟在園裡，等乾了用來發火吧。

楊林回來聽我們講起這件事，好笑的說：「他在這裡得了便宜，在別處找不到吃的，一定還會再來的！」

美斯樂鎮是一個道地的窮鄉僻壤，人們的生活很刻苦。想在這裡討飯爲生，實在行不通。

果然不出外子所料，第三天的傍晚，那阿卡又來了，我叫小吉包了一包飯給他，他蹲在竹籬下吃完，抹抹嘴站起來說：「太太，洋煙還不得吹……」

天下那有這種好事，飯討吃了還要吸鴉片。我又好笑又好氣的說：「你連飯都弄不到吃，還要吹煙？要吹煙，爲什麼不自己幹活找錢去買！」

「唉，太太！」他打了幾個呵欠，又是鼻涕又是眼淚的說：「我走不動了，我的洋煙癮發了……」說着就在竹籬下躺了下來。

我皺着眉頭不知如何是好，楊林聞聲走出來，繃着臉厲聲吼道：「阿卡，起來，你幹什麼？」

一見楊林氣勢洶洶，那阿卡不敢撒野，連忙站起來，看看我的臉色，依然着涎着臉說：「太太，洋煙還不得吹……」

我們都忍不住的笑了起來，楊林說：「阿卡，你叫什麼名子？」

「埃戔，我叫埃戔！」他一面打量着楊林，一面觀言察色的說：

「埃戔？——挨餓，怪不得你要討飯了！」楊林笑道，「你是從那裡來的？」

埃戔苦着臉，指指遠處，渾濁的眼中充滿了恐懼。原來，他在七、八歲時，就被父母在青黃不接的時節，以十籬谷子的代價，賣給了一家漢人。以後他在放牛、砍柴、種谷地的苦

難中渡過了青少年，一直過了十多年奴隸般的生活，他唯一的享受就是吸鴉片煙。後來他的煙癮太重了，主人經常毒打責罵，又強迫他戒煙，由於他從小吸食鴉片，毒癮已入膏肓，一戒煙就大量吐血，捱不了這種苦，埃戔就偷跑出來了。

楊林當下有些憐憫他的說：「你來到我們這個地方，不幹活就真的得挨餓了，更別說想吹洋煙呢！你去砍柴賣吧，一天只要砍兩挑柴賣，包你不再挨餓，還有洋煙吹呢！」

埃戔當下試着說：「我也是想砍柴賣的，但是我沒有砍柴刀！」

外子從廚房裡拿出一把砍柴刀，遞給他說：「喏，給你一把刀，你可不要拿去換鴉片，好好的去砍柴吧！」他又掏出五銖錢遞給埃戔，說：「你拿去买煙吹了，趁着有點力氣，趕快去砍柴賣吧！」

埃戔挾着那把刀，揣起錢，連謝也不道謝的逕自走了。

第二天黃昏，埃戔眼淚鼻涕橫流的挑着一擔枯枝來了。這種枯枝在山鎮上，幾乎是沒人會要買的。楊林出來看了看說：「也好，只要你幹活，慢慢的就會嘗到甜頭了。別人不買，你就挑到我們這裡來好了，我照價付你錢！」

起初幾天，埃戔都是將枯枝挑來賣給我們，我們不但付給他柴資，還給他一頓飯吃。漸漸的，埃戔也似乎良心發現，不再將枯枝挑來硬塞給我們了。他挑到小鎮上去賣，好

不容易才能廉價脫手。每在路上碰到他，我就對他說：「你去砍栗樹柴，大家一定爭着買的！」

埃戔果然不再圖近便只砍枯枝了，他到遠一點的山林去砍栗柴。每挑到鎮上去，都有人爭着買。他白天砍柴賣，晚間就在附近的阿卡家過夜。時間很快的過去了，埃戔在美斯樂小鎮上立下足來了。他已經能自食其力，除了不挨餓，「洋煙也有得吹了」。

到雨季來臨，埃戔每在山林間拾到蘑菇、木耳，便會拿來給我們，表示他的一點心意。不過，我們從來不肯白要他的，總是付錢給他，他見推不了，一面生氣的嘀咕着，一面無奈的將錢收下。

一天，我正在廚房切菜，埃戔不聲不響的走了進來，一手拖過桌上的一個空盤，將一隻竹筒內的雜物倒了出來。我抬頭一看，只見滿滿一盤白色的肉蟲，活生生的蠕動着。我不禁渾身一陣顫慄，嘔心的叫道：「這是什麼？可怕死了！」

「竹蟲！最好吃的！」埃戔說。

竹蟲就是一種生在竹節內的昆蟲幼兒，長約寸許。泰緬邊區有許多人嗜吃如命。據說營養也很豐富。我從小怕蟲，更不敢領教「吃蟲」的滋味，不禁又叫道：「我不要不要，我害怕死了，你趕快拿走！」

埃峩十分失望的說：「我費了半天功夫，才弄到的。路上有人給我十銖要買去，我捨不得賣，只想拿來給你們吃！」

我使勁的搖着頭：「啊！謝謝你嘍，我怕，我不敢吃，更不敢弄！」

「留給楊老師吃！」埃峩慫恿的說。

「他也不敢吃！」我說。因為楊林一吃可食的昆蟲幼兒，就會皮膚過敏。

埃峩見我執意不要，無奈的嘆口氣，只得將那些竹蟲又倒回竹筒內，有些快快的走了。果然些他才一出院門，就有人來爭買那些竹蟲。我雖然拒絕了他的好意，心中却很受感動，這個阿卡夷人，原來也很富人情味的。

一天，楊林給了他兩套舊衣服，埃峩脫掉破爛的阿卡服裝，穿上恤衫和牛仔褲，那副模樣變得有些滑稽可笑，不過看起來真是令人耳目一新了。

埃峩除了砍柴，每到農忙季節，就去替人打工。漸漸的他的生活有了門路，就少到我們這裡來了。

一個陰雨綿綿的下午，我們正在吃飯，埃峩像幽靈似的，在雨霧中突然出然在門口。

「太太，給我吃點飯！」他軟弱無力的道。

我們停下吃飯，抬起頭來，只見埃峩形銷骨立，面容憔悴臘黃，像是大病初癒的模樣。

他披着一塊塑料布，雨水正淋漓漓漓的淌下來。

「啊！是他！埃我！」楊林叫道，「你怎麼啦？」

「我病了，給我吃點飯！」埃我說。

我們包了一包飯遞給他，他又說：「太太，洋煙還不得吹！」

吹鴉片上癮的人，沒飯吃都可以熬，沒煙吸可就要命了。楊林掏出五銖錢遞了給他，問：「你的病好了沒有？」

「洋煙吹過就會好了！」他顫抖的接過錢走了。

接連幾天，他都來討飯討錢。楊林不禁說：「我看你的氣色也不像病了，怎麼還不能砍柴賣？」

埃我用那雙渾濁的眼珠，膽怯的瞅了外子一眼，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砍柴刀……不……見了。」

「怎麼會不見，莫不是被你拿去換煙吹了！」林爲說。

埃我惶恐起來，楊林所料不差，那把砍柴刀的確是被他病中拿去換煙吹了。阿卡人爲了換煙吹、換米吃，甚至連把兒女賣掉都平常得很。何況埃我是因病才賣了那把刀！所以我們又買了一把砍柴刀給他。

以後，每天又可以看見埃戡挑柴在小鎮上出現了。自然，他也很識趣，只要捱得過去，他也不來找我們的麻煩了。

又是好些日子沒有見到埃戡了，楊林常會不經心的學着他說：「太太，洋煙還不得吹！」逗得我們直發笑，心中也便不禁的會想起這個「夷人」來。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一直沒有再看見埃戡，他彷彿在小鎮上消逝了。

有一天，遇見另一個阿卡人，我終於忍不住問：「埃戡哪裡去了？怎麼好久沒見他了？」

「埃戡死掉了！」那阿卡人淡漠的說，那神態平淡得像在說：「一隻狗、一隻貓死掉了。」

我心中有一陣惘然，不禁又問：「他是怎樣死的？」

「病死的！」那阿卡人有些不耐煩的說，眉宇間有些奇怪我何以如此關心一個「夷人」的生死。

原來埃戡到外寨去打工，不幸在那裡染上了瘴癘之疾，睡在一間被人棄置的馬廐裡，每天吐血不已，三、四天後便無聲無息的死在馬廐裡了。

住在馬廐邊的那家主人，便用一根繩子套在埃戡屍首的脖子上，像拖死狗一樣的拖出寨

子，扔在山林裡的一個坑裡，連土也不掩上，就這樣暴置在那裡。

我將這事告知楊林，楊林搖搖頭嘆喟的說：「這些阿卡，活着狗不如，死了不如狗！做阿卡太沒意思了。」

真的，阿卡人自生自滅在這個世界上，來也無聲無息，去也無聲無息。他們被人像奴隸般的買賣、使喚、廉價傭工。他們的命運真是活着不如狗，死了狗不如。泰緬地區，買一個阿卡人爲奴，比買一隻狗便宜和容易。

不過，阿卡也是人啊！而且每想到埃我送我們木耳、蘑菇、竹蟲，更覺得阿卡人的敦厚樸實。阿卡人也是很富有人情味的呵！

靈犬——蒙迷科

唉！蒙迷科，牠只是一隻普普通通的狗，却給我們留下了永恆的情誼和思念。

緬甸實行社會主義那年，母親剛去世，我和弟弟都還小。家裏又一下子窮起來，爸爸真是急得焦頭爛額。

俗語說禍不單行，我們剛被迫搬出豪華的別墅，緬甸政府又將下令驅逐我們出境。由於當局一些平時和爸爸交往的人，事先透露了風聲，爸爸便連夜帶着我和弟弟，離開仰光，跑到了密芝那。

密芝那是緬甸出產玉石的地方。爸爸決心從頭幹起，於是我們又到了玉石場。

挖玉石又危險又辛苦。緬甸政府兵隨時突然襲擊。抓到就得坐牢，亂跑的開槍打死不負責。所以工作經常是在夜間偷偷進行的。

由於沒有相熟之人，託付我們姐弟二人。爸爸只好在玉石場幾公里外的原始森林中，蓋了一間小竹屋。我們一家就在那裏居住下來。

白天爸爸有時去伐木，晚間就夥同一羣挖玉石的人，到玉石場去挖玉石。

每當晚上爸爸即將出門時，我和弟弟就眼巴巴的，可憐兮兮的望着爸爸，希望他再陪我們一會。

這時爸爸總是一言不發的嘆口氣，把我和弟弟攬進懷中，默默的撫摸着我們的頭髮，又嘆口氣，就硬着心腸走了。

於是，我和弟弟兩個孩子，就留在這間孤零零的小竹樓裏，心驚膽戰的等着爸爸回來。

山林的夜間，常有鬼嗥似的怪異聲響。我和弟弟膽怯的相互擁抱着，縮成一團的躺在竹床上。一有什麼風吹草動，我們就毛骨悚然的連大氣也不敢出，經常都是在驚恐中睡去的。

一天夜裏，突然刮起一陣猛烈的暴風。山林被掀騰得呼嘯不已，就像無數的妖魔鬼怪在

外面狂呼巨吼。間或中，還傳來幾聲淒厲的貓頭鷹哭叫。我和弟弟的恐怖，簡直到了巔峯狀態。

一陣陣的閃電，透過稀疏的竹笆牆縫射進來，巨雷不時的轟響着，小竹屋在暴風雨中不停的搖曳，我和弟弟都害怕得哭了起來。

天亮的時候，暴風雨才停了。

爸爸一回來，我們就飛快的撲進他的懷抱裏，爸爸也特別憐愛的摟着我們。

「爸爸，爸爸，」我們欣慰的歡叫着：「昨天晚上的風雨好大呀！」

苦難使我們懂事了許多，我們不再哭訴害怕的心理了；爸爸苦累了一夜，要讓他的心情好過些。

爸爸放下背上的背簍，說：「爸爸給你們帶來一個伙伴，它的膽子可大呢，尤其不怕鬼！」

我們抬起頭來，只見爸爸從背簍裏捉出一隻毛茸茸、胖呼呼的灰白色的小狗。它剛斷奶不久，是爸爸跟景頗人要來的。

小狗的樣子可愛極了。黑黑的小眼睛、閃閃發亮的打量着我們。弟弟把牛奶倒進一個盤子裏，小狗先伸出舌頭來嘗嘗，大概是很可口，牠便香甜的吮食起來。

我和弟弟試着去撫摸牠，起先才一觸到牠的毛，牠就橫蠻兇狠的低聲咆哮起來，並作狀撲躍着要想咬人。我和弟弟又怕又愛的逗弄着它。

漸漸的牠和我們廝熟了。我們給牠取了個名字，叫「蒙迷」。「蒙」是緬甸語弟弟，「迷科」是灰色，也就是「阿灰」的意思。

蒙迷科給我們的小竹樓帶來了生氣、帶來了歡樂，也帶來勇氣。並在以後的歲月，曾使我們幾次幸免於難。我們今天能到泰國來過着舒適的生活，間接的說，蒙迷科也有一份功勞！

一到黃昏，爸爸照例又走了，我和弟弟就在竹樓逗弄着蒙迷科。

我們用一根帶子拴在牠的尾巴上，它就會不停的轉着圈子，去咬那根帶子。轉得高興時，牠還會打滾翻起筋斗來。

遇到牠轉得不耐煩時，牠就呼呼的低吠着，並用嘴一下子咬住尾巴，舉起前足踩住帶子，幾下便把它扯下來，銜着丟得遠遠的。

我和弟弟又讓它滾皮球。皮球一滾一滾的滑開了。牠老追不到，就昏昏的吠咬起來。再蓄勢一撲，把皮球「擒」在爪下，咆哮着狠命的去咬，皮球又滾開了。它氣得對着皮球大吠不止。好像在咒罵皮球的「滑頭」。我和弟弟開心的大笑着，全然的忘記了山林夜間的恐

懼。

蒙迷科很機警，它常動也不動的蹲在門後面。一有什麼響動，就豎起耳朵來警惕的聽着，它從不大聲亂叫。如無異狀，它便會轉過頭來，看看我和弟弟，眨眨眼睛搖搖尾巴，表示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無形中，使我和弟弟都減少了許多恐懼。

漸漸的我們習慣了山林的生活。爸爸高興的拍着蒙迷科說：「要不是蒙迷科，我簡直不想再幹下去了，我實在不放心你們在恐懼中長大。」

一天，我和弟弟到山溪去沖涼，蒙迷科照例跟着我們一起去。

牠總是跑在前面嬉戲着。假若路邊偶爾停着一隻蝴蝶，牠就會輕輕的蹣過去，想撲住它。蝴蝶靈巧的飛了，牠就抬起頭來呼吸鼻子看看我和弟弟，好像怪遺憾的嗚嗚哼幾聲。並抬起一隻前足在臉上擦一下，又好像在撒嬌遮羞，神態可笑極了。

到了山溪邊，我們把乾淨的沙籠放在草地上，就去沖涼。蒙迷科便伏在一旁打盹。

我沖好涼走上來，蒙迷科歡跳着跑過來和我親熱。我拍拍牠的背正要拿沙籠，它却忽然一下子對着那些沙籠衣服大吠起來。

「別咬別咬！」我斥責着牠，牠咬住我身上的濕沙籠，一個勁的往後拖。

我叱罵着正想用腳去踢它，它却放開我跳起來，銜着地上的沙籠就跑。

於是我一眼看見，有一條比筷子長的大蜈蚣從沙籠中竄了出來，不禁嚇得大叫起來。弟弟聞聲起來，用一根樹枝打死了那條大蜈蚣。

我站在一旁動也不敢動，連手脚都涼冰冰的，渾身發軟。

蒙迷科跑去聞聞那條蜈蚣，並用前足撥撥它，又抬頭看看我，好像說：「別怕別怕，死都死啦！」

回到家裏，爸爸知道了這件事，拍着蒙迷科的背說：「要不是蒙迷科，還麻煩呢！我們沒有準備清血針，不知道被蜈蚣咬着還有什麼方法可治！」

還有一次，我們到林中去撿磨菇，爸爸伐木，準備雨季的燒柴。

傍晚回來時，才走到屋邊，蒙迷科對着門就大聲直吠。因為有了一次經驗，我們都不敢貿然的進屋去。

弟弟還算膽子大，他湊着門縫望進去，見並無異狀，便推開門說：「死狗，亂叫什麼？甚麼也沒有！」

我還有些不放心的說：「小弟，蒙迷科不亂吠的，你好好的再看看。」

弟弟又四處張望了一下，不耐煩說：「真的沒有什麼，不要鬼驚驚的！」說着放下籃子換拖鞋。

我躊躇的站在門外，不敢進去。

弟弟剛在竹床邊坐下來，蒙迷科就像箭一樣的沖過去，對着床上直吠。

床上的毯子還沒有疊，一堆的堆着。我不禁顫聲的說：「小弟，擔心床上……」

「怕什麼！」弟弟充起英雄來，一把掀起一床毯子——

天！毯子下居然盤着一條碗口粗的巨蟒！那巨蟒正抬起頭來，紫紅色的信子一伸一伸的，實在可怕極了。

弟弟丟下毯子奪門便逃，我們姐弟二人嚇得魂飛魄散，飛快的跑去叫爸爸。

事後，爸爸不禁又說：「要不是蒙迷科，後果真不堪設想！」

從這以後，我們就更信賴蒙迷科了。

半年過去了，蒙迷科長得又高又大，渾身毛茸茸、胖呼呼的。它的耳朵雖然不像狼犬一樣直苗苗的，也沒有狼犬那令人見而生畏的威風，却另有一股它獨特的雄姿威凜。

從「糊糊」來了以後，我們這間孤獨的山間小竹樓，就更熱鬧了。

糊糊是爸爸跟景頗人買來的一隻小猴子。它的前肢很長，毛色是白黃白黃的，可能是屬於「獠」類。

糊糊很聰明又馴順。才來了沒多久，我們就試着不用鍊子拴牠，它居然也不逃跑。

牠很淘氣，常常去挑釁的捉弄着蒙迷科，逗得我和弟弟大笑。

牠常常趁蒙迷科打盹時，悄悄的去拖牠的尾巴。每當蒙迷科呲牙咧嘴的低吠起來，獼獼就跳到樑上去蹲着，等蒙迷科閉上眼睛，它又跳下來去拖牠的尾巴，蒙迷科不高興的怒吠起來，牠又趕忙跳上樑去。

蒙迷科並不是傻瓜，反復幾次，它就有了報復的主意。

當獼獼還想再「嘩衆取寵」，又去拖蒙迷科的尾巴時，蒙迷科不動聲色的忍耐着，獼獼得寸進尺，就放膽的爬上牠的背去。

蒙迷科正當牠「得意忘形」之際，猛不防的轉過頭來大叫一聲，張嘴就咬。

獼獼嚇得急急蹿上樑去，雖然沒有受傷，却看得出牠驚恐萬狀。兩隻小眼睛一眨一眨的瞪着蒙迷科。

我和弟弟樂得直笑。

蒙迷科很靈通，它見我們寵獼獼，也就順着「竹竿爬」。百般忍耐着獼獼的捉弄，並不真正的去咬牠。獼獼就更「恃寵欺蒙」了。不過以後，它倆倒真的相處很融洽了。

獼獼經常騎在蒙迷科的背上，讓牠指着牠在屋子裏走來走去的，樣子神氣極了。

爸爸還教會獼獼抽烟，鏡頭就更精彩了。

弟弟把太陽鏡套在糊糊的頭上，又讓糊糊啣着一隻煙，騎在蒙迷科的背上，繞着屋子轉，真是滑稽透了。

爸爸看見我們姐弟二人如此快活，不禁也高興的說：「要不是蒙迷科肯忍辱負重，日子怎麼會這麼容易打發！」

其實，爸爸的日子却不容易打發。挖玉石找出路可真是渺茫極了。有價值的十年八年挖不到也是常事。低劣的僅止能維持溫飽。苦累不提，還得擔心緬甸政府兵的經常襲擊，以及景頗族山兵的刁難和稅收。

但是……

那一天爸爸和平常一樣回來了。從家庭遭變遷以來，還沒有見過爸爸的臉色如此晴朗過。爸爸是個不形於色的人。雖然他並沒有眉開眼笑，但看得出他臉上的寒霜化了，烏雲也散了。眉宇間却有着一種新的憂慮——那時候，我們是無法理解那種憂慮的。

爸爸習慣的一進門就放下背篋，我和弟弟就忙着準備早餐。

爸爸剛端起咖啡來喝了一口，便聽到蒙迷科在門外吠起來。

爸爸立刻放下杯子，把背篋裏一塊碗大的鵝卵石形狀的石塊拿了出來，放在竹筒裏對我說：「米米，快把這石頭丟在外面的水溝裏，走路不要慌張。」

我扛起竹筒，盡量像往常一樣的走到屋後面的水溝邊，回頭看看並沒有什麼人，趕忙把那塊石頭放在水溝裏。

倉促間，只見那石塊缺了一個口，裏面露出綠得似水的顏色來。我的心不禁猛的一跳，耳濡目染，我想這大概是一塊優質的玉石。而且——從不見爸爸帶石頭回來的。

蒙迷科的叫聲越來越激昂，我有些慌亂的趕忙把那塊石頭翻了一個身，就用竹筒汲起水來。

水還沒有汲滿，耳邊却傳來一陣道地的緬甸語咒罵聲。

回過頭來一看，天！是一隊政府兵正在喝打蒙迷科。我怕蒙迷科吃虧，顧不得害怕的制止着它。

蒙迷科不再狂吠，只是低聲的咆哮着。爸爸和弟弟走出屋來，看着那隊政府兵。

「你們是幹什麼的？」一個當官的問。

「我們是景頗人，種穀地的！」爸爸用緬甸語說。——離這裏不太遠的地方，有一片景頗人的旱穀地。

那當官的不再說什麼，就帶領着那隊士兵，進屋搜索一番。

他們翻騰了一會，見不到什麼可疑的痕迹悻悻的出來了。

那當官的很兇蠻，一眼看見獼猴蹲在樑上，不由分說，就強行叫我們把獼猴送給他。

爸爸爲了少麻煩，就哄着獼猴用鏈子把它套上，送給那當官的，獼猴急得嘰嘰直叫，好像像在抗議。

他們得到了獼猴果然走了。大概知道既將和獼猴分別了，蒙迷科還追着那隊緬兵去了一程才回來。

爸爸見它回來後，不禁呼了一口氣說：「要不是蒙迷科，爸爸得坐牢了。」

黃昏，爸爸還沒有準備去玉石場的樣子。我不禁覺得有些奇怪的問：「爸爸，你今天不去挖玉石了嗎？」——不管狂風暴雨，爸爸沒有一天不去的。

爸爸把我和弟弟拉進懷裏，鄭重其事的低聲說：「等爸爸把東西收拾一下，我們今天晚上就下山！」

「今天晚上就下山？」我和弟弟睜大了眼睛。

爸爸只點點頭，就提着一隻桶到外面去了。

爸爸再進來時，桶裏面已裝着大大小小幾塊優質的玉石，剛把東西收拾好，就聽見蒙迷科在外面又大吠起來。——

今天真是不平常的一天。

爸爸立刻把背簍放在床底下，我們父女三人圍着火塘坐下烤火。

外面，蒙迷科不斷的吠着，緊接着，就聽見有人在呼叫：「老陳老陳！快喊住狗！」

「是王財興！」爸爸于思滿面的站起來，拉開門，走出去叫住蒙迷科。

王興財是和爸爸一起挖玉石的伙伴，據說他來玉石場已經有七、八年了。

他一走進屋來說：「老陳，怎麼今天晚上不去幹活，我還以為你病了。」

——他決不會為探病而來的。因為得優質玉石的人，總是經常突然離去的。

爸爸立即說：「是有一點不舒服呢！今天去砍柴，被樹砸着腰，天黑了小孩子不敢出

去，我只好起來打狗。」

蒙迷科見是來找爸爸的，就蹲在火塘邊張望。

王興財看看床上，皮笑肉不笑的說：「樹砸着怎麼不在床上躺著？」

糟了，床上的毯子疊得整整齊齊的，連爸爸也怔住了。

「怎樣，想走了嗎？」王興財厚顏無恥的說：「發了財分點來用用，也未嘗不可！」

「……」爸爸沉默着。

——這些人的「分點用用」的話是不可靠的，他們的胃口可並不這樣小。

玉石場上圖溼害命的事太多了！

果然，王興財一把拖過弟弟，從腰間拔出一隻手槍，抵住弟弟的背上。

弟弟嚇得面色蒼白，我受驚的撲進爸爸的懷裏。小竹樓裏，空氣頓時緊張起來。

「老陳，打開天窗說亮話，把東西拿來吧！要不然，你兒子，你女兒和你，今天就休想再走出這竹樓！」王興財猙獰的笑着說。

爸爸頓時軟癱了，他發怒的吼道：「不要臉的傢伙！別嚇着孩子，都拿給你就是。」——都拿給他？

惶恐中，我抬頭望望爸，爸爸的臉面痙攣的扭曲了一下。

「沒有關係的，緬甸的玉石是因爲佛靈才有的！」爸爸說着放開我，就去拿床底下的背篋。

蒙迷科在一旁低聲咆哮着，好像也知道發生了意外。

爸爸拖出背篋，把上面的偽裝物一樣一樣的拿了出來。

王興財眼饞的伸頭張望着。

弟弟看着蒙迷科，突然用力的掙扎着大叫起來。

「小崽子，安靜點，想死了嗎？」他用手上的槍敲敲弟弟的腦袋。

這只一抬手吼罵，好通靈的蒙迷科，呼的一下子跳起來，朝着王興財握槍的手，便狠命

的咬去。

與此同時，槍響了，一粒子彈穿過蒙迷科的腰腹，又嵌進泥土裏，血從子彈眼洶湧而出，頓時把蒙迷科那灰白色的毛染紅了一大片。

蒙迷科咆哮着，仍然咬着王興財的手不放。王興財痛絕的哼了一聲，手槍便掉在地上。爸爸搶上前撿過手槍，又一把拉過弟弟。——只這一瞬間，情形立即起了變化。因為蒙迷科的忠實，也因為蒙迷科的機智；才使我們變不利為有利。

蒙迷科還在威猛的撕咬着王興財，王興財抵架着，却連一點反抗的餘地也沒有，他的腿上都咬開了幾個大洞，血泊泊的滲出衣服來，他痛得像殺豬一樣的嘶叫着。

爸爸喝住了蒙迷科，用槍指着王興財說：「這叫咎由自取，我父子三人命不該絕。真真是因果相報啊！」

王興財立刻跪下來，搗蒜磕着頭直叫饒命。

「放心！姓王的，我不會殺你的。殺人這種事我還不想嘗試！手上沾了血也不好趕路。不過，却要委屈你在這裏住一晚上了。」

爸爸叫我解下曬衣服的繩子，將王興財結結實實的綁在柱子上。——天亮以後，如果有過路的景頗人，他使可以獲得自由。對於一個強盜，這樣的懲罰不算過份吧！

蒙迷科蹲在一邊喘息，血流了好大一灘，我和弟弟連忙找出繃帶及藥物替它包紮。

爸爸走過來，輕輕的撫摸着它的背，嘆口氣說：「要不是蒙迷科，今天晚上我們父子三人怕要死在這裏了。」又教訓王與財說：「財，要取之有道，連天也會保佑，財若取之無道，遲早會爲財而死！」

替蒙迷科止住了血，收拾好東西。爸爸背上背簍，我們牽着蒙迷科，連夜離開了那間小竹樓。

走到半路，蒙迷科因受傷流血過多，終於不支的倒下了。它軟癱的伏在地上，眼神無力而淒哀，好像知道即將和我們永別而哀傷了。

我和弟弟忍不住都哭了起來，爸爸拿出一床毯子將蒙迷科小心的裹起來，抱着牠吃力的走了一程。

由於路程艱辛，我們只好把受傷的蒙迷科送到一個景頗人家裏。爸爸留下了許多錢，再三叮囑他們好好的照看蒙迷科，並說幾天以後，我們會來領它的，這樣他們才會真正的照看蒙迷科。

後來我們平安的到達了泰國。凡有緬甸上來的人，我和弟弟就打聽蒙迷科是否還活着。七、八年過去了，只要一看見和蒙迷科相像的狗，我們就會想起蒙迷科。

唉！蒙迷科！牠只是一隻普普通通的狗，却給我們留下了永恒的情誼和思念。
唉，蒙迷科！你在那裏呢！你是否安然的健在？

五個攢錢罐

我們養了五頭豬。最大的那隻叫「聚寶盆」；圓圓胖胖的那隻叫「老福爺」；進食勇猛量大的那隻叫「先鋒戰士」；另外兩隻叫「注射器」和「小偷眼」。

在美斯樂，人們把養豬叫做「攢錢」，「攢錢罐」就是豬的代名詞。

有一天，我聽從了一位老阿婆的指教，也決定養幾個「積金累玉」的「攢錢罐」——豬了。

老阿婆說：「養豬是最好的家庭副業。吃不完的剩飯剩菜、和洗碗水沉澱下來的飯粒菜屑，都可以拿來餵豬，每天買點豬飼料不過三、五銖。住在美斯樂，豬草漫山遍野都是，有空順手割來一大筐，連飼料錢也省下了。切切煮煮，拌拌餵餵。人過一天豬過一天，一年半載，殘湯剩水，野菜粗糠，就變成了豬隻膘肥。殺翻了賣出去，不就可以換來成百成千的鈔票了嗎？這每天買豬飼料的三、五銖錢，稍不注意就從指頭縫下漏光了。殘湯剩水雖說不值錢，拋撒了也是油水飯粒，思其來之不易處，豈不是暴殄天物。」

老阿婆這番話，的確是勤儉持家的金玉良言。試想想，一年養下幾頭肥肥壯壯的大豬兒，不僅是廢物利用，還可積少成多，攢下一大筆可觀的財富呢！

一時間，心上真是有些得知恨晚的憾惜。真恨以前爲什麼不早早的知道這個辦法。不過，現在開始養爲時也不算太晚。於是，說幹就幹，當天下午，恰巧有幾個阿卡人牽豬來賣，大大小小共有五頭，我興致勃勃的一古腦兒將五頭豬全買了下來。

五頭豬大的約有二十來公斤，一頭比一頭成梯次的小下去。最小的大概才斷奶，身子只比筷子略長一點。沒有豬圈，只好暫時用繩子將它們拴在絲瓜旁的大樹上。

我們屋後面的玉米地上，有許多種野菜，我常見鄰居拿去餵豬的。當下便帶着兩歲多的小女馨兒，提了隻買菜的籃子，到玉米地去割來幾籃野菜，幾下切細了煮在鍋裏。沒有糠，

怕豬兒不好吃，便舀了幾碗米倒進去。

豬食煮好了，黑黑的十分難看，我怕沒味道，又灑了些鹽和味精，用扇子搨冷了，才抬去請那五隻豬大爺進餐。

那些豬許是趕了半天山路，正在饑腸轆轆，一窩蜂擁上來，唏哩呼啦的搶着大快朵頤，吃得好痛快。

我和小馨兒站在一旁，看牠們吃得十分香甜的樣子，心上也樂開了。據說要肯火吃特吃的豬，才是可養的好豬。看這光景，這五頭豬大概還不賴吧！

正在這時，楊林氣沖沖的回來了。一進門就跳着雙腳大罵：「我看你是吃飽了飯沒事幹，活活找罪受！你少給我添麻煩好不好？」

我懶得搭腔只裝沒聽見，因為他這種人，無論什麼事都要反對一番。如果你一定堅持下去，他也無可奈何，只好接受事實。

那五頭豬一連吃了幾大盆，直到盆底朝天沒得舔的了，還在掀拱那隻盆子。一個個吃得肚皮滾圓。躺在樹腳舒舒服服的哼唱着。我們的小茅屋也顯得熱鬧起來。

夜裏，那幾隻豬不知爲了什麼，突然相互嘶咬起來，吵得楊老爺翻身坐起來，敲着床板怒聲大罵：「再叫再叫！看老子不起來，一刀一個把你們都砍死了，烤乳豬來下酒喝！」

人說六畜皆通人性，果真不假。那幾頭豬被楊老爺一陣喝罵恐嚇，果然懾於他的威風，不再吵打了。寂靜中，傳來它們吧噠吧噠的噴嚏聲，不知它們是在吃什麼，竟吃得如此香甜有味。

天亮時，我起來一看，心中暗暗叫苦。原來，我們辛辛苦苦搭起的絲瓜棚被它們拱倒了。滿架的瓜藤被豬蹄蹂躪得稀爛。那些嫩嫩的小瓜，全變成了豬兒們消夜的點心。地上屎狼藉，臭氣橫溢。楊林早上有課，起來一見這情形，嘴角兩邊的弧形皺紋，立即成倒八字搭了下來。他怒火冲天的衝過去，朝每隻豬的屁股上狠狠的踢了一腳，照例揚言威脅着，要把它們「全砍死了烤來下酒吃！」

我只得忍氣吞聲，善後要緊。連忙去請來幾位工人，趕着用竹子蓋起了一個豬圈。五隻豬兒不再餐風露宿，歡歡喜喜的住進了新家。

養了這五個「攢錢罐」，才知道所謂的「人過一天豬過一天」，是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汗水的。這種「攢錢罐」，攢的不是零錢鏰幣，而是勞力和辛苦。

我這個人最愛將心比心，對畜姓也是這樣。所以，我煮的豬食是與衆不同的。因怕豬不肯吃食，也不肯太虧待它們，野菜中總摻了一半飯粒，每次總是不忘放鹽和味精，楊林見了直皺眉頭，說：「像你這樣餵豬，簡直太嬌生慣養了。不敢指望你養豬賺錢，別倒貼二文進

去就是好的了。」

有時，學校的工作和家務事忙，沒時間切豬草，我就乾脆煮一大鍋稀飯餵豬。

漸漸的，也許是在豬兒進食的吧噠聲中，找到了共鳴，楊老爺對餵豬也有興趣了。當然，你可別想他爲你找豬草、切豬草煮豬食。他只是叨着根煙站在豬圈旁，等你把現成的豬食抬到面前，他才一瓢一瓢的舀進豬槽裏，先看豬兒滿有趣的搶着吃。然後，他就指點着那些豬的吃相，一一予以評判。

那隻最大的豬，骨架子好，腿也長，且十分能吃，被楊老爺寵幸的取名爲「聚寶盆」。

號稱「催肥亞軍」的那一隻豬，個兒圓圓胖胖的，被楊老爺取名爲「老福爺」。

號稱「催肥殿軍」的第三隻豬，據有經驗的人說，它的骨架是五頭豬中最好的。此豬進食勇猛量大，特別能吃。得到楊老爺的刮目相看，被取名爲「先鋒戰士」。

最小的那一隻豬，吃食時挑來揀去，不住掀拱，最愛嘜起嘴來吸飯粒吃。楊老爺恨恨的叫它做「注射器」。

另外一隻次小的豬膽小如鼠，吃食總是不安寧的鑽來鑽去，常常驚慌的斜翻起白眼來看人，稍有響動撒腿就逃，楊老爺不悅的把它叫做「小偷眼」。

每天一到餵豬時間，就是我們一家三口最合作的時光。楊老爺餵豬（打麻將不在家時例

外），我洗碗掃地。小馨兒也拿了一隻葫蘆瓢，爬上豬圈去餵豬。

楊老爺一面餵豬，一面喋喋不休。如果他在喝采，就是爲那三隻大些的豬搶食而覺快活。如果他在切齒怒罵，就一定是「注射器」在拱過來拱過去的吸食做粒，有時飯沒了它也要拱吸。再不然，就是「小偷眼」在驚慌的亂奔亂逃。間或，還聽見他用竹竿敲打着「注射器」和「小偷眼」。

兩個月後，美斯樂的玉米成熟了。我們地裏的玉米收成不好，幾乎全被田鼠吃光了，好在美斯樂山區的玉米便宜，我們就買了許多玉米來餵豬。

那幾隻豬越吃越揀嘴。弄到後來，它們根本不吃野菜。爲了減少麻煩，我乾脆只餵煮爛的玉米或稀飯。許多人看了直搖頭，說我們這那像是「養豬」，簡直是養寵物作樂罷了。

「小偷眼」也許是太多愁善感，始終長不胖。買來是什麼樣子，現在還是什麼樣子。不久，竟鬱鬱寡歡的病死了。

「注射器」由於太挑嘴，竟越長越瘦，乾癟癟的令人看了就皺眉頭。始終是只比筷子長一點，薄皮下包着的排骨清晰可辨，一個冬天的晚上，不知它怎樣鑽出了豬圈，被凍死在垃圾坑裏。

這兩隻令人看不順眼，絲毫沒「長進」的窩囊廢，死了只是覺得它們可憐，竟也不覺怎

麼痛惜。楊老爺餵豬時再沒有咒罵的對象了，倒變得我耳根清靜。

剩下的那三隻豬都比較大，而且隻隻肯吃。一隻隻長得體肥膘厚。最大的那隻「聚寶盆」，也有四十公斤的光景了，「先鋒戰士」由於肯衝鋒陷陣的完成「搶吃任務」，也差不多有二十多公斤了。

一天早上，「先鋒戰士」躺在豬圈角落，發出痛苦的哼唧不肯進食。楊林用竹竿趕它，它掙扎着癱拐的爬過來，勉強的吃了幾口豬食。過了好幾天，它始終不見好起來，愈形日漸嚴重。楊林說這樣死了太可惜，不如趁早把它宰來吃。他請來鄰居祥林兄，把「先鋒戰士」宰了。退了毛一看，只見「先鋒戰士」的右前臂有一大片青黑色的腫脹。不知是被蜈蚣咬的，還是被毒蛇咬的，一看就知是中毒太深了。

我連忙勸阻道：「別要了，拿去埋了吧！吃了當心會中毒的！」

楊林嚥着口涎說：「怕什麼？只須把發黑的那塊砍掉，其他的部份仍然可以吃的！」又說：「這種小嫩豬的排骨，出錢也難買到，炸來下酒是最美味的。」

他們執意不肯聽我的勸阻，但也不敢留下太多，只把兩隻後腿和排骨取下來，其他的部份就挖坑埋了。這兩個要吃不要命的大老饕，把那豬肉和排骨炸得色黃脆酥，果然就下酒吃起來。他們一直吃到半夜，才醉醺醺的睡了。

那一夜我簡直不敢沉沉睡着，隨時準備一有異樣就去叫醫生。

真得謝謝老天保佑，他們竟都平安無事的，睡到第二天太陽老高了才爬起來。五個「攢錢罐」，現在只剩下兩個了。由於我們的生性淡泊，不大把「錢文」看得很重。周圍的人雖然把我們養豬當笑料來講，並為我們覺得可惜。我們自己却毫不以為然，更沒有心疼得睡不着覺，反倒覺得這些事情很有趣。

那豬圈由於是用竹子趕着做的，不太結實。一天，「老福爺」不甘寂寞的拱開幾根竹子，跑出去了。

它突獲自由與奮得東逛西逛。逛進別人家的菜園裏，把人家辛苦種了一個乾季的捲心白菜，肆意的偷吃了大部份不說，還把剩下的踩得稀爛。（山區蔬菜不易栽培）。

大概是嘗到逍遙自在的樂趣，「老福爺」竟不肯再回豬圈，是以隨時警惕着防範。餵食的時候，人在旁邊它就不過來，等人走開了它才來吃。看見人一現身撒腿就逃，根本連它身旁都不能挨攏。楊林結了繩扣想套住它，這傢伙竟狡猾之至，懂得繞開繩扣而行。晚上它根本不回來睡，睡在那裏也不知道。不過，每到餵食時間，你一敲盆它就立即回來了。

這「老福爺」在外面闖的禍越來越大。不是把鄰居的菜地糟蹋了，就是把鄰居的蔬菜拱壞了。鄰居紛紛不滿的告狀，真令我們覺得羞慚歎疚。

楊林恨恨的想出一個妙計，在大食內搵上一大瓶酒，想把它醉翻了再捉住。

一大盆煮得軟軟的玉米，冒着醉人的酒香，放在豬圈旁。「老福爺」聽見豬盆響，一搖一擺的從草叢中現出來。它遠遠的看見人進屋子去了，便飛快的跑了上來。大概是它聞到酒味，覺得有異，繞着盆一面轉一面嗅。

我們躲在廚房裏，透過竹籬牆的縫隙看着它。正擔心它不肯吃，誰知道傢伙竟愉快的哼唱着，很歡喜的大口大口的吃起來。一會兒，就把一大盆玉米吃得精光，連酒帶汁涓滴不剩。

它吃飽以後，拖着撐得滾圓的肚子，才走了四、五步就醉倒了，酒量真小。楊林一見大喜，興奮的長竹竿抬着繩套趕忙走過去。滿以為此番定能使「老福爺」束手就擒。誰知這傢伙竟是「酒醉心明白」，繩圈才在它頭上一晃，它立即飛身就逃，步履雖然踉踉蹌蹌的，仍是一溜煙就鑽進草叢中去了。

楊林望塵莫及，不由連連大罵，白白浪費了他那一大瓶酒。

「老福爺」依然悠哉遊哉的逍遙法外，更加肆無忌憚的去騷擾四鄰，不斷的滋事生非，令人大感心煩！鄰居憤怒的抗議起來，使我們不得不採取最絕的一招，沒法子，只好請了一位部隊的朋友，送它一粒鐵製花生米（子彈），將它就地正法，以洩民忿。

這「老福爺」此時已經長得約有四十多公斤了。它雖肯盡責的吃食催膘，也十分有長進。惟因不幸誤入歧途，妄想鬧獨立，落得沒有好下場，說來真是令人惋惜。

被槍打死的豬，當然是可以吃的了。爲了向鄰居表示敦睦和抱歉，我們把「老福爺」肢解成塊，分別送給鄰居一同消受。

五個「攢錢罐」如今只剩下一個「聚寶盆」了。至此，我們都沒有興趣再養豬了。到小女過三週歲的生日時，我們便將已有五十多公斤的「聚寶盆」宰了，大宴賓客。請全校的教師同事和鄰居們飽餐了一頓「豬肉大餐」。

宴席中，大家一面笑談我們的「養豬趣事」，一面紛紛各抒己見，教導我們養豬的各種方法。

真是多謝了，我決定永遠不再養豬。也不敢再領教養豬「攢錢」了。不過，說真的。這五個「攢錢罐」表面上看來，我們是「血本無歸」了，並倒貼了許多勞力。實際上，我仍覺得獲益不淺。養豬的這一段日子，我覺得愉快而充實。而且，這次經驗除了使我知道「豬肉」的來之不易，還爲我們留下了一段開心有趣的回憶。這不就夠了嗎？